

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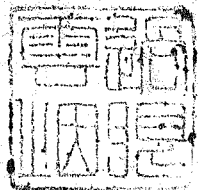


KE
211
Ge
日文研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蒋作光

一九八二年正月二十日



作光  
画

一九八二年正月二十日  
赠予 肇庆学院  
李国富



# 序

大內隆雄

「藝文志」同人諸位譯稿集成的短篇小說「譯叢」，此次得以刊行問世，吾輩為譯文界賀。

收在這裡的每篇小說。都是各國創作的精華，那裡面有着嶄新的人生斷面；是活生生的社會縮圖。因為每篇都是作家傾注全副精力創作出來的東西，所以它們有着使我們切實感動的力量。人們由于讀到這本書，將能知道人，知道世界。由于知道而將能更進一步來鍛鍊自身，充實自身。

我們的藝文界，猶在幼稚時期，實為人所共知。所以我們必須廣攝

滋養于世界藝文之成果來健全的養育我們文化。由此觀之，各國優秀短篇小說作品的介紹，實是一件有着深遠意義的事。

介紹世界藝文精華，是爲了充實我們藝文創造所不可缺的重大任務。關於這些，在頭些日子發表的藝文要綱裡也有所明示。所以這種譯稿的刊行，遠超過僅是娛樂或安慰的供給以上有着重大意義的存在，這是我要特別說明的。

一本書有着了一本書的生命。可以說它是活着的東西。所以不能不使我期待這本書能以一個活的形體傳達給人們以充分的生命感，喚起人們的共鳴，而成爲精神上寶貴的食糧。

藝文志事務會編

叢 譯

叢 譯

藝文書房版

目次

大內隆雄……序……………卷首

古 丁……狂人日記……………(一) 明明 2-4

堂僧再來一杯……………(元)

夢談……………(元)

阿忒萊・蒲靈蒲……………Russian: Nevvled Mikhoj Lovtch Gasstwin

一夜……………夏目漱石……………(五) 廿五文

小 松……民兵……………維思特拜……………(壹)

失火之家……………訥 吉 絲……………(三)

音樂指揮者的故事……………加 波……………(九)

新草舍……………Guinea: Erlsime Caldwell Y-KA-J-I-KH-THIL 戈魯外魯……………(壹)

疑 遲……書……………Russian: Maksim Gorky 7774. J. J. A- 戈 里 基……………(拾)

哥薩克人……………Russian: Anton Chekhov PCT-71-K7 柴 霍 夫……………(二四)

邂逅……………Russian: Mamina Sibinyaka 馬 密 娜……………(三)

建議……………柴 霍 夫……………(二五)

百 靈……溫泉旅館……………吉田絃二郎……………(三六)

莫 伽……音樂……………Russian: 31111. V. 戈 里 基……………(三)

光 友……一個奇異的故事……………Russian: Alexander Pushkin 左 琴 科……………(三五)

外 文……埃及之夜……………Russian: 普 式 庚……………(三六)

朝 雲……夏夜……………戈 里 基……………(三六)

共 鳴……分配……………島崎藤村……………(三六)

女 人……………芥川龍之介……………(三六)

他的日常生活……………武者小路實篤……………(三六)

須以移植我國土之日本藝文爲經，  
原住民族固有之藝文爲緯；  
取世界藝文之粹，  
而造成渾然獨特之藝文爲目標。

——「藝文指導要綱」——

## 狂人日記

果戈里

十月三日

今天遇見了分外古怪的事情。早晨，我起來的很晚，馬蕪拉擦好長統靴拿進來，我問現在幾點鐘啦，聽到早已打過十點，我就趕緊穿上了衣服。說實話，壓根不願上衙門去。若去的話，科長那小子一定是裝着那副澁面。那小子打早一着我的面就跟我說：「你到底是怎麼的啦？簡直是胡里胡塗！動不動就像發了瘋似的馬馬虎虎，有時公文的案名寫小寫字，年月日和號碼也不填，辦的沒頭沒尾莫名其妙！」這個可恨的小氣東西！他一定是羨慕我坐在局長的官邸的書齋裏削局長大人的鵝毛筆的罷。總而言之，我是想找找會計員，拜倒那吝嗇鬼，指望預交些許月薪，否則，誰上衙門去？可是，那小子也不是好對



付的東西！那小子就沒讓誰預支過一月的月薪——與其預支，簡直若等待最後的審判的到來。即便怎樣哀告，即便你搗他，即便這邊怎樣困難，那個白髮的惡棍！也決不給你預支。儘管這樣裝腔做勢，在自家的家裏，卻被他先生自己的厨婦打了嘴巴；這事世間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都說是在本部辦事，那裏有甚麼好處呢，漂亮的發財之路，簡直一條也沒有。可是省署啦，審判處啦，稅捐局之類的地方，情形可就完全不同。譬如頹縮在犄角裏不時寫寫東西的人物，雖然穿着骯髒的常禮服，雖然那臉相簡直令人想吐口唾沫，可是，可是，就是那個色卻租住着漂亮的別墅，往這樣人物那裏，千萬別送塗金的陶器茶碗，送這東西，他可要說這樣話：『這簡直是送給郎中的禮物啊。』想送禮的話，還是送一對跑馬，帶彈機的馬車，值三百盧布的海狸之類的東西好。外表委實穩重，說話的口吻也是如『我想拜借拜借鵝毛筆的小刀』之類委實婉婉，可是一看是來託事的人，就剝得淨光，僅給他留下一身襯衣，不過，我們這裏的辦公情形卻確是高尙，凡事都清潔，終非在省署之類的地方能看到的。桌子是桃花心木製的，上司也都不說『你』而說『您』：說實話，若不是辦公情形高尙，我早已辭退了衙門的。

我披上了舊外套，打起了雨傘，外面落着滂沱大雨，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不時碰見的，也不過是撩起來衣服蒙在頭上的主婦，打着雨傘的小販，跑道的僕役之類。潤人只碰見了一個同事的官吏，是在十字路口遇見了他的，我看見了他就自言自語道：『哼，別裝像了，那小子裝模上班的樣子，其實是在跑在前面的女人的後面釘梢，心想瞧瞧她的大腿的。』爲甚麼我們官吏群裏竟這些流氓呢？軍官也決不落

後。一看見戴婦人帽的走過，就一定逗一逗。一邊這樣尋思着，忽一留神，在我走着的一家商店門口，停住一輛馬車，我馬上就分辨出來那馬車是我們局長的自用車；『可是局長不會出來買東西的』我這樣心思着『這一定是小姐。』我馬上緊緊的靠在牆上。僕役拉開了車門，那位小姐就像小鳥似的輕俏地下了馬車。往左右輕瞥了一眼，每一瞥她的眼眉和眼睛就亮晶晶地閃爍：『嘖，這是甚麼勾當？我糟了，我真糟了！這且不提，爲甚麼在這樣大雨天出來？果然女人是不睬破衣衫的，小姐似乎沒有瞧見我，我也故意地儘可能地深深縮進外套裏，因爲我的外套非常骯髒，又兼樣式是老樣的。現在流行着寬領的斗篷，而我的卻是重疊的窄領，衣料全然沒有熨平，她的狗沒進了店內，被扔在街上，這狗我認識，叫麥吉！不消一分鐘，我忽然聽見一聲柔媚的話聲：『您好，麥吉！』『嗯，這究竟是誰的聲音呢？回頭一看，原來是兩個打着雨傘的女人，一個老太婆，另一個是年青的姑娘。這兩人已經走過去，耳傍忽又聽到話聲：『麥吉，你太不對了。』『哼，這是甚麼勾當呢！一看，麥吉和跟在那女人後面的狗互相嗅着鼻子。』這可怪了！我心不由己的暗自驚訝。『且慢，我不是喝醉了嗎，會遇到這樣事情可真稀奇。』『噯，費送利不是的。』我親眼看見了麥吉這樣說的。『我啊，咕咕，我啊。咕咕咕，得了很重的病』『噯，這狗居然會！聽到狗操人言的時候我委實大吃了一驚，可是過後仔細一捉摸，可也沒有甚麼值得那樣吃驚的。實際，諸如此類的事情，世間也是數見不鮮的：據聞，在英國漂上來一條魚，說了兩句奇怪的話，學者已經費了三年的功夫埋頭研究，但仍未知道是怎麼回事。還有，這是在新聞上讀到的：有兩匹牛走進店

舖，說了『賣給一斤茶』的話。不過，說老實話，麥吉說了下面那句話的時候，我卻確實個大吃了一驚：『我啊，費迷利！我給你寫一封信，那一定是我們的泡爾沒遞給你』。『噴，好不令人吃驚！我活到如今也沒聽過狗寫信之類的珍聞，能正確地寫文章的，只有高貴的瀾人，當然，商店的管帳的之流也有寫得正確的，農奴之申往往也有湊湊合合寫得來的，可是他們所寫的東西都有一定之規，既無句點，也無讀點，簡直不成樣子。』

這事可完全使我大吃了一驚。按實說，近來常常會看到或聽到人們所不能看到的事情。『也罷』我在心裏說着，『釘在後面瞧一瞧，這狗！考察考察這東西的秉性和所想的事情也罷』。於是我打起了雨傘，釘住兩個女人的後面走了去。兩個女人穿過了高樓蒙瓦亞路，拐進了美西強斯卡亞路，然後走出了斯塔里亞爾路，奔考古西金橋，繞在一家大廈門前站住。『這房子我我知道』我在心裏說着『這是子維爾瀾夫的房子。完全是一家寬大的房子！恐怕沒有不住在這裏的種類的人罷，廚婦和臨時的住客數不過來的多。這裏的我們同事的官吏，簡直狗似地擠着壓着。我有一個朋友住在這裏，這人喇叭吹的挺好，兩個女人走上了五層樓，我想了想：『好了，好了現在先不探聽，先把住處弄清楚也就得了，一旦有事的時候，一定會有用處的。』』

## 十月四日

因為今天是星期三，到局長的官邸那裏去了。故意早去了些時，慢慢的坐好，把鵝毛筆全都削了。我們的局長一定是很賢明的人。整個的書齋裏頭，擠滿了裝滿書籍的書櫥，讀了讀兩三冊書的題簽，挨本都是挺難的東西，我們是壓根不能接近的！竟是些法文和德文的原文本子。局長就是只望望他的臉，他的眼裏不知為何也具備着威嚴。我就沒聽見局長說過廢話。遞給他公文的時候，也無非是問着這樣的話：『今天天氣怎樣？』』是，天氣濕漉漉的，大人！』終非我們能趕得上的，他一定是要路津的高官。』不過，據我所見，大人似乎格外垂青於我，說不定小姐那方面也……：嚶，他媽的……：不，甚麼也沒有，秘密，秘密！——看蜜蜂（註二）法國人也多麼混蛋！想要說甚麼一點也看不懂。這些玩意兒簡直應該抓將過來劈劈拍拍打頓板子，真地！還是在那本雜誌上，讀到很有趣的舞蹈會的記事，是苦盧斯卡亞縣的地主寫的，苦盧卡亞縣的地主也相當筆健，讀完書一留神，已經打了十二點半鐘，大人還沒從臥室出來。可是一點半左右，發生了一件難於敘說的事情。門幫地一聲閉閉，我以為是局長來了，便拿着公文從椅子跳起來，一看卻是她，是小姐！噴，說起來那服裝的漂亮！衣服是白鳥似的白。哼，說起來那華麗！她向我輕輕看了一眼的時候——簡直像被太陽照射了似地晃眼！真個是像被太陽照射了似地晃眼，小姐跟我點了點頭說道：『父親沒在這裏嗎？』好價，說起來那聲音的美麗！是金絲鳥，簡直跟金絲鳥一樣……』

『小姐，請你別讓我受苦了，倘若非讓我受苦不解的話，索性請您用您的美麗的手讓我受苦罷！』我想這樣說而已經將要說口來，可是討厭的舌頭說甚麼也不聽話，我只這樣說道：『沒有，沒在這裏』她

的視線從我轉移到書上的時候，丟掉了手帕，我着起慌來，墨水似的跳到跟前，討厭的嵌木的地板滑了我一下子，險些跌折了鼻子，好容易站穩纔拾起來那條手帕。這是多麼漂亮的手帕啊！是用薄薄的巴其斯特麻作的，說起來那顏色，是琥珀，簡直是跟琥珀一樣。就是那香味也真着人愛。她輕輕地塞噴了一句，若有意若無情地對我含笑，只微微地動了動可愛的朱唇走了出去。我自從她走後又坐了一個多鐘頭，突然差役走了進來說道：『阿克先奇，伊瓦諾維支，請您回去罷，老爺已經出去了。』差役這東西真令人耐不住性子，總蹲在門口，連個禮也不行。有一回，也是這種混蛋的一個，連身子都不起一起，說甚麼請我聞鼻煙，這種下三爛，也不以為我是甚麼人？我是官吏啊，我是素性高貴的人啊！雖然，我卻自己戴上了帽子，自己穿上了外套，走到外面去了。這種東西竟沒有給我穿過一回外套。回到家裏在牀上躺了好久，抄寫了一首很美麗的詩：『愛人喲，一時不見，如一年兮！雖怨我生，我猶得活喲，喲！』這一定是普士庚之作罷。傍晚披上了外套，走到了小姐的公館的門口。或許小姐會上街也好瞻仰她上馬車，我等了好久也沒等上，小姐沒有上街。

### 十一月六日

科長大發雷霆，我到了衙門就把我叫到跟前這樣說：『你說，你到底是在存了甚麼心做那樣事情？』我答道：『您說甚麼，我甚麼也沒做啊。』『你好好想想！你都四十出了頭，似乎應該知道一些深淺，你怎麼

了？你以為你做的好事我甚麼也不知道嗎？你不是在纏繞着局長的小姐嗎！你算甚麼呢？只是一個小數點以下的人！又兼是一文莫名的寒酸！你照照鏡子罷！那個臉子，你居然就做出那樣好事！』哼，胡說白道！小子的臉，活像個膀胱的冰囊，把一小撮頭髮攏到腦頂用油黏成奇怪的渦卷型，就是這個熊色，卻自以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了。我明白，我明白那小子為甚麼這樣跟我上火。大概是知道了局長對我表示格外的好意，所以嫉妬了。哼，那種東西，我就沒瞧起他！七品官有甚麼了不起的！在錶上繫上一條金鏈，定做值三十盧布的長統靴就了不起了嗎？你當我是平民出身的麼？我既不是洋服匠的出身，也不是小軍官的兒子，雖然這樣，我卻是一個貴族。有甚麼？我也馬上會出息的。年紀也不過是四十二！做事按實也是從此纔有眉目，你看着罷，我也能當上上校待遇官，弄好了說不定會更出息的。到那時候，房子之類也住比你更漂亮的。哼，除掉自己便以為沒有一個人，夜郎自大也得有個限度的。我也穿穿路捷夫（註三）洋服店裁縫的流行的燕尾服，扎扎你那樣的領帶，決不讓你湊到我的跟前的！不幸得很，只是我的腰裏沒那麼寬綽。

### 十一月八日

看戲去了，戲碼是『俄愚非拉特卡』，很可笑，幾乎笑破了肚皮。另外有一齣民謠劇，歌唱了諷刺宮內官的劇詩，尤其是一個十四品官被毫不容情地那揷了一頓，寫的很露骨，這樣東西怎麼會通過了檢閱，

眞令人不可思議。就是對於商人也一點沒客氣，露骨地被指摘着：他們是騙子手，他們的兒子們是放蕩無賴而不知深淺。就是對於新聞記者們也歌唱了很痛快的詩，記者只管誹謗，作者單靠看官的厚情。近來作家們寫的劇本委實有趣，我很愛看戲，腰裏若有幾個錢怎麼也不能不去。可是，我們官吏之中眞有些叫人瞧不起的東西，這群莊稼老！戲院壓根不入——當然給他戲票又當別論。有一個女伶唱的很好。我想起了她：……她媽的！沒有甚麼，沒有甚麼：……秘密，秘密。

## 十一月九日

八點上衙門去，科長這小子分明是一副沒理會我上班的嘴臉，我也決不示弱，裝出了一副滿不在乎的態度，查一查公文，對一對公文。四時下班。路過局長的官邸，誰也沒遇見。晚飯後，大半躺在牀上。

## 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伺候局長官邸，在書齋裏把鵝毛筆給局長削了二十三根，又給她：……嘿：……又給小姐也削了四根。局長很喜歡鵝毛筆多削出來幾根，到底是偉人！雖然總在沈默着，據我看到的，卻總在想着各種事情。主要的竟想些甚麼呢，在腦子裏竟割些甚麼呢，我真想知道知道。真想親眼看看這些人們的生活，莫名其妙的繁文縟節，官內的禮儀。我真想知道在他們自己的生活圈裏日常怎樣談着甚麼話，我好

幾次想跟大人搭話，討厭的舌頭卻總不自由，只是說一些『天很冷啊』『天很熱啊』之類的話，更多的話，一句也沒說過。客廳也想瞧一瞧，只是偶爾看看門開着而已。客廳那邊似乎還有一間屋子，呀，擺設也多麼豪華呀！鏡子，陶磁器都是漂亮的東西！裏頭的小姐的深閨——我也想瞧瞧這間屋子！裏頭的深閨，那裏一定擺設着各樣小瓶，玻璃器之類的東西，一定有連喘氣都覺得擔心的花，還有，她的衣裳一定也散亂在那裏，四下裏散亂着，與其說是衣裳，毋寧說是空氣罷。臥室也想瞧瞧，我想那裏一定是天國也沒有的樂園。也想看看她起牀之後，擺放她的可愛的腳的脚台，那腳一定會有誰給穿雪白的襪子的罷：不好！不好！甚麼也不說了：秘密，秘密。

可是，今天覺得心裏暢快，因為想起了在涅夫斯基大街照例的兩匹小狗的談話。我捉摸着：『也罷，這回想法探聽個究竟罷。首先得沒收狗們來往的書信，看見那信，一定會弄出頭緒的。』說實話，我想把麥吉叫來跟他說：『喂，麥吉你看，現在就是我們兩個人，倘若還不放心的話，就把門關上，誰也就看不見了。關於小姐的事情，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統統表露出來跟我說說。到底小姐是甚麼樣子，做着甚麼事情？我起誓：我決不洩漏給旁人。』可是這條狡猾的狗，竟夾着尾巴，縮着身子，偷偷地走出了屋子，彷彿牠甚麼也沒聽到似的。我從先前就覺得狗這東西比人分外聰明；不但聰明，而且還能說話，只是有些執拗。狗是超群的策士，甚麼都放在眼裏，人的所作所爲一五一十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天無論如何得到子維爾潤夫的家裏去，抓住費迭利，能辦到的話，把麥吉寫給牠的書信全都沒收來。



## 十一月十二日

午後兩點鐘出去，想無論如何也抓住費迭利問個究竟。從美西強斯卡亞路的一家小舖流洩出來甘藍的撲鼻的惡嗅，我最討厭這東西的嗅味，又兼挨家都流洩出來令人作嘔的惡嗅，我捏着鼻子大踏步地跑了過去。還有下賤的工人們，都從自己的作坊往外毫無顧忌地噴出着煤灰和煤煙之類，濶人簡直不能到這裏散步的。悄悄地走上六層，按了按鈴，一個臉上有雀斑的中姿女郎走了出來；仔細的看了看，就是那天跟老太婆一齊走的女人。她緋紅了臉，我登時覺察得到：她情竇已開了。她說道：『你有甚麼事？』我答道：『想跟你們的小狗說幾句話。』這女郎一定是胡塗蟲！我馬上就看出來了她一定是胡塗蟲！不知不覺，那條小狗竟跑到跟前，汪汪的咬着。我想抓牠，畜牲！險些咬了我的鼻梁。說時遲那時快，我馬上發現了牠的窩，我只要這個！我趕緊湊近狗窩，攪亂了那裏的鋪草，拿出來一束小紙片，我好不快活！這狗！看我這樣，起初是咬我的腿肚，直到覺察到我拿出了紙捆，纔發出細而高的哀鳴，向我詭媚。而我置之不理，一溜煙地跑了出去，一邊說着：『哼，對不起，再會！』女郎一定當我是瘋漢的罷，因為她彷彿大吃了一驚。回到家裏，想要馬上考究考究那些封信；因為我在蠟燭的光亮之下是不能看東西的。可是，馬雅拉這賤婢，竟不管三顧四地洗起了地板；總之，芬蘭的女人胡塗蟲居多，雖好潔淨，卻不管三顧四，真討厭！因為無法可想，就走出門外，也好一邊散步一邊細細地核計這勾當的一五十一。

這下子該會弄清楚各種情形；疑慮，動機，一切事情該都會弄清牠的罷，我會根據那些信弄清楚一切事情的。狗這種東西是很聰明的動物，關於政治，也無不明瞭，看來，大人的事情一定會無間細巨地寫着罷，一定寫着大人的人品和夫品的罷。還有她的事情……不，秘密！秘密！傍晚回到家裏，大半躺在牀上。

## 十一月十三日

也罷，讀一讀也罷。是封讀起來很順口的信，不過筆蹟總有些狗頭狗腦。讀一讀也罷：

『親愛的費迭利：不過，你的名字有些粗野，總覺得有些不能親近；你怎麼沒能起一個好一些的名字呢？因為費迭利啦羅比啦之類的名字太也凡俗了。這且不提罷，總之，我很歡喜：我們居然能通起信來。』

信寫得很通順，既點着標點，也沒有訛字。我們那科長常吹牛說是唸過大學，可是他就寫不上來這封信，再往下讀：

『我想：互相攀談兩人的思想，情感，印象是世間的幸福之一。』

哼……這是從一篇德譯的論文裏引用下來的，可想不起來書名了。

『說起來少未經世，我就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過，前面的話卻是根據經驗說的。我的生活總算是

幸福的：父親叫她做蘇非的我的小姐非常愛我。」

「嗯，畜牲！……不，甚麼也沒有，甚麼也沒有，秘密！秘密！」

「父親也非常愛我，常愛撫着我的腦袋。我喝紅茶也喝咖啡，都是混入奶油的。我想起來了， ma Chère (親愛的)！我的夥伴泡爾幹雖然常在廚房拚命的啃骨頭，我可不得意。只有野禽的骨頭味美，但是被人吮掉了骨髓的可不香。拌進了各種作料的固然很香，但是加進了樹葉和青菜的可不好吃。我想最壞的習慣，莫過於把麵麩捏成一團扔給狗吃。你想：雖然是坐在食卓的漂亮的紳士，手可是總摸不潔淨的東西的；就用那手把麵麩捏成一團，吆呼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那麵麩團塞進嘴裏；吐出來又怪不好意思，就得硬嚥下去，……」

這是甚麼？真無聊！怎麼不寫些有趣的有趣的事情。讀一讀另一頁罷。也許能寫着可觀的勾當：

「我很想把家裏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訴你，我簡直按捺不住了。蘇非小姐跟老爺叫爸爸，是個很怪的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狗這東西無論甚麼都是用政治的眼光觀察的，往下讀讀看，那個「爸爸」怎麼的了：「……是個很怪的人：總沈默着，輕易不言語。可是一個星期以前卻不時地自言自語道：『我能得到呢，還是得不到呢？』一手拿着公文一手捏着空拳說：『我能得到呢，還是得不到呢？』有一回老爺也問過我：『你說，麥吉我能得到呢，還是得不到呢？』我也說不清是怎麼回事，便嗅了嗅老爺的長統

靴退了下去。ma Chère (親愛的)！那以後經過一星期的光景，這位「爸爸」興高采烈地回到家裏，整整二頭晌，一些穿着禮服的潤人一個跟一個地來拜訪，嘴裏道着喜。坐席的時候，也是興高采烈，講着珍聞，我從來也沒經過。席散後，把我抱到他的脖頸說道：「你看，麥吉，這是甚麼？」看了看，是個類似絲帶的東西；嗅了嗅，也沒有甚麼味，最後舐了舐，覺得有些鹹。」

哼，這狗，果然不出我所料：……小心別挨板子打！這且不提，看來，局長大人求名的心倒是不小的，這可得記在心裏。「那麼，再會，ma Chère，我要出去，就此停筆了；我很想寫給你另外的許多事情。

……另外，明天全寫給你。——啊，你好啊？我今天又寫信給你，今天，蘇非小姐啊……

「……蘇非小姐啊，今天可是大熱鬧，說是到舞蹈會去。可是我卻很歡喜，因為小姐不在家我能給你寫信。蘇非小姐啊，一說去舞蹈會就穩不住神，換衣服的時候，總是氣憤憤的抓著誰就跟誰撒氣。人類爲甚麼要穿衣服呢，簡直令人不解；爲甚麼不像我們這樣裸體出走呢？又便利又輕快。ma Chère！到舞蹈會爲甚麼那樣快樂呢，簡直令人不解。蘇非小姐從舞蹈會回家的時候，總是早晨六點，大抵是臉色蒼白眼睛窪陷，怪可憐的，看來在舞蹈會一定是甚麼也沒吃；說實話，這種生活我是一天也過不來的。可是，倘若給我吃焦汁鷓鴣，乾炸鷄膀……那該怎麼好啊！溜汁稀粥也是很好吃的，不過，胡蘿蔔，大蘿蔔，薊菜卻不是好吃的東西。」

這信也太沒頭沒尾了，這麼寫可一看就知道不是人寫的——起頭雖然寫的斯斯文文有條有理，末尾卻變成狗頭狗腦。好了，再讀另一封信罷，真有些冗長，又沒註明日期。

『喂，費迭利：不知不覺又是春天了。我的心總在跳着，彷彿總在等待着誰似的。因為耳裏不斷地吵嚷，我常蹣跚起腳往門外傾聽。我啊，因為是你纔跟你說，有一群無賴的色狗在追求着我。裏頭真有一些醜狗！有一頭是太難看的看門狗，那混頭混腦簡直提不起來，臉上分明表現着混頭混腦，卻裝模做樣在街上邁着方步，自以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彷彿大家都會低首下心地望着牠似的。豈不知，我簡直不理睬牠，就好像沒看見牠似的。還有一頭猛犬常常來到我的窓前，雖然不會跟這類東西發生關係，那傢伙若是蹣跚起後腿站起來是會比蘇菲小姐的爸爸高出一頭的，固然那個「爸爸」身材又高又胖。這個混蛋簡直是不知害羞，我雖然也哼牠幾聲，人家卻滿不在乎，也不生氣，只是伸伸舌頭，搭落着大耳朵，直瞪瞪地望着窗戶，這個莊稼漢！不過，*ma Chère*！對於這些求愛者，我並不是全都為之動心的。有一頭，是跳牆過來的騎士，名字叫圖雷造勒……*ma chère* 那個狗的着入希罕的臉子，可真令人形容不出來。』

咄，胡扯八道！啣咕着無聊的勾當！也難為寫出了這些無聊的勾當！我想看人類的勾當，告訴我人類的勾當罷，我想望精神的食糧，也好陶養靈魂，安慰心靈。這算甚麼呢，這種勞什子……跳過一頁罷，也許會寫得好一些的。

『……蘇菲小姐對着茶几，做着針線。我望着窗外，因為我喜歡望街上的行人。於是僕役忽然走進來說：「契普羅夫先生來了」小姐大聲說道：「請進來！」一邊說着一邊緊緊地摟了我一下。『啊，麥吉真的，我說麥吉你知道是誰嗎？是一位栗色頭髮的侍從武官，人家的眼睛纔漂亮呢，是一雙漆黑，活像瑪瑙的眼睛！』蘇菲小姐一邊說着一邊跑進屋子裏去了。不一會，侍從武官走了進來，是一個留着黑鬍鬚的年青的人；走近到鏡子前面，攏了攏頭髮，便四外張望了一圈。我輕輕的哼了一聲，就坐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蘇菲小姐片刻走了出來，跟侍從武官歡樂地行着禮。我假裝沒看見，仍然望着窗外，卻也歪着頭，打算聽一聽他們倆人究竟談一些甚麼。*ma chère*！他們的話也真够無聊了：誰家的太太弄錯了舞蹈的型啦，一個叫波波夫的男人的領飾簡直像白鷺鷥啦，他簡直要跌倒啦，一個叫麗地娜的女人自己本是綠眼卻以為是藍眼之類。我在心裏自己心 thinking：「這人究竟那一點好呢？真的！跟我們圖雷造勒比起來，這位侍從武官簡直提不起來，簡直有月亮和烏龜之差！」第一，這位侍從武官的臉子寬又平，四週的鬍鬚，活像圍上了一條黑手帕。圖雷造勒從臉到嘴是極其普通，而且額上還有個白花。就是腰板罷，圖雷造勒跟侍從武官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就是眼神，就是舉止動作，簡直都不一樣。*ma chère*！我簡直絲毫也不懂契普羅夫先生究竟那一點好，對於這樣人小姐為甚麼會這樣熱愛着呢？」

太對了，太對了，我也覺得有些不對勁兒：契普羅夫不會讓小姐佩服的。再往下讀：

『我想：倘若肯愛這樣的侍從武官，就連那在老爺的書齋裏的缺德的官吏也不妨愛一愛的。提起來那缺德的官吏，ma cheo是個够瞧的醜漢，簡直像烏龜套上了口袋……』

所謂缺德的官吏是誰呢？

『他的姓就格別。總坐在書齋裏削鷲毛筆，頭髮活像一束枯草，老爺總是當聽差使喚他的……』

這瘋狗！在指桑罵槐的講究着我——我的頭髮爲甚麼活像一束枯草？

『蘇菲小姐一看到他，總斃不住笑的。』

竟胡扯八道！這瘋狗，也難爲牠敢說出來這些可憎的話？甚麼，我全知道：這是爲了嫉妬。誰買通的，我也全知道：這一定是科長暗地使錢買通了。這小子恨我簡直像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纔這樣事想陷害我。這且不提，再讀一封信罷，根據這封信，也許會究出個根底的：

『Ma chsee！費送利：好久沒寫信給你，請你原諒，我最近簡直是像做夢似的。有一個小說家說戀愛是第二生命，這確是至理名言。家裏的情形，變動的很厲害：侍從武官成天長在家裏，小姐愛上了侍從武官，父親也興高彩烈。家裏有一個叫做格里貴的僕役，是一個總是一邊掃地一邊自言自語的人；據他說，不久將要舉行婚禮了。這也是有理的：爸爸是想無論如何也把蘇菲小姐嫁給將官，侍從武官或上校之類的人的……』

嗯，由牠去罷！我再也讀不下去了；說甚麼侍從武官說甚麼將官，我懶得聽！凡是好一些的東西，便歪斜滾進侍從武官，將官之類的懷裏。人家發現了一點小幸福想弄到手裏，侍從武官、將官之類便從傍給奪了去，真可憎！我也很想當個侍從武官或將官甚麼的，但也決非想藉此結婚，而是想看看人們的醜態的，因爲我一當將官，人們也會阿諛媚盡繁文縟節之極致的。我也只是想要輕視輕視你們的！不過，也真可憎，我把這混狗的信撕成一條一條。

## 十二月三日

這還了得！胡扯八道，他要結婚，也配！侍從武官算了甚麼？也無非是一個官位，並不是能擺在手裏看見的東西；侍從武官也不見得腦袋蓋上多長一隻眼睛，也不見得鼻子是金鑲的；我的鼻子跟傍人的鼻子也是一模一樣，就是侍從武官，也只是用鼻子聞味，卻不見得用鼻子吃東西，打嚏噴，咳嗽。我直到如今屢次捉摸過：爲甚麼人類的身分會這樣有差別？真想考究到底是爲了甚麼。我固然是個九品官，但這是因爲甚麼我是九品官呢？或許我壓根不是甚麼九品官，或許我本來有伯爵、將官之類的身分，卻只是這樣被當做了九品官，或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繙繙歷史也常會看到這樣實例：士族倒還可以，甚至於一個汎汎的白丁或農夫居然就遇見時勢抖起來，變成貴族或男爵之類的瀾人。設若我右肩也是肩章，左肩也是肩章，肩掛藍花大綬章，身穿將官禮服到公館去，他們該怎樣呢！美麗的伊人該怎樣召喚我呢？她的父親，我們的局長大人談說甚麼呢？那傢伙可是個勢利眼！他一定是個「梅末」(註三)



一定是個真牌的「梅宋」，他雖然在裝腔做勢，我一眼就能看出來他是「梅宋」，這見證是因為他跟人握手的時候只伸出兩隻手指頭。我說不定也會被任命為都督或主計的，我為甚麼是九品官呢？我必須是九品官的理由在那裏呢？

## 十二月五日

今天午前一直看着新聞。西班牙發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真百思莫解。那記事是這樣的：國王薨，因擇其嗣而莫知所措，舉國將亂云云。這簡直也太古怪了：「國王薨」這又是爲了甚麼呢？據說是該當一個婦人貴族即王位，女人即王位，豈有此理！王位還是由國王坐的，據說：「而無可爲王者」，沒有國王那還了得！一國怎會沒有國王呢，豈有此理！國王有是一定有的，只是隱藏着而已。大概國王是在國內的，一定是因爲同宗的糾紛，或是惧怕隣接的列強譬如法國之類而不得不匿跡的罷，或者另外也許有傍的原因。

## 十二月八日

本來很想到衙門看看，因爲種種事情懊惱着，終於沒去，照例惦念着西班牙那一件事：女人即王位，豈有此理！這是萬萬不可的。首先第一，英國就不答應，何況這是一個全歐洲的國際問題，壞皇，我國的今上是都不會答應的。這一件事奇怪地令人納罕，整天甚麼也沒做。據馬燕拉說，我連吃飯的時候分明都呆楞着。飯後躊躇躊躇走到山根，一無所得；大半躺在牀上，關於西班牙問題左思右想。

## 二千年 四月 四十三日

今天是特別值得祝福的日子！有了西班牙的國王，找到了西班牙國王，那個國王不是別人就是我，其實我也只是今天纔知道；實不相瞞，真個是像閃電似地知道了。我百思莫解：爲甚麼直到如今我曾經只以爲我是個九品官？爲甚麼這樣奇怪的、瘋狂的空想浮上了我的心頭？總算還好：那時候竟沒有一人想把我送進瘋人院。現在眼前的事情纔真的無不清楚，現在纔真的凡事瞭如指掌。可是，直到如今凡事都像霧似地茫茫然，這也只是因爲人們以爲腦髓在腦袋裏，這真是大錯覺！腦髓是從裏面乘長風來的。先來個下馬威，跟馬燕拉說明了我是誰，這賤婢聽了我的話，竟嚇的魂不附體；馬燕拉真是個蠢婦，她沒見過西班牙的國王，怕的有理。總之，我極力使她鎮靜，直到如今雖然有時不好好擦長統靴，卻一句也沒怪罪，也好讓她信賴我的寬宏量大。無論如何，對方只是個無知的蟻民，說高尚的話是不會聽懂的。馬燕拉只是因爲也把西班牙國王當做了非利普二世（註四）那樣的暴君纔會嚇的魂不附體，我其實，決不像非利普之輩，我是個明君，卡普辛僧（註五）之流的人是一個也不讓他靠近的——我不憚煩地跟她這樣說明着。沒到衙門去，衙門算甚麼呢？我可不再上當了——那些骯髒的公文，誰希罕抄呢！

### 三十月八十六日 晝夜之交

今天衙門的監察官到我這裏來，說是我已經有三個多星期沒上班，讓我趕緊上班去。

然而，採用了週間制度這無聊的制度的人就不對；那是猶太的僧侶因為每七天得洗禮一次，而是猶太鬼子發明的東西。總之，也一半閉心地到衙門露露面。科長那東西一定是以為我會向他道歉的罷，豈不知我卻坦然，既不是裝出生氣的面孔，也不是擺起高興的架子，只是彷彿誰也沒瞧見似地坐到自己的坐位。我四外瞅了瞅不三不四的官們想道：『不知倒無妨，可是你們若曉得屈坐你們一齊的是誰的話：』

哼哼，那一定會大熱鬧罷，首先，科長自身就會像在局長面前一樣向我低首下心的罷。正在尋思之際，忽然一份公文擺在我的面前，讓我作摘要，我卻連摸都沒摸。不一會大家都吵嚷起來，原來是局長上班來了。不三不四的官們都爭先恐後地跑了出來，想要讓局長垂青，我卻一動也沒動。局長通過我們的辦公室的時候，也都正襟危坐，我卻滿沒理會。局長算甚麼呢？誰肯在他的面前站起來？他算得了甚麼局長呢？他不是甚麼局長，而只是軟木，只是一個隨地皆是軟木，除掉塞瓶口是別無用途的！最有趣的莫過於捧來公文讓我簽名的時候，他們都以為我一定在紙角上簽做『主任某某』的，豈不知想錯了，我卻在局長簽名的地方胡亂的簽上了『費紀南八世』。於是乎，周圍忽然變得靜悄悄，個個都沈默起來，我纔輕輕抬起了手說着：『不用警蹕！』而匆匆的走了出去。我出去之後就一直奔到局長的公館去，局長沒在

家。傳達那東西起初不許我進去，經我咕嚕了一句纔放鬆了他的手，我趁勢就闖進了化粧室。小姐坐在穿衣鏡的前面，猛地跳了起來，往後退了幾步。我沒告訴她我是西班牙國王，只跟她這樣說道：『愛卿將會得到夢想不到的幸福的；誰然惡徒們在千方百計從中搗亂，愛卿和孤王結果要成爲一體同心的。』另外，我不想更多說甚麼，就此跳到外面去了。女人是不可以不加小心的，我今天纔看透了女人的面目；直到如今，未嘗有一個能看透女人的面目的烟眼之士，最初發現了這面目的是我，我決不在開玩笑。物理學者們雖然煞有介事的寫着女人如此如彼，而女人所愛的只有惡魔。你看：從第一列包廂，女人在打着帶柄眼鏡，誰都以爲是在看着那佩帶着好多勳章的胖子罷，其實錯了，她只是在看着那胖子的背後的惡魔。你看：惡魔已經躲進了那漢子的燕尾服。你再看：惡魔從那裏用指頭在向女人打招呼。於是，女人便眼叮叮地成了那漢子的妻室。可是，她們的身分高貴的父親們，卻一個賽一個都是面面圓滑，存心晉官的手，自稱着自己是爲國盡忠，豈不知，這些忠臣老爺個個是利慾熾心，這群勢利眼，背信鬼，倘若爲了錢，是不管親爹親娘祖宗神仙都肯賣掉的！這都是從虛榮心生起的勾當，若問虛榮心從那裏生起，那是從舌根的小疙瘩生起的，那小疙瘩裏面有個針尖大的小虫。所說這些花活，也無非是住在高樓豪瓦亞路的某一理髮匠做的。那個人的姓名一時想不起來，不過說是跟個產婆共謀想把馬蒙美特教布諸世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因此，法國的國民的大半都歸依了馬蒙美特教。

## 也不是幾日 是一個無日之日

微行涅夫斯基路。今上陛下幸過去，街裏的人們都摘下了帽子，我也摘下了帽子，但是我沒露出我是西班牙國王的神色，因為恐怕在未晉宮以前，在人堆裏暴露出來本面目有些不方便。我因為現在沒有西班牙式的禮裝，終於停止了晉宮。那管是斗蓬也可以，若能買到的話：本想到洋服店去定做，可是家家都混蛋透頂，聽不明白我的話。尤其是，都不熱心於買賣，只是想搗把，大多都在大街上晃晃蕩蕩的。於是，我纔決心把那套剛剛穿過兩回的常禮服毀成斗蓬，不過恐怕讓那群惡棍給毀錯了，便決心偷偷地關起門來自己動手毀。然而，因為裁法完全不同，我用剪子把牠剪得稀糟。

## 想不起日也沒有月 只是莫名其妙

斗蓬完全作成了，縫的很好。我把牠穿在身上，馬蕪拉這賤婢竟哇的驚喊了一聲。然而，我仍然躊躇着晉宮，因為還沒從西班牙派來使節。倘無屢從使節，該多麼不成體統！第一我便會一點威嚴也沒有。我在焦燥地等待着使節的到來。

## 一 日

使節的慢吞吞，我也服了；到底爲甚麼會這般遲延了呢？或者是法國又在從中搗亂，她是跟法國關係最不好的。走到郵便局，打聽爲甚麼還沒從西班牙派來使節。郵便局長簡直是個大混蛋，任甚麼也不知道，他是這樣答對的：『甚麼？西班牙的使節這裏可沒有。您若寄信的話，我們是可以按照規章受理的。』胡扯八道！信是甚麼？信可真無聊！信是藥劑師寫的東西；他寫信的時候，也是先用醋泡舌頭，否則滿臉就起疙瘩，那還受得了？

## 於馬德里 自二十日

不知不覺來到了西班牙，因爲太唐突了，我彷彿做着夢。今晨西班牙的使節到我這裏來伺候，我便跟他一齊坐上了馬車，馬車的速度有些不尋常，我好不納悶。跑的飛一般，半小時後，已經到達了西班牙的國境；這也是很有道理的：如今全歐都修上了鐵道，輪船跑的也挺快。這且不提，我大踏步的走進了屋裏一看，剃着光頭的人們一大堆，我猜想這不是西班牙的貴族就是西班牙的兵士。總理大臣牽着我的手嚮導着我，他對待我也太苛了，把我推進了一間小室，一邊囉嘮着『喂你要老老實實地坐在那裏，再自稱費紀南王，可就挨打了！』可是，我只以爲他是在試試我，便叱責了他幾句，總理大臣卻又用棒子照我的脊梁打了兩下；因爲痛的要命本想喊起來，卻又想到西班牙仍在行着騎士道，這也許是登至尊之位時所受的騎士的禮節，就咬牙挺住了。他走後，我就親裁起來了政務。我忽然發現：支那和西班牙本來

完全是同國，人們因為無知卻都以為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事實勝於雄辯，謂余不信，可以在紙上寫寫西班牙試試看；雖然寫做西班牙，卻不知不覺會變成支那的。然而，最使我操心的，卻是明天的大事。明天七點發生奇怪的現象：地球會坐到月亮上的；關於這事，英國的有名的化學家惠靈頓也曾經寫過。說實話，一想月亮之為物軟而脆，簡直真個放心不下。月亮是在漢堡做的，做的真不好；英國為甚麼不注意，真令人不解。做月亮的人是一個擱子的桶匠，這小子是個混蛋，簡直不知道月亮是甚麼，材料用的是塗了樹脂的繩子，稍合以木油，所以弄的環球放出惡臭，鼻子得塞上塞子。因此，做出來的月亮是極軟的球體，簡直不能住人，現在那裏只住着鼻子。我們是不見自己的鼻子的罷，那皆因是鼻子住在月亮的世界裏。地球是沈重的物體，一想到牠坐到月亮上我們的鼻子便會被壓碎，簡直是坐不穩立不安。於是我便穿上了轆子，穿上了皮鞋，急忙跑到參議府的議事堂，因為想命令所屬勿使地球坐到月亮上。在議事堂裏遇見了許多禿頭的西班牙貴族，這些人們都很聰明，一聽到我說：『諸位：地球要坐到月亮上，救救月亮！』，大家言下想要恭奉君命而聚到一齊，大多的人們在爬着牆，想要抓月亮，恰好這時，總理大臣走了進來。大家一看到他進來，便星散了開，因為我是國王，便一動也沒動。可驚的是總理大臣竟拿棒子一邊打着我，一邊趕進了原來那間小室。在西班牙，民風是這樣有權威的。

## 二月之後更改的同年一月

直到今日仍沒能判明西班牙這國的本體，民間的風氣，宮廷的儀禮，簡直跟尋常不一樣。不明白，真不明白，甚麼都不明白。譬如今天罷，我雖然呼喚了一陣不願意當和尚，卻一概不管給我剃了個光頭。凉水澆頭的時候，再也記不起來了，總之，這種令人生厭的事情，是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雖然我像狂人一般吵鬧一頓，卻被大家按捺下去了。真是一種奇妙的風習，使我不好不莫名其妙。這真是一種無意義的風習，我真不解歷代的國王未廢止這惡習的昏聩。左思右想，總覺得像受着宗教裁判，果真是這樣子的話，我當做總理大臣的人或許就是大審問官，不過，我真不解國王會受宗教裁判。然而，倘若法國尤其是魄里涅克主動的話，可也不無蛛絲馬跡可尋。第一，魄里涅克這東西就是個壞蛋！那東西起誓要至死跟我作對！因此他纔會這樣陷害我的。我全知道：你只是被英國人操縱着而已，英國人這東西可是個大謀士！這東西到處甜言密語。英國一聞鼻煙，法國就打嚏噴——這是環球早已都知道的。

## 二十一日

今天大審問官又到我的小室來，遠遠的聽到他的脚步声，我就急忙躲藏到椅子底下。他沒看到我，便吆呼起來，起初是大聲喊道：『包浦里士飲！』我一聲未發；接着又喊道：『阿克先奇，伊凡諾維支！九品官！士族大人！』我仍然一聲未發；最後纔喊道：『費紀南八世！西班牙國王！』我身不由己地想探出頭，一想到：『再不上當了，我知道：又是凉水澆頭。』，便沒探出頭去。可是，這小子卻馬上看



到了我，拿棒子從椅子底下把我撞出來。可咀呪的棒子，挨棒子的打疼的真要命；雖然，能忘卻了這痛苦而歡欣起來的是今天的發現，我發現了挨個雄雞都有著西班牙，都藏在靠近尾巴的羽毛底下。生了氣的大審問官走了出去，一邊威脅着我說要給我以懲罰；不過，那小子的生氣是無力的，我完全沒瞧在眼裏，我全知道：那小子已經成了機械，當英國的工具動彈着。

三百四十九年 二月，三十四日

不，我已經再也忍耐不住了，也太厲害了！往腦袋上澆凉水！這群東西們，既無人情也不開面，我說的話一句也不理會。我對他們做了甚麼壞事嗎？爲甚麼這般欺侮我呢？從我這窮人身上能刮去甚麼呢？我已經一無所有。誰能受得了這樣欺侮，受這樣欺侮簡直再也忍耐不住了。腦袋彷彿胡地燃燒起來，眼前滴滴溜溜地轉。救救我！牽領着我！給我套上飛快的三套馬車！我的車夫啊，你坐上！鈴鐺啊，你響！馬，你跳起來，牽領我到天邊！跑啊，跑啊，直跑到一無所見的地方！再往遠跑！你看，天空飛舞，遠方星星在閃爍。森林跟黑樹。月亮一齊飛跑。脚傍纏繞着灰霧，霧中響動着絃音。一傍展開着大海，一傍意大利在望。你看：那邊露出了俄國的農家，那藍壓壓的不是我的老家嗎？倚窗坐着的不是我的母親嗎？母親，救救您的可憐的兒子罷！請您在您的兒子的苦痛的腦袋上滴幾滴眼淚罷！您看，我是這樣被欺侮着！請您把您的可憐的獨生兒子緊緊的摺在懷裏罷！這世間並沒有攔我的地方，人們都欺侮着我！

：：母親，可憐可憐這有病的兒子罷：：且慢，您可知道阿連捷里亞（註六）都督的鼻底下生着一個贅疣！

下面的註都是日譯者平井肇加的……

——一八三四年作——

註一：蜜蜂——或指當時在俄發行的北方的蜜蜂（„Severnoyapchla.“）而指。

註二：路捷夫——當時的有名的洋服店

註三：梅宋——行世界主義運動的一種秘密結社，是一七二三年以石匠的基爾特爲母胎而成立的沒有政治的宗教的色彩的修養團體，各國設支部，以期理想社會的實現。Free mason。

註四：非利普二世（1528—1598）——爲十六世紀國運隆昌時代的西班牙王，是一個陷於陰鬱的宗教的迷妄的暴君。

當時因迫害西班牙領的尼扎蘭（和蘭）的普洛台斯坦而犯叛亂，喪失了領土的一部。逸事有：壓迫穆阿人，干涉法國內政而引越法土戰爭，攻擊葡萄牙，編大艦隊企圖犯英境之類的勾當。

註五：卡普辛僧——由法蘭西派分離的羅馬加特力的一宗派（cappuccino）之僧。因頭戴尖頭巾，形似 cappuccia（玉菜）故名

註六：阿爾捷里亞——在非州之西北部，是沿地中海的法領。

右譯文是根據岩波文庫平井肇譯本與ナウカ社刊行果戈里全集中能勢陽三譯本、互參二者譯成的。

關於果戈里（Mikolajevitch Gogol 1809—1852）也太有名了沒甚麼得說，關於狂人日記，能勢陽三寫着『狂人日記是果戈理作品中的最深刻的東西之一。』（倍林斯基）狂人日記是屬於鼻子·巡按·外套等所謂取材官更的題材作品。是果戈理的藝術的才能以其以後的好多力作而將要開花的一八三四年寫的。』

狂人日記的人物仍然活在我們的現社會裏，包浦利士歛的喊叫『母親，救救你的可憐的兒子罷！』卻仍然讀來令人沈痛：我彷彿明白了文學的『不朽』。

# 堂信再來一杯

莫泊桑

爲甚麼我特爲在那天晚上走進了一家咖啡店？那連我也不明白。是一個非常寒冷的晚上。細雨霏霏像薄霧。瓦斯的燈光包在透明的狹霧里，把店前的昏暗的步道照的通亮，照着柔泥和行人的泥腳。

我並沒準想上那里去，只是溜溜躑躑地飯後散着步。我走過里昂銀行，雙邊大街和傍的幾條路。突然看見了一家大咖啡店；一家幾乎裝滿一多半人的大咖啡店。我走了進去，也沒一準的目的。嗓子也一點不渴。

用目掃了一圈，我找到了一個人不大多的地方。隨後走到一個彷彿老人似的身傍坐了下去。那個男人聊着一個黑的像煤似的半便士的土煙斗。他身前的桌子上落着七八張盤子，表示着他已經喝完的杯數，我一眼就明白了他是「常客」的一個，是早上一開門就來晚上要關門的時候纔走的一夥人的一個，他不潔淨似的，連頭頂都禿掉，長長的白髮垂在禮服的領子。衣服過於肥，彷彿是他肚子大的時候做的。誰都能立刻看得清：這人的褲子沒按背帶，走不上十步就得停住提提褲子。他穿着坎肩沒有？我心思着他的鞋和鞋里的腳都有點悚然。襯衫的袖口磨破着，黑的跟他的指甲一樣。

我坐在他的身傍，這個奇怪的男人便用沈住氣的聲音跟我搭話：

「幹甚麼呢，這一程子？」

我趕緊把臉扭轉到他那邊，他接續着：

「你不認識我嗎？」

「嗯，不認識。」

「我是戴·巴爾雷。」

我楞了。他就是叫作莊·戴·巴爾雷伯爵我的老同學。

我握住了他的手，呆楞得老半天沒言語。過了一會，纔笨吃吃地說出來話：

「你，幹甚麼呢？」

他靜靜地答道：

「我？幹着我願意幹的事情。」

接着他沈默下去。我想要跟他敘舊，又問道：

『那麼，現在做甚麼呢？』

『做甚麼？你沒看着嗎，就是這樣子。』他揚長地回答着。

我覺得臉有點紅。我反問着：

『可是每天？』

『每天都一樣。』他的回答，跟煙草的一口濃煙一塊噴出來。

他拿銅板在大理石的桌上得得地敲，讓堂倌注意，接着喊：

『堂倌，再來兩杯！』

在遠處，一個聲音反覆着：

『啤酒兩杯，不是四杯。』

另一個聲音，在更遠處叫喊着：

『噯，兩杯，擱在這了。』

不一會，扎着白圍裙的男人端過來兩杯啤酒，放在桌上還起沫。沫子冒出了杯沿，淌到土地上。

戴·巴爾雷咕咕咕啞一口氣把那杯子喝乾，又放在桌上，祇着掛在髒髒上的啤酒的點滴，接着，他問

道：

『沒甚麼新鮮事嗎？』

『新鮮事可一點也不知道，可以講究的事情，真的……』我沈吟着。『可是，我也沒有陳舊的事情；

因為我是個商人。』

他用沈住氣的口吻說道：

『原來……那個，做買賣有趣嗎？』

『不，可是這話是甚麼意思？就是你，不也得做點甚麼事情嗎！』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我不過是說，你怎樣過渡着歲月！』

『我做點甚麼事情能當甚麼？我簡直甚麼也不做；你也看得着，我甚麼也不做。人到一文錢也沒有的時候，纔能明白不得不去做事情的道理。第一，做事情又能怎麼的？你是爲你自己做事情呢，還是爲人家做事情呢？若是爲你自己做事情，你能够拿牠當做自己的樂趣，那固然是好的。可是，若是爲人家做事情的話，結局不過是恩將仇報。』

他把烟斗頂着腮鬚，又招呼：

『堂倌，再來一杯！太也渴了，不得不招呼，平常不是這樣子的。於是乎，我甚麼也不做。一切都任其自然，虛度着歲數。到死的時候，我不會有甚麼後悔的事情罷；即便有，除這家咖啡店以外的事情，我都使牠不至有甚麼回憶。我沒有老婆，也沒有孩子，也沒有悲哀，甚麼都沒有。作爲人，還有比這再

好的事情嗎？」

他於是又喝乾了端過來的酒杯，咋着舌頭，又取出來烟斗。

我呆楞地望着他。我問道：

『可是，你先前不是這樣的罷？』

『你那麼說，那個，出了學校，一向就這樣。』

『那可不是人的正當的生活，太可怕了。話雖這麼說，說真的你幹過甚麼罷，愛過甚麼罷，你有朋友罷？』

『不不。我晌午起身就到這里來，吃過晌飯就喝啤酒。接着，一直呆到晚上，吃過晚飯就喝啤酒。在夜半一點鐘左右，回到自己的牀上，因為這里關門，關門對我也太掃興。是的，這十年之間，我在這里的這張椅子上過活了六年間，其餘的四年間，總是一樣在自己的牀上過活的。我時常跟這里的常客談天。』

『可是，到巴黎的時候，最先做甚麼來的？』

『對踏·美吉謝咖啡店表示了敬意。』

『其次呢？』

『其次？渡過了水，來到這里。』

『爲甚麼做那種麻煩的勾當？』

『怎麼的？誰也不能在那拉丁區呆一輩子。因為學生們不管不顧地胡鬧。可是，我再也不挪動了。當倌，再來一杯！』

我當時以爲他奚落我，接着說道：

『你趕快明說了罷！你一定是遭遇了大的悲哀，是失戀罷，一定是！你是個遭遇過極大的不幸的人，一眼就能看明白。到底，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我三十，可是至少也像四十五。』

我目不轉眼地瞅着他的臉：滿臉皺紋，又兼不加修飾，簡直令人看他像老人。頭頂上，五六根長頭髮直挺挺地豎在骯髒的皮膚上。睫毛長，鬍鬚粗，腮鬚厚。突然，我看見了一種幻影：不知爲了甚麼，看見了充滿着臭水——彷彿抹在他的腦袋上的臭水——的水盤的幻影。我跟他說：

『真的，你的長相挺老。一定經驗過甚麼大的失望。』

他答道：

『沒有的勾當。我的長相老，因爲不吸空氣。再也沒有比咖啡店的空氣損害人的生命的東西。』  
我沒能相信他的話。

『你一定結婚了罷？若不是有過許多戀愛，決不至於像你似地禿的那個樣子。』



他搖著頭，摸了摸從頭頂垂落着的後邊的幾根頭髮。

『不是的，我一直保守著重貞。』

說完，擡頭望着掛在我們的頭上的枝形花燈，他說道：

『若是我禿頭的話，那是因為瓦斯的原故。瓦斯是頭髮的仇敵。堂倌，再來一杯！你不渴嗎？』

『不，謝謝。可是你的確不同，到底從多嚙變成這樣？你的生活不平常，不自然，一定有甚麼在那根底的……』

『是的，這是從我的兒時起始的。我在很小的時候，受了重大的打擊，牠把我的生活弄得黑暗，這要繼續到死的罷。』

『爲甚麼變成那樣？』

『你想知道嗎？是了，那麼，跟你說罷：你當然記得我長大的城市罷？因爲學校放假的時候，你住過五六個月。你在大宅子的當中，你記得那高大的灰色的建築物罷，還有柳樹的長長的樹籬子展開到四方，也記得罷？你記得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罷，倆人都是四平八穩的，老誠的嚴格的人。』

『我崇拜着母親，父親雖然差一些，可是，倆人我都尊敬着，因爲我看見了無論是誰都在他們倆人的面前行禮。在那個地方倆人一個是伯爵老爺，一個是伯爵太太。隣近的人們，湯奴馬爾家的人，拉卜萊家的人，卜連比爾家的人，都對於他們倆人特別恭維着。』

『我那時候纔十三，跟在這種年歲的人的任何人一樣，是幸福的，滿足着一切，快樂地過着日子。』

『對了，那是在九月底，是入高等學校的前幾天的事情：我在院中的蜘蛛腿似的道路東西地閑走着，爬上樹，或吊在樹枝上玩的當兒，忽然看見了父親跟母親穿過了樹籬子的道路一起走着。』

『我回憶起來，彷彿就是昨天的事情。那天風挺硬。每棵樹都在狂吹着的烈風下搖撼着，呻吟着，彷彿發出着喊叫——鈍重而深長的喊叫。直截了當地說，整個的樹林，在烈風的下悲鳴着。』

『日頭西落，繁蔭里籠罩着黑暗。我對着烈風和樹枝的激動完全興奮起來，恰像傻子似地跳躍着，裝做狼的像子咆哮着。』

『這時，看見了父親，我便悄悄地向他們倆人爬行着樹枝的底下。我想演成真像出來了狼似地嚇嚇他們倆人。然而不覺駭怕起來，我在離他們倆人五六步遠的地方停住了。父親不知爲何大發雷霆，在怒喝着：』

『你的母親真混蛋。不單這節，問題並不在你的母親，而在你。我無論如何等錢使，我是說叫你在這上簽字』

母親用乾脆的聲音回答着：

『我不簽字。那是莊的財產，我爲那孩子保守着牠。我不能叫你跟野女人在一起胡花。你不是有你自己的財產嗎？』

『父親激怒起來，輕輕地躲開，抓住了母親的脖頸，用另一隻手披頭蓋臉地打起來母親的嘴巴。』

『母親的帽子也被打掉，頭髮蓬亂着，披散在後面。母親想躲閃開打擊，可沒能跑掉。父親狂人般沒頭沒腦地打着。母親躺在地上，用雙手遮蓋着臉。父親還要打，把母親翻轉過來，把遮蓋着臉的手拉了開。』

『我，你聽我說，心里捉摸着：世界不是該滅亡了嗎？永遠的法則，不是該轉變了嗎？我感覺到人在超自然的東西之前，在不可拯救的災難之前被擁抱似的，被壓榨似的恐怖。我的幼小的頭腦昏亂起來，覺得飄飄然，我發出了全盤的聲音哭泣起來。不知爲了甚麼，恐怖起來，悲痛起來，慌張的狼狽着。父親聽見我的哭聲，扭轉過來，看着了我，彷彿要撲過來似的。我以爲父親要殺我，擡起腿來，像被尋覓出來的動物似的逃跑起來，一溜煙馳奔進樹林。』

『我大概跑了一個鐘頭的光景，不對，恐怕是兩個鐘頭也未可知。不覺天已經漆黑。我跌倒在厚厚的草上，氣喘吁吁的，悶氣地橫躺着，只是把全身浸潤在恐怖和永久撕袋了童心似的悲痛里。這時，漸漸地冷起來，肚子也飢餓起來。終於天亮了。可是，我沒想起來，也沒想走，也沒想回家，也沒想活命。我怕眼不願再見的父親會面。』

『若不是衛兵找到了我，把我領回家，說不定我苦痛着，飢餓着，會死在樹根底下的罷。』

『我看見了眼平常一樣的双親。只有母親跟我說：』

『你使我也多掛念，你這不好的孩子，我一晚上一覺也沒睡。』

『我沒有回話，哭泣起來。父親一語也沒發。』

『從那以後第八天，我進了高等學校。』

『嗯，我的話全都說完了。因爲我看見了事物的里面——惡的方面，所以，從那天以後，便不能認識善的方面了。甚麼事情在我的心里生起了？甚麼奇怪的現象歪曲了我的思想？我不知道。我現在已經對於甚麼事情都沒有興趣，對於甚麼物事都沒有仰望，對於甚麼人也沒有愛，對於甚麼事也沒有欲望，也沒有甚麼野心，也沒有甚麼希望。我永遠能在眼里浮出着哀憐的母親躺在地上，躺在樹鬍子的道路，父親在虐待着她的姿態。母親以後過了幾年就去世了。父親現在還活着，可是一向我沒看見過。堂信，再來一杯！』

堂信端過來啤酒，他一口氣把牠喝乾。不成想，當他又要拿起來烟斗的時候，因爲手抖擻，竟把牠打碎了。他激烈地顫慄起來：』

『媽的！這纔真正地悲哀，真正的悲哀。我使用了一個月的光景，都這麼發亮！』

他衝破着充滿了煙氣和酒客的寬廣的屋子喊叫着：』

『堂信，再來一杯——再拿個新烟斗！』

附記：——

原作根據日譯岩波文庫前田晁譯莫泊桑短篇集。

關於莫泊桑，日譯者前田晁在他的緒言里這樣寫着：

「紀·珍·莫泊桑（一八五〇—一八九三）是近代法蘭西的唯一的短篇作家，這是不消說得的。他在僅僅不過十年的文學的生涯之間，寫了六篇長篇之外，寫了約二百八十篇的短篇，不得不說是多產的作家。所以，其取材幾乎遍及人生的所有的方面。尤其是在他的得意的短篇看這的時候，令人想到他的取材之廣，觀照之深。（下略）」

## 夢 談

葛 勒 辛

六月的和麗的一天——平淡地稱作「和麗的」，是因為溫度有列氏二十八度——在那和麗的一個午後，處處酷熱，其中，一塊堆着四五天前剛割完的草垛的庭園，尤其熱的了不得，因為這庭園是塊繁茂櫻園，櫻樹遮擋了風頭。一切生物大抵都睡着了人們喫了一肚子；飽飯在貪婪晝寢，小鳥也不啼叫，昆蟲們也大抵躲開日影潛藏起來了。家畜不用提，大家畜小家畜都躲在房檐下。狗在穀倉底下挖了個洞，半閉着眼睛打瞌睡，伸出來尺多長的桃色的舌頭，一勁喝喝的喘，也許是熬不住這懶伴伴的暑氣的鬱悶了罷，不時地打着大哈欠，從眼裏擠出哽哽的聲音；母猪率領全隊十三匹豬仔，踱到小河岸，躡進濼泥裏，只能從黑泥裏看得見：張着咕咕哼了着的兩隻小孔的鼻頭，渾身污泥的細長的脊梁和搭落着的大耳朵。只有鷄似乎也不怕熱，一勁用鷄爪踏著廚房門口的乾巴巴地土，好歹消磨着時間。鷄們總會知道地上一

粒穀粒也不會剩下，却不時露出不耐煩的神氣；那見證是雄鷄不時擺起潑賴的架子，分明是要叫破嗓子似地叫起來：『格格……格外糟糕！』

噯喲，會幾何時我們離開了那最熱的庭園來到了遠處；其實是在那庭園裏有大夥沒畫癡的列位，圍成一個圓圈坐着來的，但也並非個個都在坐着：譬如那匹栗色毛的老馬，就在一邊戰戰兢兢駭怕着馬夫安並非坐着，充其量也不過是俯臥着，言語的推敲暫且不管，總之在櫻蔭下，人數雖然不多却開着一場很認真的會議。有蝸牛也有屎蝌蚪，有馬蛇子也有方纔提過的毛毛蟲。蟋蟀也跑來了。一傍站着栗色毛的老馬，把滿生灰鼠色的耳毛的一隻大耳朵伸到席上，經心在意地傾聽着大家的演說，牠的背上落着兩隻蒼蠅。

却說這一席的一個個，言語固很鄭重，爭論的倒頗起勁，並且凡是會議總不出向例，是誰也不贊成對方的意見的，因為各自都偏執着各自的獨特的思路和氣質在任性地大揚其氣焰。

『叫我說』屎蝌蚪發言了。『凡是有知之動物，首先得致思於子孫；生活是爲了末來的世代的勞動。懷抱着這樣決心而欲完成大自然賦與吾人的義務的人，纔可以算作站在牢固的地盤上的人，蓋因他知道安分，所以縱然有何事發生也不會責問到他身上的。請看看我！有誰能像我這樣刻苦勞動的嗎？究竟有誰能像我這樣成天價連喘氣的功夫也沒有，孜孜不懈地滾那麼沈的糞團的嗎？這糞團是懷抱着子孫細繩

的大目標滾的，有誰能呢？我想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像我似地對得起子孫的，新生的屎蝌蚪降世的時候，我能坦蕩而毫無愧色說給牠們這樣的話：『唯唯，余已盡余所能爲者及應爲者矣。』列位，所謂勞動就是如此。』

『喂，老兄，開口勞動閉口勞動，您的口氣太大了。』一匹螞蟻也不怕熱似地拖着橡木般粗的草莖，聽到屎蝌蚪的演說這樣發言了。螞蟻稍稍歇了歇，將四隻後腳坐在地上，將兩隻前腳揩流汗的瘦臉。『就是我罷，您瞧，也是這樣勞動的，更何況比您的勞動還激烈。您是爲您自己勞動的罷，否則，充其量也無非是爲了您的子孫。然而，世人可不見得個個都是您似的有福人……您不信也不妨試試看，您也奉了上司之命拖那橡木看看。在這大熱天裏，幹的精疲力盡，却連自己都不知道誰家的甚麼人使着自己。怎麼賣力氣也討不到一聲謝謝。我們這些不幸的勞動螞蟻，都是這樣勞動着；我們的生活因此而稍轉好了嗎？全都是背負着生下來的運命……』

『屎蝌蚪先生，您似的人生也太乾燥無味了，然而螞蟻先生也太把人生看得黯淡了。』蟋蟀對他倆反對了起來。『人生不是那樣的，屎蝌蚪先生！我，您也知道，就喜歡這樣唧唧叫，蹦蹦跳，我却滿不經心，也不覺得慚愧！再說您對於馬蛇子的太太提出來的問題不是一點也沒提到嗎？太太問的是『所謂世界是甚麼？』可是您只管講着自己的糞團，未免有些孟浪的罷。世界——夫世界者，叫我說，既然爲我們長着青草，照着太陽，飄着微風，我看倒也是很好的東西，又兼世界實在是很大的東西啊！像您，因



爲以這棵樹到那棵樹之間爲天地而過活，所以關於世界有多大這一節，是終究不能理解的。我時常到田地裏閑走，在那裏時常盡量地往高處眺一跳，實不相瞞，我能够跳很高很高的地方，旋空裏四外一張望，愈發覺得世界是沒有邊際的了。』

『您說的太對了』栗色毛的老馬懂得似地唱和着。『不過，諸位所見所聞，跟我活到這年紀的所見所聞相比，却是我看到百個諸位連一個也沒有看到啊。遺憾得很，諸位恐怕未必會知道一里有多遠的罷……從這裏走出一俄里，有個叫盧帕萊夫卡的村莊；我天天馱着水桶到那個村莊去汲水去，可是那個村莊就沒給我過一回草料。再往另外的方向去，有埃非莫夫卡，莫斯備闊夫卡之類的村莊，在那後面有甚麼教堂，鐘聲噹噹地響。前面是斯維亞特·特羅以茨，關耶村，再往前面是包高亞夫連斯克；每到包高亞夫連斯克；就餵我草料。可是那裏的草料不好喫。但是到尼考拉耶夫——這城鎮離這裏有二十八俄里——那裏的草料非常好吃。而且還餵燕麥之類的上餐。不過是我很討厭上那裏去，因爲到那城鎮去的時候，總得拉老爺在馬車上，有一個叫做車夫的聽受老爺的指揮驅使着我們；那車夫抽動的鞭子的疼。此外，還有叫做阿歷山德羅夫，貝羅繞盧卡之類的村莊，還有一個叫海爾孫的——這也是個城鎮。……可是我這般絮絮叨叨講給諸位聽，恐怕諸位不會聽得明白的罷！夫世界者，就是如此的，即便不是全部，嗯，總也是大部分了。』

說完栗色毛的老馬就閉上了嘴，可是只有下唇却仍然莫莫地振動，彷彿在嘟囔着甚麼似的；這大概是

因爲上了年紀罷，今年已經十七口；馬的十七跟人的七十七是一樣的。『馬先生的一番話，妾身一點也沒聽懂，並且，實不相瞞，也並沒想聽懂。』蝸牛發言了。妾身只消有蘿蔔也就心滿意足了，糟糕的是蘿蔔不大充分；可是，妾身已經爬了四天啦，却仍沒喫盡葉子呢。在這蘿蔔的那邊還有蘿蔔，在那蘿蔔上一定，也爬着蝸牛。我想說的只此而已。上蹦下跳全是無用的，那些勾當全無聊，全是騙人的謊話。只消老老實實坐在葉子上，吃那葉子也就行了。若不是嫌爬行喫力，妾身早就躲開諸位這裏了。聽諸位的講話會頭痛的，簡直是只會頭痛的。』

『不，您話還沒說完，請問那又是爲甚麼呢？』蟋蟀打住了蝸牛的話。『談話倘若談的是關於永遠的事物之類的話，我想委實是痛快不過的。不過，人也有秉性的，有些人是只思慮着如何填滿肚皮而愁眉不展，譬如您。還有那艷麗的毛毛蟲女士……』

『噯呀，幹甚麼，您管妾身做甚麼？勞您駕，請您不必管妾身罷，不必管妾身罷！』毛毛蟲哀哀地喊了起來。『妾身這樣喫葉子，是爲了未來的生活，只是爲了未來的生活呀。』『您說是爲了未來的生活，請問您未來還有甚麼樣生活呢？』栗色毛的老馬這樣問道。

『噯呀大叔，您不知道嗎？妾身死掉一遍之後是會更生爲一隻翅膀漂亮的，您不知道嗎？』

栗色的老馬，馬蛇子和蝸牛却原來不知道，昆蟲們好歹是知道的。於是，一席的談話暫時中斷了片刻，因爲任何人都沒能說出來關於未來的生活的有條有理的話語。

『對於牢固的信念，是應當表示敬意的』——蟋蟀唧唧地說道：『還有那位有甚麼卓論？您怎麼樣？』蟋蟀對兩隻蒼蠅這樣問，年長的蒼蠅這樣回答道：

『妾等也並沒過着分外不幸的生活，妾等剛從公館的屋子裏飛出來，正趕上主婦熬一堆糖醬，往淺盆裏倒，妾等就躡進盆蓋底下喫了一頓飽。妾等沒有甚麼不滿足的，母親雖然被糖醬粘住了腳，事已至此又有甚麼法可想呢，又兼母親相當長壽了總之，妾等是一點不滿足也沒有的。』

『列位！』馬蛇子說道：『妾身以為列位所說的無一不是，不過倘從另一面來說……』

然而倘從另一面來說該怎樣呢，竟沒能往下說。因為那時她覺得忽然有甚麼東西猛壓了她的尾巴一下原來是晝寢醒來的馬夫安敦來接栗色毛的老馬來了，安敦用大長統靴踏進了那會議席，踩死了這一席人。只有未遇險的兩隻蒼蠅匆忙地飛跑去，舐她們的渾身糖醬的母親的屍骸去了。還有馬蛇子也險遭不測，帶着踩斷了的尾巴兩步併做一步逃跑了。安敦抓住栗色毛的老馬的馬鬃，牽出了院落，爲的是馱水桶去汲水去。路上安敦唧咕着：『駕，駕，這慢手慢脚的瘦馬！』，栗色毛的老馬只是莫莫的抵動下唇代替了回答。

却說那馬蛇子變成了無尾的馬蛇子，固然不消兩三星期又長出了尾巴，那條尾巴却總是頭尖的黑色的尾巴，每逢有人問道爲甚麼尾巴受了傷，馬蛇子慚然地這樣答道：

『我只是剛決心要陳述自己的信念，就這樣被切斷了。』馬蛇子說的甚是。

## 阿忒萊·蒲靈蒲

葛 勒 辛

某城有一植物園，園內有一處用鐵骨和玻璃造成的大溫室。這溫室大而美，直挺而美觀的旋渦形的圓柱一排列地支撐着建築物，刻鏤着枝葉圖樣的月亮門輕輕地依靠在那圓柱上。那月亮門上編着蜘蛛網似的鐵格，裏面鑲嵌着玻璃，尤其是在夕陽西落紅霞返映的時候，這處溫室便顯得更加美觀起來；溫室整個地燃燒起來，鮮紅的返照映出來五彩，宛若一塊細琢的巨大的寶石似的。

穿過透明的厚玻璃，能看見關在裏面的植物；溫室雖然很寬敞，裏面的植物却不舒服。所有的根子都交錯着，彼此爭奪着水氣和養分所有的枝子都交叉在很大的棕櫚的葉子上，且壓且裂，一面自己各自長伸到鐵格上，且曲且折。園丁們連休息時間都沒有，剪掉一棵棵樹的枝子，又把棕櫚的葉子用鐵絲捆上，免得任意伸長，但是也沒有多大的效驗。設身處地替草木想一想，他們是需要寬敞的天地，生身的

故鄉和自由的。那些植物都是熱帶之產，因過慣了榮華富貴的生活染成了奢華的性情，所以不能忘掉故鄉，懷戀南國的天空不已。玻璃蓋成的屋頂即便怎樣透明，也不是晴朗的長空。一到冬季，往往玻璃要凍結，那時溫室裏面就化成漆黑一片；風狂吼着，吹動鐵格抖抖地顫慄，屋頂上堆滿積雪，草木佇立傾聽狂吼的風聲，回憶起來吹給自己生氣和健康的暖和的微濕的南風，就又想被那南風吹一吹，風裏輕搖自己的枝子，微飄自己的葉子。然而這溫室裏的空氣却是沈寂之至的，固然有時冬季的暴風也吹破了玻璃，從圓屋頂吹進了含着水霧的砭骨似的冷氣，遭遇這冷氣的寒流，葉子就褪色而枯萎。

不過吹破的玻璃馬上就會換好。這植物園的園長先生是一位高材的學者，大半關進設在溫室本館裏的玻璃鑲造的研究室裏，對着顯微鏡過活，不過也決不許溫室裏凌亂。

植物之中有一棵棕櫚，身材最高，外觀也分外美麗。坐在研究室裏的園長；用拉丁語替這樹命名做『阿志萊』；但是這並非是她在故鄉時的名稱，是植物學者考究出來的名稱。因為植物學者不知道她在產地的名稱，所以釘在棕櫚的幹上的白板上沒用墨寫出來她的名稱。時常，有從那棕櫚樹的產地的熱國渡過重洋的旅人到植物園裏來參觀，那位旅人看到她就微地笑起來，因為想起了故鄉。

『哎呀！』旅人說到『我知道這樹。』——於是喚起來她在產地時候的名稱。

『恕我冒昧，』正在一心一意地用解剖刀剖析着不知名的草的草莖的園長，從照例的研究室裏打着招呼。『您看錯了罷，您剛纔說的樹，這世界上是沒有的。那棵棕櫚是巴西產，叫做阿志萊，蒲靈蒲。』

『啊，是的。』巴西人回答道。『植物學者稱這樹做阿志萊，您說的却確不虛；惟獨這樹另外有一個在產地叫着真正的名稱。』

『在學問上叫着的名稱是真正的名稱。』植物學者板着面孔說完，就把研究室的門吧噠地關上了；他不願意被這種人攪擾工作，因為這人不領會科學家所說的話是應該洗耳傾聽的。

然而巴西人却好久佇立在那裏，望着那棵樹，漸漸的陷入了悲哀的情緒。旅人想起了故鄉，想起了那裏的太陽·藍天·棲息着各種珍奇的鳥獸的豐饒的森林，那裏的沙漠以及幽玄的南國之夜。並且又想起了自己雖然遍歷全球，却在那裏沒感到在故鄉時候的幸福。旅人彷彿是跟棕櫚樹惜別似地雙手輕輕撫摩了樹的肌膚而走出了植物園。次日已經乘船還鄉了。

然而棕櫚樹却被扔下了，直到如今本來覺得痛苦，現在反而更加痛苦起來。她完全孤獨起來了。因為她比傍的草木高聳到三丈多高，居於下面的植物都憎羨她，而以爲她是何其傲慢。此普通人身材高大，總之只是她的悲哀的種子。不過只是孤獨超羣還算沒甚麼，又兼因爲身材高大自己是比誰都接近那植物們的天空的可憎的玻璃屋頂，所以她的胸中比誰都深刻一層故鄉的藍天的回憶，懷戀故鄉也是比任何人都要加倍的。穿過了那玻璃屋頂，時常會看見藍色，那就是天空；雖然不過是異國的褪色的天空，但同是天空則無異。所以，草木們互相談話的時候，阿志萊總是緘口仰望着天空，只是想走着到外面去佇立，那管是在這褪色的天空之下。



『喂，列位！怎樣了，還不澆水嗎？』非常喜愛水氣的沙穀耶子這樣問道『我今天真要乾巴死了。』  
『喂呀，您這話可使我喫驚不已，芳隣啊！』大腹便便的仙人掌說道『每天給澆那許多水還感覺不足嗎？您瞧瞧我：我吸收的水分極其微微了，却這樣光彩彩的，水玲玲的。』

『我們是不慣於過太儉約的生活的。』沙穀耶子答道。『我們是不能像仙人掌先生似地在乾巴巴的地面上成長的，我們是不慣於摳摳索索的生活的；話可得講明，誰也沒徵求誰的意見啊。』  
說完，沙穀耶子默默地緘了口。

『若說我呢，』肉桂開口說道：『我總算滿足現在的境遇的；這裏不舒服，固然是不舒服，然而可以不被人家剝皮，却確是令人放心的。』

『話固然是這麼說，我們也並不是挨個都被剝了皮。』活像一棵大樹似的蕨菜說道『固然諸位之中有多位是不無把這牢獄似的生活當做天空的罷，因為有好多位先前雖然自由却過的是貧困用生活。』

於是肉桂也忘掉了被剝皮的昔日而怒目口角起來，也有向着肉桂的，也有朝着蕨菜的，總之起了一場大爭論，倘若手脚會動轉，一定會鬪歐的。

『爲甚麼吵架啊，列位！』阿志萊說道『諸位以爲吵架就能把自己的生活轉好的嗎？口角生氣也只是增長自己的不幸，息怒想想大事罷，請聽聽我的話罷：諸位何不更高更廣地猛勁伸長呢？只消伸長枝子衝破那鐵格和玻璃，這溫室就不難衝撞得稀碎，我們就能奔向自由天地裏去。用一條半條枝子衝撞，充其量也不過是被咯吱剪掉，百條枝子一條心衝撞起來，只消協力，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起初誰也沒對棕櫚表示異議，都緘口無言，莫知所措。終於沙穀耶子下了決心放言道：

『簡直是胡扯八道！』

『胡扯八道！胡扯八道！』草木各個紛紛亂道，爭先恐後地想要證明阿志萊的提案是夢囈——『是異想天開的空想！』草木喊叫道『胡塗已極，簡直是夢囈！鐵格是結實的，想要衝破鐵格是絕對不能的，即能衝破又該怎樣呢？人們該拿剪子和斧子來剪掉枝子的罷，鐵格的裂紋也該被修好，變成原來的木偶！不，好好長着的手足被胡亂剪掉，也够喫虧的……』

『那麼，請隨便罷！』阿志萊答道『事已至此，我早已下了決心，諸位不必過問好了，諸位請隨便罷，諸位請這樣洩洩憤，水多呀少地吵吵鬧鬧永遠住在這玻璃蓋下罷！我即便孤行，也要開拓自己的道路，我願意不必穿過這鐵格和玻璃直接仰望藍天和太陽——不，我怎麼能不直接仰望呢！』

說完棕櫚活像崇高的翠峰似地傲然俯瞰了一下眼底展開的溫室裏的夥伴林叢。夥伴誰也沒有勇氣頂她的話，只有沙穀耶子向隣右的蕨鐵小息地這樣說道：

『您瞧着罷，我要細細地瞻仰您的可憎的大腦袋被剪掉，也好抑止您的夜郎自大，真是個傲慢的女人！』

其餘的草木都緘口無言，心裏却也暗自爲阿志萊的蠻橫而賭氣。這裏只有一根小草，對於棕櫚的態



度既不生氣，對於她的議論也不動怒；那是一根溫室裏的最淒慘的誰也不理睬的小草，是一根纖弱而無光彩的芻草，長着厚重而萎枯的葉子。這草也沒有特別顯眼的特徵，只是爲遮蓋溫床的裸地而栽植的。她把自己的身體纏繞在大棕櫚的根子上而傾聽着她發議論，暗自點頭覺得阿志萊說的果然不錯。自己雖然並不知道熱帶的大自然，却也是愛好大氣和自由的，溫室對於她也同是牢獄。「連我似的萎枯的小草尙且覺得會不見自己成育的灰色的天空，蒼白的太陽，冷淒的雨點而難堪萬分，設身處地替這般魁偉的大樹想一想，這囚牢的境遇該是怎樣痛苦的呢！」她想到這層，溫存地纏了纏棕櫚的幹本而親暱起來。

『我爲甚麼沒生爲大樹呢？只消我生爲大樹，早就會按照她的忠告而做下去，我們早就會手攜手猛勁伸長，一齊奔向自由的天地裏。倘然的話，傍人一定也會覺到阿志萊所言果然不錯的。』

然而，她並非大樹，而只是一根萎枯的小草。所以在她充其量也不過是愈加溫存地纏繞阿志萊的幹本，而向她私語：自己也是如此酷愛和熱望她所嘗試的幸福。

『雖不必嘮叨，敝國既不像貴國似地溫暖，天空也不澄清，又沒有沛然的大雨。但是，敝國也有天空，太陽和風的。敝國雖然看不到您和您的朋友似的大葉艷花的華麗的草木，但是敝國也生有松樹，樅樹，白樺之類的美觀的樹木。我不過是根小草，終非巴望得到自由的，您可是胳膊粗力氣壯！您的幹本又健壯，況且您再稍微一伸長就會頂到玻璃屋頂的：您一定會衝破屋頂，奔向寬敞的天地裏去的。您告訴我：在太空之下現在是否還能看到跟昨昔一般無二的美景？我只消聽到這個也就心滿意足了。』

『喂，小小的蔓草先生，您怎麼不想跟我一齊衝出去呢？我的幹本是結實而硬朗，請倚靠我的幹本，爬到這裏來罷；把您背負出去，在我不費吹灰之力的。』

『不，我可不行！您瞧：我是這般萎枯而纖弱的小草，力不足以伸長一根蔓子；不，我可奉陪不了。請您獨自伸長幸福起來罷！不過我有個懇求：只懇求您奔向自由的天地之後，也不時地紀念着我這小朋友！』

於是棕櫚開始伸長起來，直到如今參觀溫室的人們稱讚她的身材，她却愈加驚人地伸高起來，園長看到這驚人的長法，便以爲是養育得法，而兀自誇獎起來自己經營溫室遂行任務的見識。

『請看一看那阿志萊，蒲靈蒲！』園長說道。『長到這高的棕櫚，恐怕到巴西也看不到許多的罷。我們苦心研鑽，讓植物們雖在溫室裏也跟野生一樣隨心成長，我好歹總算有幾分成功了。』

園長一邊說着一邊洋洋自得地舉起來手杖，敲了敲那結實的木膚，於是那敲打的聲音那邦地響遍了整個溫室。棕櫚被敲打的好不難挨。葉子便巍巍地顫慄了起來。噢，倘若她口若有聲，園長該聽到怎麼宏烈的憤怒的喊叫呢！

『他以爲我這樣伸長是給他開心的呢。』阿志萊心裏暗自嘟囔。『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罷！』

於是她只管爲了伸長用盡了所有的樹液，連循環到根子和葉子裏的樹液都奪取了來，猛勁伸長了開。時常她焦燥着圓屋頂和頭頂的距離爲何總不縮短，於是她就用盡渾身的力量爭扎。不知不覺，漸漸接近

了鐵格，終於一枚嫩葉碰到了冰涼的玻璃和鐵格。

『看哪！看哪！』草木開起來。『終於頂到了，莫非真想幹一下嗎？』

『伸長到這程度可真沒料到。』活像一棵大樹似的蕨菜說道。

『哼，伸長又該怎樣！這長相也該多麼古怪！若胖的像我似的可真够瞧了！』胸部若酒罈似的肥胖的蕨鐵說道。『即便長高了又該怎樣呢？結局是甚麼也不當的，鐵格是結實的，玻璃是厚重的。』

又過了一個月。阿志萊更長高起來，終於頂到了鐵格的頭，再也沒有伸長的餘地。於是幹木彎曲了起來，大葉繁茂的頭頂揉搓得一團糟。繡格的水涼的鐵棍穿進了柔軟的嫩葉，撕裂得一條條，樣子很難看，棕櫚却始終沒氣餒。也不管葉子被撕裂也不顧身子被糟蹋，只管猛勁揭揚格子，那般結實的用鐵編成的格子，也終於吱吱作響彎曲了起來。

小小的蔓草凝眸望着這爭鬪的情形，擔心不已，彷彿這就要昏迷過去似的。

『喂，您那麼用力不疼嗎？鐵格是那般結實的，索性退後下來怎樣？』小草這樣問道棕櫚。

『疼？在想要奔向自由的天地裏的一念之前，疼算甚麼呢？勸勵我的，不是你嗎？』棕櫚這樣答道。

『是的，是我勸勵您的，但是我却不知道是這般難事；憫憫得簡直看不過眼去，您一定很痛苦罷！』

『住口，這種沒出息的東西，我不願意領受這種同情！我已經是或死或自由，二者擇一了。』

那時，忽起了一種震撼天地的大響，一根粗大的鐵棍被掀了開去，玻璃碎片嘩啦啦地從空中落了下來，一片玻璃碎片恰好落在走到溫室裏來的園長的帽子上。

『這是怎麼回事呢？』園長看到空中紛紛散亂的玻璃碴子，吃驚喊了一聲。離開溫室一溜煙地跑到院落裏，回頭仰望屋頂：在玻璃的圓屋頂上面，探出頭來的棕櫚樹的綠冠高傲地在聳立着。

『原來只是如此嗎？』棕櫚想道『只是爲了如此，我曾經那麼長久含辛茹苦了嗎？只是爲了得到這些微的東西，是我的最高的目的嗎？』

秋已深了。到得這時，阿志萊剛剛從衝開的窟窿裏探出了頭來。夾雜着霧的冷雨在霏霏落着，彷彿那雲彩要伸開雙手擁抱前來似的。一棵棵樹全都飄落了葉子，那姿態有些像難看的死人。只有松樹和樅樹，還長着暗綠色的針葉。那些樹陰慘的眼神望着棕櫚，彷彿一棵棵跟她說着：『小心凍死了！你不知道北國的寒冷是如何的，你可忍受不了這寒冷，好好地到溫室裏，爲何偏偏走了出來？』

於是阿志萊纔恍然大悟，但已後悔不及。她凍的難堪，一又想歸回到屋頂底下去，但事已至此是有家難奔的了。她只得停立在寒風狂嘯之中，咬牙忍受着吹到身上的風的重量，落到膚上的雪的疼痛，呆望着污穢的天空，單調的北國的自然，植物園的沈悶的裏院，狹霧彼方的若隱若現的呆板的大城的聳立。只得等待人們在下界的溫室裏議論着自己的善後。

園長吩咐鋸倒了棕櫚。『在這上面增築圓屋頂雖無不可，』園長說道『但是也不會呆得長久的，那樹還會伸長，仍然要衝破的；又兼增築的話，得好多錢。麻煩！鋸倒了罷。』棕櫚用粗細纏了起來，免

得倒掉時炸毀了溫室的牆壁，然後就從根部鋸倒了。纏繞在幹本上的小小的蔓草，因為跟朋友難捨難離，也一同挨上了鋸齒。棕櫚被抬出溫室時，在鋸掉的樹根上面，被鋸齒鋸碎的蔓草的莖子和葉子亂糟糟地伏臥着。

『這無用的東西也拔掉扔開罷。』園長說道。『色已發黃，又兼叫鋸齒傷了，在這裏種上旁的草罷。』  
一個園丁巧妙地鋤掉，用力拔掉了有一抱的蔓草。他把草扔進籠裏，抬到裏院去了。現在已經滿滿地扔到橫輪在灣泥裏半遮着雪的棕櫚的屍骸上。

萬勒華 (Veovolod Mikhailovich Garsin 1855-1888) 在他短短的三十三年的生涯裏，所完成的作品不滿二十篇，業績也不算偉大，惟獨他居然能以病弱之身(他曾在十七歲發狂而收容於狂人院)，在那鬱悶的八十年代裏明燈似地照耀了印送利的心心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右所譯「夢談」(To-chevo ne bylo) 和「阿志萊·浦靈浦」，是兩篇假託動植物界的童話式的小品。烏斯簡斯基說：『這只可以用作者的獨特的對生之印象的異常的敏感來說明的。他的病態的神經，不堪逐一詳細地記述生活事象的重荷，而向比喻的世界裏去追求從那些印象的壓迫急迫解放。』

## 一 夜

### 夏 目 漱 石

「美麗的許多人的，美麗的許多夢……」有髯的人這樣微吟了兩三度，以後彷彿在沈思。倚在燈影裡的床柱的挺直的脊背，這時微微向前彎曲，雙手抱着的膝頭上，突兀起來一座險阻的山。彷彿在怨恨着得了佳句而不能繼續佳句，輕掃的黑眉下，閃亮着不安的眼色。

「描繪亦不成，描繪亦不成。」一個端居在屋階毫無忌憚地盤腿大坐的人，複述着。許是以早經記憶的禪語因是即興來敷衍的罷，將硬髮剪得短短，歪斜團臉，高朗地吟誦道：

「雖然描繪，雖然描繪，因是夢，所以難成。」吟誦過後，一面呵呵大笑，一面回顧室中的女人。在竹籠裡逃避着熱光，微亮着的油燈，身隔這油燈，右方是木格，前方朝着濃綠的院落的，便是女人。

「倘是畫家，該繪成畫的罷；倘是女人，該在木框裏繡上絹刺成繡的罷。」一面這樣說着，一面輕輕移動白地的浴衣裡的隻脚，由小豆皮的坐墊，滑落下去玉白的脚背，雖然不是婀娜，卻也堆成艷麗的姿勢。

「美麗的許多人的，美麗的許多夢……」抱膝的男人再吟誦起來之後，跟隨着便是女人吟誦：「刺成繡罷。刺成繡將誰贈，將贈誰？」吟誦過後，女人雖不是故意，卻也輕輕一笑。須臾，便用塗朱的團扇的把柄，若不厭煩似地拂了拂亂垂在頰上的黑髮，纏在把柄尖頭上的紫色的髮絲激成波紋，躍入濃綠的香油的薰香裡。

「贈我罷！」無聲的人，立刻搭言，便又呵呵大笑。在女人的頰上，由乳色的底下，漂浮起來難捕的笑渦，眼臉上渾然溶冷着淡紅。

「倘若刺繡，用甚麼顏色？」有聲的人認真地詢問。

「倘若買絹，則是白絹，倘若買線則是銀線，金線，將要消逝的虹線，劃夜與晝的境界的夕暮的線，戀之色，恨之色當然要有的罷」女人說過之後仰起眼睛望着床柱那方，若溶化了，愁而煉成的珠玉之不耐烈火一般涼。愁之色自古就是黑色。

以通達隣右的胡同為境界而栽植的四五株檜樹上，呼來雲朵，剛纔歇了的五月雨又降落起來。團臉的人不知何時已棄掉坐墊，由屋階搭落着双脚。「那樹木似乎未曾剪過枝梢。梅雨也繼續好久了。真一些

也不知厭總這麼下。」一面這樣說着獨語似的言語，一面彷彿忽然想起似地，將手掌豎平丁丁地敲着自己的膝頭。「脚氣嗎，脚氣嗎。」

其餘的二人，開始說着也不解是夢之詩或詩之夢的話。

「女人的夢要比男人的夢美麗的罷。」男人這麼說過之後，「至少倘不在夢裡往美麗的鄉土。」女人是一副此世已污濁的臉神。「世間已陳舊已污濁了嗎？」男人這樣一問，「已污濁了。」女人用執扇輕輕吹玉肌。「陳舊的壺裡該存陳舊的酒，嘗一嘗罷。」男人也用疊起鸞鳥的羽翼按有紫檀的把柄的羽毛團扇，扇膝間。「倘是醉於陳舊的世間的人，該歡欣的罷。」女人似乎在執拗到底。

這時道着「脚氣嗎，脚氣嗎」而頻頻玩弄着自己的脚的人，突然舉起來敲膝頭的手，叱地一聲制住了二人。三人的聲音同時停頓之間，咕咕地銳聲鳴着的鳥，掠過檜樹的梢上穿進後面禪寺那方。咕咕——。「那聲音是杜鵑嗎？」這麼說着，棄掉了羽毛團扇，這人也匍匐到屋階，抬頭望簷角，黑雨斜垂在臉上。擔心着脚氣的男人指着西南方說道：「那方。」在鐵牛寺的本堂上面左近咕咕——，咕咕——。

「一聲便覺察到是杜鵑。二聲便心會是妙聲。」又倚在床柱，怪歡欣似地說。這有聲的人看來似乎是有生以來初次聽到杜鵑。「一見傾心，便也是這樣的嗎？」女人搭問。看來也並不見到格外羞澀。頭髮剪得短短的人轉回身來：「那聲音固然是使胸間開朗似的，但是倘若傾心，胸間該要梗塞的罷。切勿傾心，切勿傾心……總像是脚氣。」說道，用拇指在小腿背上按出來力穴。「在九奴之上加一竅。不加



則不足。加則危險。所懷的人莫若不相逢的罷。」羽毛團扇又扇動。「然而鐵片若相逢磁石？」「初次相逢，也不會應酬的罷。」又撫摸着拇指按出來的力穴，神貌坦然。

「也沒見過，也沒開過的事情，便認識爲如此如彼，可算得奇怪。」若仔細似地捻尋。「我認識了歌人。」說着將團扇纏繞着織指，倘幻成夢，立刻就會活生。「照例的有聲的人無聊賴地答道。「爲甚麼？」我的情形是這樣……」將要說起的時候，驅蚊火消滅了，一隻潛在膀裏的蚊子冷然飛了出來，刺了刺脖子左近。

「許是灰濕着？」說着，女人拉過來驅蚊筒取下來蓋，那用紅絲線扎着的驅蚊灰一面燻着一面飄飄搖搖。東隣的琴和尺八的合奏之音，由紫陽花的茂蔭裏洩漏過來，聽得如在耳傍。順着隙間一看，大做着的屋裡的燈影，都看得在閃閃搖蕩。「怎麼樣？」一人這麼說，「平常。」一人這麼答。只有女人緘默着。

「我的情形是這樣。」話又歸回到原題。重新燃起的驅蚊火的烟，由筒上穿着的三個孔裡洩漏出來，成爲三縷烟。

「這回燃好了。」女人說。三縷烟在蓋上彙合，將要成爲茶色的圓球，帶雨的風颯然吹來又蕩散。在未彙合之間，被吹蕩的時候，三縷烟便描繪出來三環圈，繚繞在塗黑而散有蒔繪的筒的周圍。有的輕緩

地，有的疾速地繚繞。還有時，連描繪圈的閑暇都沒有，便凌亂起來。「茶毘！茶毘！」團臉的男人忽然想起來燒場的光景。「蚊子的世界，也不見得舒適的罷。」女人把人類跟蚊子比較。將要歸回到原題的談話，也跟驅蚊火一併吹散了。將談起來的男人，也並不想談下去。早已知道世間均如是。

「您那夢的故事呢？須叟女人詢問。男人拾起來身傍的在羊皮的書皮上用朱填入書名的詩集放在膝上。在讀着的地方，挾着薄削象牙的裁紙小刀。只有長於書卷而伸出書外的地方，輕輕浸着汗。用指尖一碰，便滑々地潤出奇怪的字跡。「這麼濕氣，可受不了。」說着，皺起了眉頭。女人說着：「怪濕漉漉的。」用隻手捏了捏袖頭，道着「焚一些香罷。」而站了起來。夢的故事，又延續下去。

「宣德」香爐上，蓋着紫檀蓋，紫檀蓋的當中鏤着彫成猴的青玉的提手。女人的手碰上這蓋的時候，說着：「哎呀蜘蛛」而橫搖長袖；兩個男人都向擺設臺那方望。香爐緊傍的白磁瓶裏插着蓮花。在擺設臺上望着昨日趁雨穿蓑剪來的人的情意的花苞一朵，卷葉二枚。去那葉三寸許之上，由天棚長拖白金之線的一匹蜘蛛——頗也雅緻。

「蜘蛛垂落蓮葉挾香繚繞。」一面吟着，女人一回攫取數瓣投入香爐裏。「蟬蛸懸不搖，篆梁烟透梁。」有聲的男人也誦着，只管望，卻不想拂掉。蜘蛛也不動；只是每遇風吹時輕搖而已。

「蜘蛛也來聽夢的故事了罷。」團臉的男人一笑，「可倒是，還是來講在夢裡活生畫的故事罷。願意聽的話，蜘蛛也聽罷。」說着，打開膝上的詩集，並不想讀。眼睛雖然落在文字之上，映在瞳裏的，是

詩鄉的事情呢，還是夢鄉的事情呢？

「有一百二十間的迴廊，點着一百二十個燈籠。一百二十間迴廊裏湧着春潮，一百二十個燈籠在春風裡眨眼；在朦朧之中，在大海之內，一標大的華表，彷彿漂浮不起來的巨人的怪物似地站立着。」

是時，一陣門鈴的猛響，有人打開了門。說話的人突然停止了話語。其餘的人稍微改變了改變姿勢。似乎誰也並未會進來。「是隣右。」有髻的人說。良久，有撐開雨傘的聲音，接着一個年青的女人的聲音：「明晚再見。」答爲：「一定來」的似乎是男人。三人無言相視而微笑。「那不是畫，而是活生生的。」倘若把牠鋪成平面，仍然是畫的。」然而，那聲音？」「女人是藤紫色。」「男人呢？」「這一個！」有些不好斷定，有髻的人朝向了女方。女人若賤視似地答道：「緋色」

「在一百二十間的迴廊上掛着二百三十五枚畫額，那第二百三十二枚的畫額上面畫着的美人的……」

「聲音是黃色還是茶色？」女人詢問。

「不是那般單調的聲音。是不能換成顏色的聲音。倘若強勉着說，這個，許是像你似的聲音。」

「謝謝。」這樣說着的女人的眼裏包蘊着憂色，充盈着笑光。

這時，不知從何處爬出來兩匹螞蟻，一匹攀登在女人的膝上。大致是走投無路了罷。登到頂上，一無所得，連歸路都失掉了。女人似並不驚駭，用白指輕輕拂落那蠕動着的黑東西。被拂落了之後，突然眼

另外一匹在「高麗屋階」上相逢。暫時，頭跟頭相交，似乎在私語着甚麼，這回不朝向女人，而同行到古

伊萬里的菓子盤端，在這裡分向右與左。三人的眼睛不期而然落在兩匹螞蟻上。須臾，無髻的男人說：

「有八疊的居室，坐着三個客人。在一個女人的膝上攀登着一匹螞蟻。一匹螞蟻攀登的美人的手是：

「白色的，螞蟻是黑色的。」有髻的人繼續說。三人一齊笑。一匹螞蟻攀登着煙灰筒，在絕頂上若有

所思。另一匹幸運的在菓盤裡和葛餅邂逅。許是樂極了罷，彷彿在走投無路。

「那畫額上畫着的美人？」女人又把話歸回到原處。

「在連波浪都無音的朦朧月夜裏，忽覺映成影子，不知幾時竟動起來，在那長遶的迴廊上，也不是飛，也不是踏，只是影子原樣在動着。「臉呢。」無髻的人問時，復又聽見東隣的合奏。一曲似乎早已終結，又開始着另一新曲。不太好。

「含密吹針」一人這樣評，

「簡直如同吃牛扒的化石！」又一人說。

「倘是造花，怕是不得不燻入蘭麝！」這是女人的三七。三人解釋做三樣，三樣都難解。

「珊瑚之枝在海底，飲藥吐毒的輕薄兒。」剛說到這裏，忽又轉念的有髻的人；「可真是。夢的下回分解要比合奏要緊得多。——由畫脫出來的女人，臉是……」說到這。又吞吐其詞。

「描繪亦不成，描繪亦不成。」團臉的男人搭着腔。輕敲銀梳。獲得葛餅的螞蟻，聞此響而失度，在菓梳裏左右衝撞。

「螞蟻的夢醒了。」女人向說夢的人說。

「螞蟻的夢是葛餅嗎？」對方半高不低地笑。

「還不脫出，還不脫出！」頻敲菓梳的是團臉的男人。

「與其女人由畫脫出，毋寧您變成畫，要容易得多的罷。」女人又詢問有髻的人。

「這一點可沒會留意過。此後，我變成畫也罷。」男人坦然答道。

「螞蟻只消變成葛餅，便也無須這般狼狽。」團臉的男人停止敲梳，不知幾時，揚長地噴起來雪茄烟。

在五月雨裏伸長四尺的女竹，遮蓋着洗手盆之上，所餘的一二株高高地逼到簷前，每有風吹，便擦着藏門格。在屋階上，也毫無忌憚地飄飄滴落着繁絲。「那裏有畫。」說着，把雪茄烟的烟噴向那方。床柱懸掛着的塵尾上，浸染着焚殘的香烟，掛軸似乎是若沖的蘆雁。雁的數有七十三隻，蘆當然難以數盡。淺淺地受着竹籠罩着的燈影，因是深約三尺的擺設臺，在不能分辨其爲古畫之處，有若明若暗之趣。

「這裏也成畫。」倚柱的人回身望着。

女人把剛洗的黑髮垂在肩上，輕輕搖動圓繡的絹團扇，時時在鬢角上，微亂成雲影，一經收斂，似乎淡眉比素常還要晴朗。碎斷櫻花而交織成的頰色，冷冷地睜大着宿着春夜的星斗的眼睛說道：「我也變成畫罷。」將白地上染着葛葉的浴衣的衣襟正了正，如用溫暖的大理石刻成的脖頸特別招惹人目而牽動

男人的心。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就是名畫。」一人這樣說。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就是名畫。」一人叮囑着。

「一動，這畫就要凌亂。」女人也不想使二人的眼睛歡欣，將放在膝上的右手冷然繞轉到後方，將身體「變成畫，也很費力。」女人也不想使二人的眼睛歡欣，將放在膝上的右手冷然繞轉到後方，將身體

「變成畫，也很費力。」女人也不想使二人的眼睛歡欣，將放在膝上的右手冷然繞轉到後方，將身體

「變成畫，也很費力。」女人也不想使二人的眼睛歡欣，將放在膝上的右手冷然繞轉到後方，將身體

「南無三，好事多魔。」有髻的人輕敲膝頭。「利那不惜千金」無髻的人把雪茄烟的烟根擲向院落。東隣的合奏，不知幾時已停歇，只有傳過「通水門」的聲音高高地響，驅蚊火不知幾時也消滅了。

「夜已很深了。」

「杜鵑也不鳴了。」

「睡罷」

夢的故事，竟在半途中斷了。三人都各自入睡了。……之句。也忘掉了咕々——之聲。也忘掉

了東隣的含密吹針的合奏。也忘掉了蜘蛛垂落蓮葉，他們漸入太平。另

當忘盡了一切之後，女人忘掉了自己是美麗的眼睛和美麗的頭髮的主人。一個男人忘掉了他有髻。另

一個忘掉他無髻；他們越發太平。

昔日阿修羅與帝釋天戰敗時，據云會率領八萬四千眷屬藏入了藕絲孔中。維摩忘掉了在方丈之室中聽法的大眾是千或萬。潛入胡桃裏，以我爲盡大千世界之王，記得是哈孟萊特的述懷。粟粒芥顆之中有蒼天，亦有大地。一生問師道：——

「分子是能够用筷子夾的嗎？」分子暫且不論。天下非特可以着筷子之端，倘一旦著得，便是幾時都可以收入胃中的東西。

又想，百年如一年，一年如一刻。知一刻則當知人生。日出自東，必入至西。月盈則虧。徒然屈指到白頭的人，無非是徒然恨身神被限於茫茫之時。雖欺日月，欺己者算不得智者。一刻加一刻也無非是增爲二刻而已。蜀川十樣之錦，添花可變成幾色歟？

在八疊的居室裏，有髻的人和無髻的人和冷眼的女人相會，度過了如斯一夜。描繪了他們的一夜，就是描繪了他們的一生。

三人爲何邂逅了？那可不知道。三人有怎樣的身分，素性和性格？那也說不清。通過三人的言語動作，並無一貫的事件發展？因爲寫的是人生，並非寫的是小說，所以也無法可想。爲何三人一時睡了？因爲三人一時醒了。

## 民 兵

### ——一個英國人對西班牙內戰的觀察——

維 思 特 拜

一

天色朦朧亮的時候，伍長便來傳帶他們。那時大地上浮着一層水蒸氣和黑暗，半明半暗的石頭，似乎失掉了重量。在他們身後遺下的那間拘留所，現在很沉靜的，也像是等待着死亡的降臨。附近不知從那裡發出一種粗野的叫喊聲音，那種奇怪的回音，傳達到很遠的地方漸漸的消失了；一切又沈寂下去，空氣也和緩了。

費利比睜開了眼睛，凝視着他的四週。他覺得有些差異，雖然伍長仍舊的押守着他們三十人走出了拘留所，就覺得有些不明白的事情將要發生一樣。



忽然，天色比方才光明了一些，漸漸的眼前昇起了一片廣原，山嶺上掛着瀑布的風景，那碧藍色的遠山，山麓匯着一堆一堆的樹叢，費利比很清楚的看到了這些，在這風景的後面，便是他自己的家園。

一個西班牙軍官，從拘留所中走出來，一面走着一面結着他軍衣上的鈕扣。他的體格非常瘦小，面色蒼黃，具有伶俐和說大話的天性，那上等手工作的而現在被撕毀的制服和襯衣結繫在一起，歪戴着便帽。他轉過了臉看着這一排沈靜的人，閉着唇笑了一笑，小的黑眼睛中放射着很亮的光芒，在他的軍服上有一個鈕扣僅祇連繫着一根單綫，他一動那個鈕扣便不停的悠蕩着，費利比恍惚的看見了這些，那繫於一根綫的鈕扣還未落下來。倘要這個軍官他的手一揚起來的時候，這個鈕扣就要崩落的，像一隻蒼蠅的飛去一樣。

『他們一共是多少？』軍官大聲的問，叫喊着似乎是要壯一壯膽子。

伍長恭敬的回答：

『回隊長，一共是三十名。』

『我將要用新機關槍』軍官聳着肩大聲說，探索着衣帶時，那衣鈕在狂亂而急劇的搖擺。

伍長看着是很不高興說：

『用新機關槍？隊長。』

軍官立刻惱怒的樣子，向伍長注視了一會。

『是的！用新機關槍。』他說『我自己使用，你看着！一兩秒鐘之內，我把他們三十人一起殺掉！』

兩個兵卒走過去，把新機關槍擡來，靜靜的架在一架矮的三角臺上，槍口向着這一系列俘虜，發着異樣的閃光靜悄悄的在看望他們。緊靠近費利比站着的一個人——不！他不够稱為一個人，因為他還不滿二十歲，他就是一個孩子——他開始大聲祈禱，伸手兩臂作成十字架形，汗珠從他臉上流落下來，如水滴從海綿中擠壓出來的一樣的流。

軍官走近了那架機關槍，他臉色很嚴肅的，很認真的。就蹲在機關槍的後面，搖動他的手，撥弄着發光的槍，把實彈填在槍槽中，以後他又擡起了頭。

『向右轉！』喊着，以後這一系列俘虜拘促的慢慢的轉了一轉。

『向前五步走！』軍官又這樣命令着，像失了魂一樣的，這三十名俘虜就勉強的踟躕走上那塊不平的廣場。

費利比是一勁對他們發呆，那一幅圖畫立刻在他的眼簾中展開了，岩石，樽桶，在遠的山脚下，他又看到那小禮拜堂的白尖，世界又似乎變成了很廣闊，很平安，無意味的戰爭也平息了。

『站住！我說是五步！』

那一系列人便很恐懼的站住了。

大夥把頸脛縮着，兩肩提得很高。費利比覺得那軍官如果走近機關槍的三角臺時，死亡便要降臨了；

他的心潮是在高度的澎湃着，很迅速的，像是要爆裂的樣子，他仍舊是流着汗，這樣等待了五分鐘。於是機關槍開了口，在一陣烟塵中。

彈雨搖動了這一系列俘虜。崩起的微塵和石子，撕穿的血肉和骨骼，在悲苦與恐怖的痛疼中，這些人像一條伏下的波浪，睡在了地上。

## 二

費利比的身體放倒在水冷的地上，堅硬的石尖碰着他的臉。他平平的躺下，前胸緊貼着地皮，那些在空中航行的彈丸，不停的還在穿毀着他身體以上的空氣。忽然槍聲中止了，他才想起身，又聽見那軍官的皮鞋衝撞石子的聲音。

「可以站起來！可以站起來！不論是誰，若是仍舊還活着，決不再殺害，起來！站起來！誰沒有死就放了誰……」

費利比又將身體向地皮上緊緊的一貼，閉着眼，汗不停的在兩頰上流着。『不！不！還是藏着罷，藏着罷。』費利比在叨鬼。

『啊！親愛的基督！聖瑪麗亞！保佑別人也藏避着罷！不要站起來啊！那明明是騙人的計策……』

緊靠近他有半死的人在亂抓着鬆散的石頭，也有幾個人在那掙扎着他們的腿，也有轉向軍官作小聲的哀乞，費利比又聽到一些人的笑聲，機關槍很無情的又向那些未完全死去的人們射擊了。

『可憐的傻子們，』費利比小聲說『唉！全是一些蠢東西，那明明是詭計，我知道，現在他們完全死掉了。』

彈丸滑過他的右手和右腳

他小心的睜開眼，在他視野中僅能看見一個人，其餘的完全看不見。可是也不覺得有痛苦，血是滴滴的從臉上流着，他以前所見到的平原山嶺，樹木，小禮拜堂，他的視野就是那樣狹小，三四塊石頭上，烙印着彈丸滑過的痕跡，流彈也穿過他的右手和右腳。

有一隻很粗野的掛滿了灰塵的穿着長筒靴的腳，靴底露着釘子尖，踏在很輕軟的地上，泥土像是有生命一樣感覺到極枯，幾秒鐘以後，泥土又復了元態，不久又這樣作了一次。

一隻螞蟻很艱難的爬過了石頭，向着自己爬來。他感覺螞蟻已經爬上了前額。這小昆蟲的腳像針一樣，爬過了全臉，一直爬到滲出血液在他眼角上開着口的傷痕。

足音向他移近，並且說：

『這兒有一個。』這是伍長的聲音。

『那兒？』一個人問，那是軍官的聲音，很興奮的，像是一個小孩子找到一個鳥卵，或捕到一隻蝴蝶

似的。

『啊，親愛的主耶蘇！別使他們理我——』費利比凝視着一塊靠近他右眼的石頭，和兩隻腳，很呆重的一双長筒靴幾乎佔滿了他的視野。

『這個嗎？』軍官問，這時費利比的肚子一緊，他的脊椎像澆上了冷水，打了一個冷顫。

『主啊！快些使他走開罷！』他所禱着，又凝視軍官的一双長筒靴，陳舊的，破的，從來未擦過油的。一双靴子，從已經縫裂的皮革縫中，他看見那灰色的襪子。又有第三隻長筒靴插入他的視野，那便是曾經緊挨着他站着而現在被槍射擊倒的人，那隻螞蟻又爬進了他的傷口中，加給他極痛苦刑，他咬緊了牙關，忍受着，仍舊是不動。

『對啦！』軍官說『的確是像你所說的：他是一點也沒有死，像活人一樣。』

這話有如一條棍子，猛烈的衝擊着空氣，那樣可怕的音響，他們的長筒靴猛踢了一下，捲起了一些可厭的塵土，一脚好險沒有踢在費利比的臉上。

一聲槍響後，沈靜了不久，長筒靴向上一提，就轉向西去了，費利比似乎聽到在那有軍官的笑聲。

『的確是一隻好槍』軍官說。『還沒有什麼大壞的地方，這次敵軍中有許多種像這樣的新機關槍被他們使用着，亡國滅家的糟糕的信仰者，我們一定要把他們驅除。』

足音漸遠，遺留下費利比在輪着。

太陽初昇時，有更多的螞蟻爬集在他臉上的槍傷處。他也想試試驅除牠們，但是不可能，他覺得自己不能再活多久了。太陽的光是那樣的酷熱，像火一樣，使含有水分的東西立刻會縮縮起來的一樣的熱；汗浸遍了身體，大地上的水氣在蒸着他的骨骼。

時間又過得那樣緩慢，在螞蟻脚下延長着痛苦，血液在螞蟻腳上凝成了硬的外皮，仍然有些螞蟻泗泳在他的創傷中。

昨天發生的許多事情，就像是相隔經年的樣子……巷戰：一幕一幕的映過，傷人的吼叫，彈丸穿過馬屁股，馬跳起的驚恐，在他們中間動盪像是盲亂的鬪牛狂，父親蒼白的臉色，摩爾人的鋒衝隊迫近了，漸漸的迫近了……逃匿……第一個俘虜……機關槍……軍官……螞蟻……。

他的眼珠很無力的慢慢的轉到他埋在塵土中的右手，再沒有點力量去移動手指，動是很難的，肉體又痛苦，他咬緊牙關，一點一點的想握起拳頭——終於那握着的拳頭又在那散石上展開了。

再過四星期他就可以確立他的信仰，因為在四星期之後，他才能被承認是一個成人。  
他現在是十六歲啊！

# 失火之家

訥

吉

絲

廊的玻璃窓。

時間是中午。安吉麗凱夫人才把廚房工作料理完了，就坐在飯廳的沙發中休息。太陽的暖光流穿過遊廊。

『天氣真可愛！』她深深的凝視着說。

她的丈夫在隣室的門口，正預備着出去。

『妳把我的制服已經收拾乾淨了？』他問。

於是她走進妻的房中，對穿衣鏡梳理着頭髮，碩長的體格，棕黑色的皮膚，寬潤的肩臂，他是具有這樣形態的一個軍官。

安吉麗凱夫人是在想着別的事情，她說：

『安道斯這孩子還不回來，我疑惑他又出去作什麼事情……啊！喬治！你對於這孩子有過度的偏愛。』

他仍舊是站在鏡子前面修飾着自己，沒有回答。

『是的』安吉麗凱夫人繼續的說：『你過度的偏愛，我常常對你說，對這孩子應該好好教勸教勸，我們全不知道他把錢都用到什麼地方了……，你看着……將來的結果不會好的……這……』

忽然他轉過了身體，一拳頭打在桌子上。

『呵！行啦！別再抱怨啦！』他說：『妳說！妳要我怎麼辦罷？昨天你是親眼見的，我狠狠的打了他一頓，這是給你解恨？等那一天把他釘在牆上，用槍斃了他，也許是你願意的。』

他扣上制服的鈕扣，氣憤憤的走出去，把門用力一摔，安吉麗凱夫人的腦袋搖盪了一下，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二

安道斯進門正在上樓梯，父親的臂肘碰了他一下，也像很注意他。安道斯急忙穿過這道緊張的空氣，把兩隻手插入衣袋中。

他僅僅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長得很秀美，健康的身體，活潑的精神，很有神的一雙黑色的眼睛，嘴



型長的又是那們高雅，但是嘴上仍舊遺有被母親毒打過的傷痕。

『野仔子！短教養的！一早晨沒回來！錢呢？把錢又作什麼了？』

在媽媽冷眼無情中的安道斯，扔給她五多拉馬庫在地板上。

『給你！這是你的錢』安道斯說。

『安道斯說：『是要我在這裏？或者要我出去？……』』

的臉色罩上一層青。

『不要再這樣！』安道斯那種銳利而憤怒顫抖的聲音『你知道我將不再受你的管打，你想生了我乃是為你作奴隸，那——你完全是錯了』安道斯屈身走到遊廊的玻璃窗前，玻璃窗正面对着那遼濶的海面。

『嗚嗚！你把我氣死罷！』她說着又，開始抱怨，哽咽將說話的音節破斷了……

『的確不是一個孝順孩子……一點不可憐他的媽媽……一點不管家裏吃穿，他……』

### 三

這個青年將他的眉毛貼在遊廊的玻璃窗上，他像是失掉了感覺一樣，他向海面上迢遙的遠望。呵！走罷！離開這裡。他默默的想着，緊閉着兩葉唇。到很遠的地帶去流浪，躲開媽媽的惱恨……

姐出嫁，自己的志願，對家庭的責任，完全就不必顧及了。

望着海，就滋生着一個意念：逃亡。

他的母親在身後仍舊是哭泣着，他轉過了頭向她看了一會，惱怒的。找到他的便帽。便出去了。把門用力一摔。

『牝狗的生活，牝狗一樣的生活，』他自言自語的走下了樓梯，台階上放着一盆秋海棠，他急忙一脚，把它便踢落在一家隣舍的庭院中，不久他到了街上，他大步的走去。他想：

『是的！他們就是這個意思：把孩子生到世界上來是為他們工作。我不也是和別的孩子們一樣嗎？先有一段美滿的快樂生活，以後便繼續着這生活的悲哀。我決定要把他們從這悲哀的境遇中解放出來，毀壞着我肺葉的健康是為三個卑鄙的姐姐收養……我決定脫走……我實在不能再忍受，我厭倦了。』

### 四

安道斯孤獨的出走之後，遇到了一個同伴，這同伴是一個裁縫的兒子。

『嘿！斯培歐斯，往那去？』安道斯問。他回答說要去辦一些事情，他父親還在等待着。

『傻東西，叫你爸爸去等着罷！你也不是奴才，不是嗎？』安道斯慫恿着他。『同我來，我們到鄉間去，吃紙煙。』

斯培歐斯楞了一會便隨他去了。當他們離開了城鎮，便又遇着了兩個逃學的孩子。於是他們在草地上浴着太陽光。有一個逃學鬼在模倣着他的老師，以後他倆便說着那鄉村土語。

安道斯站了一會聽他們叨鬼。他想他們是多麼頑皮，他招呼着斯培歐斯走開，突然他又自己走開，把他們幾個丟在那裏。

自己走到一座小山崗，便躺在草地上，他自己想着，今天的黃昏後將不再去那印刷工場中工作了。他很困倦，眼睛漸漸的發沈，身體像一片輕飄的雲彩。

『他們迫我去作這種工作』他自言自語的像小孩子一樣的叨咕着。他向遠處望了一眼，呵！那裏浮着可愛的雲，就是這新鮮的空氣，也將要被那不潔的地下室的印刷工場給使用罷了……他把新鮮空氣吸入在肺中，悠悠的睡了。

## 五

安道斯一覺睡醒之後，時間已經很晚了。星光在他頭上閃爍着，又想到還是得回返那幾個憂鬱的爲乾麵包而流汗的人的牢籠中時，在這美麗的夜色中，感人欲泣的夜色中，還把自己拋入那座牢籠中！對父母生氣，也可以說是對媽媽嘔氣，討厭她不願意再聽她那抱怨自己對於家庭責任。讓他們等待罷！就作一個報復留給他們。

他不但計畫，要弄出一些事情來使他們蒙受損害，要弄出一些事情來使他們知道厲害，這便是他要把房子放了火，然後再出走。

安道斯已經積存了幾個錢。幾天以來，每在黃昏時候，便有一隻意大利船停泊在這港口，午夜時便起航，他想找和他已經商定的那位水手，從此他便要悄悄的去到那遠遠地帶去飄流。

呵！那時作一個獨立的人，有一個自己的生活，該是多麼可喜的事。

安道斯抬起頭，瞻望天空的群星。伸着腰低聲打了一個滿意的哈欠，在冷風中哼了一聲像一個小動物，他開始又想到這個報復的結果將……。

安道斯的心中已經計劃好了，爬到那座峭壁的尖端，那垂直的岩壁深入海中。凡是願意結束自己生命而投海的人，多半是來到這裏自殺。安道斯也要來到這裏，把衣物留下一些，作爲一件投海自殺的憑證，同時也留下一封信——一件封筒信計——劃是這樣寫：

『生活厭倦了我。我所以要死去的原因，也是由於我的媽媽太虐待我。』

安道斯以失常的醉狀的快樂，跑到城鎮去。進入一家小咖啡店中，開始寫了這封信。

他爬上那峭壁，放下他的衣服和便帽，然後把信放在使人的視線第一步便會注意到的地方……

安道斯逃了。

## 音樂指揮者的故事

加

波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當着你有時想求助於別人，而不可能的時候。」音樂隊的指揮者兼作曲家凱琳納這樣的說了。「有一次我曾經遇見過這樣一件事：那是在利物浦，我參加了一個合奏團，你知不知道：我是連一句英國話也不會說，但是在我們樂師彼此之間，用音樂便可以傳達意思，而用不着許多的言語。尤其是如果有一支音叉在我們手中時，祇要輕輕的一敲，發出一個音階，用眼睛表示意思之後，搖動雙臂，便可以週而復始。」

「會以最精靈的感覺，表現過這些——譬如，當我搖動我的指揮棒時候，每一個團員都能够領略我所表現的意思，高歌着重扭的解脫和生之憂鬱。」

「我抵達利物浦時，有英國友人們在車站迎接，把我送到旅社中，我本應該休息休息，但是當我洗浴

完了之後，我便自己出去想散步，於是就迷失了道路。

「我不論是到什麼地方，第一是先尋求河流，因為一條河流所表現的；正可以說是交響樂編曲的場所，一面可以聽到街市的喧騰聲音，像是鑼鼓，羯鼓，號角與一些金屬樂器的合奏。一方面也可以聽到

大梵歐林和豎琴的絃樂合奏。在這裡你可以立刻聽到整個的都市。

「在利物浦的這條河流，我不知道是叫做什麼名字，但是它是黃色的河水和骯髒的河岸。對於這條河流，我可以再詳細一些解說那優美的咕嚕咕嚕落帆聲響，人的呼喊聲，咆哮，怒號，狂暴，吱唔呼哨着前進的曳船，汽船，倉庫和碼頭的起重機。我對於船是懷着無限好感，不論是那肥矮的塗着紅線的曳船，或者是塗着白線的定期航輪。」

「那麼？」我自言自語的「如果把海都聯絡起來，可以通達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我將能遊行到每一個地方。」以後我沿着河流便走下去。

「我走了有兩小時的光景。所經過的無非是些倉庫，廠棚，船塢。所看到的，附近只停泊着高崇像禮拜堂樣的一隻大船，傾斜的烟筒像的三個巨人。船上裝載的有腐臭的魚，出汗的馬群，黃麻，甜酒，大麥煤和鐵——你知道你從那裡獲得大量的鐵，那裡一定具有鐵質的氣味的。正當我心滿意足的時候，夜幕是漸漸降下了，我走到一片廣潤的砂灘上，看到前方有一座燈塔在發着光，也有些小的燈光在往覆的搖拽着，也許那就是海，於是我便坐在那堆積的木板上，感覺到孤獨的快樂，和流浪的喜悅。我靜聽那

海波的擊澗，像是默默的怨語，鼓動的我心臟發着隱隱的疼痛。這時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影子漸漸移近了。他們並沒有看見我，把脊背向着我坐下去，開始用極低的聲音談話——假如我是懂得英國語言的人，我一定要咳嗽一聲，使他們知道有我能夠聽到他們的談話，但是我除了會說『旅館』和『先令』兩字之外，任甚麼我也不會說了，所以我就沒有這樣去作。

『最初他們談話是用斷音，繼續着男人用輕慢而柔和的語調解說了一件事情，他像是到了言窮理絕的地步，以後他便突然的發了一些言語。那女人在恐怖和驚懼中向他又述說着阻勸的話，他緊握着她的手，在那疼痛呻吟中，他又強迫的要求她一些事，聲音像是從牙縫擠出來的一樣。這絕對不會是一双情的幽會的蜜語。一個音樂家是知道的——一個情人想用言語征服對方的聲調絕不採取他們倆人談話所用的音階和語調，情人彼此的會談像是低音的四絃琴，但是他倆所用的是高沉音，有如奏演單音調的急速的掠奪曲，那男人始終是在重複着一句短語。我對於這開始感到恐怖：這個男人是在恫嚇着這個女人。她低聲的哀泣着，曾經有幾次，她的反抗都被他強行的抑止住。她的哽咽，弱得也像一支銅簫，一管簫笛並不能發出青春的曲子。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怒，像是要進一步的強迫她或者是威嚇她。那女人的聲音掙扎着絕望的辯駁，驚愕喘息着，正像是一個人要在將要斷氣的時候你給他塗上些冰冷的糊藥。我連她的牙齒震動的聲音，都能够聽得到。那男人的聲音又在低低的幽怨着一些事情，用的是純沉音，像很多情的樣子，女人的哭喊也變成無力和靜止的抽涕，那意思像是即便是反對也不會發生効力的。這時那沉音

的情語又開始了，並加入一些不連接的，不自由而生澀的零碎語句。這些都是伴同了那女人無力的哽咽和哭泣所發出的。現在處於神經錯亂的戰慄下她已經不再反對了，但是她絕對不是爲這男人而戰慄。乃是因爲最近將有一個奇異的殺人發昏。這時那男人把聲音放得很低沉，開始用甘言來體慰着，用溫柔來威脅着。女人的哭泣變成了昏迷和迫不得已的嘆息，在這冷風呼嘯中，男人又問了她幾個問題，直到她

很明確的問答出來而首肯之後，他很着急的，於是他們站起身來，彼此分別了。

『你知道，我是不相信所謂預知，但是我相信的是音樂，自從那天晚上我聽了這些事就知道是絕對有某種事情是被那沉音誘動了。在那如簫音低鳴的相會中，是決定了一項恐怖事業。我也知道這簫音的歸返後，家中所發生的恐怖。她將要作像那沉音所告訴的計劃。我聽了很多，但是我聽的終不如我懂的多，我知道那種罪惡在進行中，我也知道那是怎樣一回事，這是兩種聲音的恐怖所告訴我的。無論是在沉默中，無論是在爭吵中，他們在音拍中已經表現出來了這些——你看音雖然是很單純的表現，但是這表現是比語言更透澈。簫的力量是很薄弱，僅依賴他自己是不能怎麼的，但是她能加強力量，她是手拿鑰匙引路開門的人。但是那粗暴的罵聲和那低重的沉音將動手作那個，當那支銅簫充滿了恐懼的時候，我已逃進那裡返歸城市，相信那件事情是在進行着。可是我必須要想法子去阻止那件事情，假如去得晚時，那件可怕的事情一定要發生。

『最後，我瞥見一個警察在街角落裡出着汗，喘着氣，於是我急忙衝現在他面前！喂！喂！我喊：



『有一件慘殺案，在這都市裡已經有人在計劃了。』

『警察聳聳他的肩，說了幾句話，我始終是沒有明白，主啊！我仍舊是我自己，我的話他一句也沒有明白。』

『殺人陰謀案！』我對他大聲的吶喊，他像是一個聾子，我又說：『你不明白嗎？有人去謀殺孀居的婦人，僕人和使女同謀！我的主啊！』我喊叫着：『修點好，看上帝的面子！』

『警察僅只在搖頭，說話的聲音像是：『去你的罷！』』

『你聽我告訴你』我在極力的解釋——我是在激憤，惱怒，狂暴，恐嚇之中——這『可憐的婦人』一定會給她的情人把門打開對於這點你可以賭你的性命。你絕對不應該使這件事情發生，你去探尋她——同時我又忽然想起來我連那婦人的樣子都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對他解說得清楚，『主啊！』我又喊叫了『這暴亂事件，就允許它發生？』

『這個英國警察默默的在睨視我是像是要撫慰我，我急躁的用手打着我的頭。『混蛋！』我在喊叫，我已經忘了什麼是我，『那麼我們自己去探訪她。』』

『這完全是狂氣迷心，我知道。但是，某種事情必是已經作了，那人的生命一定是在危險中，我衝入利物浦找了一個整夜，並沒有發見有任何人潛入人家住宅中，這實在是一座不可思議的都市，夜中是如此死寂……第二天的早晨，我坐在路旁的青石上。疲倦的喘喘着，那警察突然又遇到了我，他說：『走罷！』把我就帶到旅館去了。』

『我不知道在那天早晨我怎樣的指揮着那次試驗，但是最後我把指揮棒丟在地板上跑到街心去，賣報的童子正在喊賣夕刊。我買了一份——出現在一個大字標題『慘殺案』題下是一位白髮老婦的照片。』

譯者註：

捷克拉斯夫雖然以新國家的姿態出現於歐洲，但是，他有最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尤其是國民對於藝術的尊崇與愛好，從他們的歷史中，我們可以觀察得到。捷克的戲劇，在歐洲一向是佔有最高評價的。

在這裡我們就要簡短的介绍 CAPER，他最初露頭角於人民劇場 (NATIONAL ART THEATRE)，嗣後退出人民劇場，加入市民劇場 (VINOHRADSKY ART THEATRE) 一直到現在，他既是導演，又是演員，除掉寫劇本之外，長短篇小說，童話，也都具有特長獨到的地方。

他於一八九〇年生於 BOHEMIA 山地。父親是醫生，所以督促兒子學自然科學，後來他曾到柏林和巴黎研究過哲學，會對傑姆斯 (WILLIAM JAMES) 杜威 (JOHN DEWEY) 衷心傾倒過，他自己曾說過：『美國哲學給我的影響最深』。他關於哲學也有著述，也曾翻譯過法國詩歌。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〇年他的處女劇本活躍在戲劇界的是盜人 (THE ROBBER)。

# 新 草 舍

戈  
魯  
外  
魯

經過陷沼有一條岔道。大衛米爾德停在那裡用清亮的水洗着他的手和臉，那清亮的水是永遠潺湲的流在那座木橋下。每一天夜裡，當他作完了工走在歸途，他必須停在那裡，看着有更多的小河流的出現比昨天晚上。

兩個月以前。他開始去伐造新草舍的樹木時，那弱的水流所能沖下來的小樹枝和濕亂的小木塊像沖積的沙灘一樣。以後，大雨停止了，這塊陷地是變得更泥濘更鬆軟了，不很深的泥層，上面遮蓋了一片看似乎沒有什麼危險的腐草，綠色的鳳尾草和亂爬的野藤經過了春天和夏天現在儼然是遮隱着那口泥陷坑，呈現出和實地一樣光景。

大衛一輩子便是生活在這陷沼的附近，他是屬於天性的知道這陷沼是有多麼危險。

當他小心的走過那條用巨木結成的險橋達到陷沼的彼岸時，大衛就開始很快的跑其餘的那一段走向家。中的道路。從那所舊的草舍到陷沼不過一英里，穿過一片蒼老的松林時，小路是變得很狹很彎曲。

月亮發着光。像是在白天的森林中一樣亮。他看了看晴朗的天空，於是他跑的更快了。這地方依然是和被松林環繞着的地方一樣死寂，從煙筒中也看不到有被煙帶出來的薄微火光，假如不是他從前會來過這個地方，他一定會認為這是一片沙漠。

無聲的推開了前門，大衛靜聽了一會，從那面破壞的窗牕隔板上透入暗室中的微弱的月光，又照耀在牀隙隙地。他回手帶上了門，靜悄悄的走入室中，從那裡他可以看見桌子，椅子和牀的略圖，在這淡弱的灰光中，所有的東西都像是被一層亂踏過的灰土所蒙蓋一樣。

大衛走到一個木箱旁邊，在黑暗中摸索着，他終於找到一隻松樹亮子。便擦了一隻火柴點着它。立刻發出了顫抖的火光，滴着松油的聲息。他便拖了這一座火焰放入了火爐中。向四周一看，全室都被黃色映照著充滿了生氣，閃耀着的光波。桌子椅子，和牀鋪都是像第一天買來那樣的光輝了。

珍妮神經過質的起身坐在牀上，被從她的肩上滑落下去，她的衣服也從她的胸前蛻下，她在沒有睜開眼睛之前，她已經對大衛微笑着。他走過去看她的時候；她是揮拂着散在臉上的頭髮。

『你睡了多久，珍妮。』他問。

她微笑着，搖着頭。

『我猜想，我今夜又回來晚了。』他懇懇的說『太陽落了的時候月亮便上升出來。於是我又繼續的作了一會工，我打算把這間新草舍能怎麼快就怎麼快的把它完工。』

珍妮把被窩推在一旁，身體移到牀邊腳趾接觸在冰冷的地板上。

『讓我多等一回，把這火拿到竈裡去』她說：『但是我這樣叫倦，我不能再醒着。』

『我很掛心：你的晚飯到現在已經冷了，大衛。』

他始終是在那站着，一絲苦笑從嘴角跳出之後便散在了全臉，看着她站起身來，當珍妮要走向廚房去的第一步，大衛急忙的搶過去用双臂甜蜜蜜的把她抱向牀去，在牀邊上托了她一會，然後便緊緊的擁抱了她，使她幾乎透不過一口氣來，他用嘴吻她，放她向牀裡。當她的身體落下的時候才緩過了一口氣。跌落的距離雖然是二尺，但是她錯覺到有十二尺高。

『不要掛心我的晚飯。』大衛說了，向她笑着：『我就涼着吃罷！』

她離開了她走向廚房去，他感覺到四周是這樣的黑暗，直到他尋求着了麵包和土豆子。便拿着一個玉蜀黍麵的餅子和一葫蘆瓢土豆子回到屋中，坐在牀邊上。這時珍妮被他開的已經很清醒了。

『新草舍是幾乎要完工了嗎，大衛？』她問。『我一天的守在這裡真是又駭怕，又寂寞。』

『再過一星期我們便可以搬進去，也許用不了那些天。』他告訴她，輕輕的點着頭：『我就要快些鋪地板。以後我們就搬進去。窗戶的隔板等我們搬去之後再說，無論如何用兩天工夫也會作完的。』

松樹枝子在火爐中發着閃動的光波，火焰已經熄滅了，草結已將全部燒完。

大衛端着土豆子皮到廚房去，當他回返的時候，他很快的脫了衣服，鑽入牀裡。

他倆睡在一起經過很久，誰也沒有說什麼。珍妮移擠了好幾次。大衛用她的頭髮烘暖着自己的臉。

當他要沈睡的時候，珍妮才開了口，囁咕了一些事情。

『我不聽。』他說然後把他的頭移開一些。

『那好多事的老隴根今天又來了。』珍妮像是堵塞着嘴似的說。

大衛一翻，身用兩肘把上身支持起來，他的目光射過了黑暗，落在珍妮的臉上。

『他要幹什麼？』

『我告訴他，我用不着他替我作什麼，並且任什麼事情也沒有。』

『他說了些什麼？』

『他說的話我一點也沒有注意，我告訴他走開，去專心自己的事務，他向我媚笑着，無論如何也不走。』

大衛的頭又沉入枕頭中，兩肘急劇的從身下抽出。

『也許是龐猜想我已經搬走了，祇把你拋在這裡。』大衛慢慢的說。他尖喘着氣息，隔斷了字和字的聯繫。『也許他猜想我是在陷沼的彼岸又造了一間新草舍是爲了新的愛人。』

珍妮是蟄伏在他的腋下，溫暖着她緊貼在他頸上的頭和臉。

『我決不在意他是怎樣想。』她戰慄着說。『我實在是討厭他天天用整個的下午坐在這裡來看我。使我那樣的煩惱，使我什麼也作不下去。今天，我總想拿一根手杖鞭撻他所應得的。』

大衛的兩肘又將身體支起來。凝視的目光穿過了佈滿在室內的黑暗。珍妮靜悄悄的躺在他的身旁。直到珍妮又在顫抖和悸動的時候他沒有說一句話。

『下次麗再來的時候，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不准再來打擾你，我要在他的淫威下保護你，我一定這樣作。』

『他說了一件事情：他時時要到這裡來。他問我不覺得對不起他嗎？明明能和他結婚偏偏又嫁了你。』

『這件事情你怎樣答覆他的？珍妮！』

『我告訴他，直到今天我若不能嫁你的話，我也決不會去嫁村中的任何人。』

大衛用雙臂環抱了她，緊緊的抱着。珍妮啜泣了一會便平靜的睡下。大衛感覺到她的氣息緩和而呼吸漸高時，他的雙唇印在她的前額上，閉了他的眼睛。

在午夜過去了一些時候之後，大衛忽然意識作用的醒了，一秒鐘的期間使他更清醒了，他很奇怪是什麼會使他這們早便醒來。他靜聽着，頭從枕上擡起來。但是什麼也聽不着，在小舍的外邊，松原一哩又一

一哩的綿亙到很遠，附近十二哩沒有人家，他所能聽到的便是死落的樹木發出若斷若續不自然的磨擦聲響，和遠處 Babou 鳥的哀啼。這時候。除掉這些音響之外，便是一片死寂。

不久他又躺下，但是他再也不能入睡，他仍舊是靜靜的躺着不願意擾醒了珍妮。他在那裡不能入睡的時候，又計算着還有多久天可以放出曙光來。他又想假如在這夜中自己去作工之後，麗要是來了，又怎麼辦呢？他越是想，覺得麗越有來的可能性，他轉過了身，從破碎的窗戶隔

板的裂縫，看見月光下的松樹，很清楚的佇立在花園的旁邊。

去年麗就有意思和他為難，假如麗他知道把珍妮不能弄到手的時候。大衛也常想到喪命這件事，自從三星期以來，大衛是每天更不能忘掉了這件事，當珍妮告訴他，他去作工的時候麗會到這舊草舍中來。麗是一個松脂油工人，他住在一所小棚在奧奇支喬貝的泥沼的依斯特阿美。他走的時候還對珍妮說過，他永不停止來打擾她，直到她離開大衛去和他同居才算拉倒。有一次大衛在依斯特阿美附近的一家小舖，麗也對他說過同樣的事情。大衛是帶着訕笑意味走開了。從那以後幾星期以來，麗是每天都到這間舊草舍中來的。

自從昨天夜裡，大衛醒後躺在牀上想着究竟要怎樣處理這件事情，他不能立刻搬走離開這泥沼。因為在這裡是他和珍妮唯一的家園。

就在破曉的時候，他起身穿好了衣服，沒有叫醒珍妮，他到廚房裡喫了些冷的玉蜀黍餅和甜土豆子，



這時太陽已經出來了。在起身之前他，又看了看第二間屋子：珍妮依然是睡着。他輕悄悄的用足足走到廚房，爲了對小舍另一天的工作又走上那條狹的長路——三哩長的距離。

一小時過去了，珍妮還沒有醒，她翻了一個身。最初，她看看大衛以爲他已經醒了，當她發現他已經走了的時候，她坐起在牀上，下地又跑到廚房，當她來到階前的時候，她很清醒的知道了大衛已經去工作去了。

在她煮好了早飯和把屋子收拾完了之後，她又去到花園裡散步，這些事情過去之後，時間還僅是在早晨，她於是開始用一把很遲鈍的鋤在割着野草。那些蔬菜是她和大衛在一月以前栽種的，現在已經是受大地的水氣和陽光培植得很茂盛了。她用那不快的鋤一直割到連一根小草也沒有的時候她才離開了第一條壟。

在午前，她一擡頭看見龐坐在花園一株斷根殘松上，雖然是她看了他一眼，最初他並沒有說話，她沒有方法知道他是那坐着看了她有多久。珍妮最先想到的便是她下了鋤跑回廚房去。當她正想往回跑的時候，她又想起來龐一定會跟來的。她沒有辦法。她須要快些決定的便是她安身的地方。

直到半點鐘過去了之後，她始終沒有敢向龐坐的地方看一眼。她知道他仍舊是坐在那株斷根上，因爲從她眼角的外部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她已經打定主意：即便是在那坐一天，也決不再向他看一眼的。最後，她再不能忍受了，龐坐在那裡已經有一點鐘或一點多鐘了。削着一枝棍子對她微笑着。珍妮丟

下了鋤驚愕的表情浮在滿臉。

『今天你還要作什麼，龐？』她對他吶喊，頓足，用拳頭打着自己的屁股。

他沒有說一句話，他僅僅是更優閉的對她媚笑着。

『我要你滾開這裡，讓我和大衛單獨在這裡。』她憤然的說：『我們不願意你幫助。』

『大衛不要，但是你可須要。』龐說，交換了他交叉的腿，『不是那樣嗎，珍妮？』

『那是一個天大的謊。』她說：『你正是想爲難我嫁了大衛，不是嗎？』

龐從他套褲上用手掃落着碎木片。

『你應該改善自己，珍妮。』他說：『現在就是極好的一個機會去作那個。我已經着手建築我的新小舍，可是大衛他還沒有。』

『那又是你欺騙人的大謊。』珍妮說：『你連你自己的小房還沒有蓋，你是知道的。』

『你怎會知道這們詳細：我是作了什麼或我沒有作什麼？』他說。

『大衛告訴我的。』

『大衛關於這種事情是不會照實告訴你的，因爲現在我正是爲自己預備着一切。』

珍妮不能不回答他，她也想到也知道他說的這些事情，是故意引誘她來和他談話。

『大衛爲我們蓋的小草房幾乎就要完工了，你連你自己的小房還沒有開始，龐！』

龐站起身來，走過了花園，走到了田壠。一直踏在她的鋤頭把上。

『假如有一夜大衛經過陷沼時候，走在那條巨木上滑落下去，小舍也許永不會建造成功的。』龐說，向她點點頭。『無論如何，一個人在夜間渡過那條陷沼是很危險的，假如有一片雲很快的正當一個人經過陷沼才一半的夜間忽然把月光遮隱了。他將會看不清其餘一半的前路，特別的是滑行的木橋上。假如他又一着急，想快些走過那條木橋，那們他一定會墮落入生滿了很美麗的鳳尾草和爬籐的陷沼口中。我會見過那陷沼中的黑暗，真是伸手不見掌啊。』

珍妮伏下身去拾那柄鋤頭，龐踩着鋤頭把，使她不能拿起來。

『那並不是假話，我企圖用它來騙嚇你。』他說，對她搖著頭。『那的確確是事實。』

『他不會在黑夜失足從那條狹的木橋上滑落到泥沼中？』龐說，他的頭是左右的搖擺著，『可是我從前見過有這種事實發生。』

珍妮把眼睛閉了一刻，自己祝福著，願大衛在黑暗降臨之前離開那座新舍。

『有些人是由於不聽話，常常是後悔的。』龐對她說。

他已經又走向她兩三步。她忽然的覺醒了，他更向一步把她捉住，珍妮想從他手中逃脫，但是她的衣服是太舊太糟，她擔心若是向龐一掙扎就會撕壞的，龐用兩手抱住了她想要吻她。

『假如大衛若在這你決不敢這樣作。』珍妮說。

『爲什麼我不敢？』他笑了。『他又能把怎麼樣呢？』

她把他推開，用兩肘盡力的掙扎，以後她又用很大的力量打他，他始終是晒皮笑臉的。

『我歡一個女人使用她的武力。』龐說。

他用兩手捉住了她，她的衣服撕得像大街上的報紙，從肩上或胸前滑落到腰部了，當她想掙扎去遮隱她自己的時候，才感覺到她是被很大的男子肌肉力量在束縛著。

『你若是越掙扎，你身體將赤露出來的越多。』他對她說。並且嘲笑着她企圖連續着那撕破的衣服，衣服已經是被撕到背部和腰部了，她又感覺到熱的太陽烘烤着她的身體。

『若是再來，』龐說。『你若是掙扎，那一定會使你的衣服更加粉碎。』

珍妮的脚步，緊靠近龐。過了不久，她用全身的力量推他，他便向後一閃，她終於眼看著他的腳踢在空氣中，高度超過了他的手。他蹂躪了幾乎兩堆洋葱和蔬菜。

她用全力的逃跑，手還握著碎衣，珍妮跑到安全的廚房，她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又把桌子推去頂上了門。

龐繞着房子走了好幾圈，像是一個狗圍繞着一隻陌生的獸它不敢衝上前去。他從窗戶向裡看一看。從前面又走到後面。但是他沒有去敲打開它。不久，他又坐在距前門僅六步遠斷木的根上。

陷沼去了。龐距離她有六步遠便一點也看不見了。他僅僅能聽到她的聲音。但是這是足以指示他們所去的方向。

『珍妮？』他喊。『珍妮！回來，你不要乖，你不能渡過陷沼，回來，珍！』

珍妮沒有回答他，他開始向那走向第一條狹木橋的方向趕去。他察覺不能看到也不能找到前路的時候他才站住。他靜々の聽着。他一點也聽不到珍妮的聲音。他失望了，伏下身去用手和膝，沿着那條滑滾的木橋摸索着前進。每經過不久的時間他便停止住呼喚着珍妮，靜待着她的回音。他停止在陷坑旁的小路上。

到早晨，陷泥又將封口，再沒有辦法了。龐到小路的盡端，實地的地方。他坐下待着早晨的光亮。他想着要怎樣去尋找珍妮或者是大衛的足跡。

譯者附記

作者於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降生於畿內區。他的學校教育是：高等學校一年，預科二年，法學校一年，威幾尼亞大學三年。他的生活很豐富：作過棉花工人，煤油工人，運炭夫，洗玻璃瓶工人，廚子，舵夫，儲藏室司事，報館通信員，他曾耕過棉地也撿過棉花，他曾收過毒和甜菜。他的名著是烟草路 (Tobacco Road)。已婚，現在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

## 書

戈里基

在公園里，一個仄小而腐舊的別墅的牆的旁側，從屋裡掃除出來的灰塵里，我看見了一冊被拋棄的書，看來是它在此已久，經過了秋天的雨和冬天的雪，上面蓋着紅色的針葉，和一些褪了色的去年的葉子。它被春天的陽光晒乾了粘貼污穢的各頁，現在已竟不能讀念那些二行行褪色的字母，是表現些甚麼話。

我用皮鞋的前尖撥動它一下就往前走去，尋思着：也許這是一本費心血寫成的好書，並且有不少的人讀過它，被感動過，批評過，模倣過，思想過，也許它很豐富地貢獻些個新的思想，在冷清寂寞的當兒，用自己的暖氣溫暖過許多人來。

我回想起在童年和少年時代，書是我怎樣的一個朋友，尤其是在我明確底記憶中，是那伏爾加河和頓

『我若是願意進去的話我能進去。』他對珍妮喊着。『我一點都不費力量便可以把窗戶打得碎開。那我滿可以進去，假如我要作，但作我忖度我要等一會。』

珍妮靠着牀蜷縮在地板上，抖顫着，哭泣着。

不久之後，她想起來她是聽了在戶外有聲音傳來，她用手和膝爬行到窗下，從破碎的窗隔板向外窺視。龐是慢慢的走向那條往陷沼去的小路上，他也沒有回頭看一眼。

威脅從她身上解掉之後，她又爬到了牀上，便橫着睡下，她哭喊着一直到失掉了意識。

在她醒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她跑到窗前，看着天色，太陽是早已落了，空中一塊一塊的黑雲，向着明月飄流。

在她十分清醒之後。她走到門口，又返歸到窗下，她自己不知道她往返的走了多少次。她翹望着，每當走過一遍之後她便感覺到身體發軟，她躺在地板上哭泣，顫抖，一直到她軟弱的跪下。

最後珍妮開了門，在月光掃過的前園尋找着，仍舊是沒有大衛的影子，最初她是在那裡依廼着，希望補救她心靈的遺失。以後她就轉向那條小路，一直跑向陷沼去了。

距陷沼還有幾碼遠，便開始走上了單木狹路，她忽然停止了脚步。在她沒有走在這些陷沼所生的亂草之上的時候，大衛在過去是常常的帶給她這些——她慢步的走着。她每一步都用腳試探着滑度。在這條靜悄的長木上。當她在還未走完第一條木橋的時候，她自己覺得脚步忽然向後退回來了。

雖然她覺得有生人的臂在抱住了她的腰，但是她不能够回身，她又察覺出是龐又來捉住了她。她又不能哭喊，一直被拽着退返那條木橋的一端，蹙上了實地。

龐把她放下，把她推轉過來望着她的臉。他依然是對她笑着，笑得像午後坐在花園在那株斷木根上一樣。

『你來晚了。』他說

『大衛呢？』珍妮喊出。

『大衛？』喊回答。『我還是那們猜想。我自己，方纔我說的是對了，我不知道現在他是在那裡。』

『你知道，龐！大衛呢？』

他更緊的握住了她，手指用力的握着她的膀臂。

『我已經得了一個很正確的信念，雖然我不能證實它。』他說。『我不能證實的理由就是因為我沒有親眼看見。在這裡始終是黑暗着，一片雲彩從月亮下經過的時候，幾乎是伸手不見掌。』

『你告訴我大衛是在那裡？』珍妮急喊着，用手拍打着他。

『我的意思告訴你，也許大衛在過這陷沼的時候，失足滑落下去了。也怨他太糊塗，不應該在有雲的夜裡渡這陷沼的。我實在駭怕，若是我，我真不敢。』

珍妮撕脫開自己，逃離了龐。龐在後面追趕她，如果他 not 扶助她，她恐怕要滑落下去，她是一直跑向



小火車站座落在一塊張蓋着稀薄的灰色小草的原野上，和在冬天被大風雪憂愁的歌聲衝破的空曠與靜寂里，夏天，小火車站上有着蚊陣的悲鳴，在這紅色的原野上充滿着嘲笑聲，和獾鼠的唧唧嚙物聲。在炎熱混濁的天空里，靜悄悄地旋轉着些鳶鷹，像輪盤似的。

有的時候，你若從站臺上向原野遠眺，在空曠的鉛色的大地里，會給你湧起波紋的反映景像，在土崗上，獾鼠們銳利的鼻子敏捷的前腿，安靜地站在自己的洞旁，除此以外，便甚麼也沒有——呼吸着這空漠，是會從這無聊的憂鬱把心臟縮緊了的。

僅僅依稀地望見那毛哄哄的牧者，像是神聖的隱士，從圖畫中走出，領導着羊群從南往北走去，在靜寂的原野里飄過來他們稀有的呼聲。

『路——爾——與——路——爾——鳥。』

風在颯起，小火車站被零碎的污穢的塵沙撒滿，傳來德洛孚（鳥名）傷悲的哀鳴，和獾鼠的呼叫聲——一會又都寂靜，生活便就陷在了這沒醒時的夢寐中。

那邊，原野的窪地里，隱約地現出哥薩克的農舍。在車站的後方向伏爾加河方面，五俄里的地方，連接着那不毛之地的別司基村；在冬天，從里那常常向這邊走來活潑的姑娘，打掃車站附近的道路，夜里，她的弟兄跟她的父親，便會到車站上來偷盜雪障當燃料燒，或是從貨車中向外盜取貨物。

最難苦的便是在那酷熱的夏夜里；呼吸着在那狹仄的小屋中，腥臭的氣味和蚊蟲就不容許入睡；所有站上的住民全都走到站臺上，沒意識地散步在各處，因無聊而激起喧嘩，一些咆哮的哈欠，不眠不健康的苦訴，和一些虛妄的問題，使站上值班的人都焦燥起來。在院子里，踱着像患着夢遊病似的女人，她穿着白色的衣裳，光着腳，披散着頭髮，那旁點着的火堆，上面蓋着些乾柳樹枝；當沒有風的夜里，這火堆的煙，上昇直若一根灰色的柱子，那些沒有被逐走的蚊蟲——牠們生在了伏爾加河的死水灣邊，黑雲似的飛來此間，在乾燥的原野上，給人們帶了些苦楚和自己的滅亡。

在這寂寞的蕭靜里，從遠處又傳來笨重的聲響，車站被纏繞在轟轟的鐵聲的包圍里；鋼軌在歌唱着，煤氣燈也被震動，也不是誰似睡不睡地在喊道：

『第十三次列車進來啦……』

從原野的邊際，往這黑暗的皮膚，衝刺進紅色的光芒，黑夜負了傷，沿着大地流射着濕潤光亮的烏點，像流血似的。

漸漸地走近，光芒分作了兩條，這正像黃色的恐怖的眼睛，一切都戰慄在那激動的憤怒里——向這間房子的車站，從夜底深處爬來了一個厲害的怪物，被滅亡威嚇着，曉得：這是貨車，但都預想這是別的，即是更恐怖些，也還是愿意別的！

當客車走這車站，人們都泰然地加強了人生不動性的印象，深刻了人生隔離的意識，火車在車站停一

分鐘——從車窗里，跟像片從鏡框里一樣，也不是那的人，在望着自己；女人迷離的眼睛，像是黑暗中點起的火把，人們的心中被這溫暖光線的感動，而浮起轉瞬的微笑。

震怒的汽笛聲——同時白雲似的蒸汽中火車又往前行，人們的臉都在車窗中奇異地向着一方面歪扭，而向旁側延長。

在這短促的來當，會叫你很快地習慣着，每天從你身旁經過的，總像是那一個司機，火夫，車隊長，大概永遠是他們那幾個人——這便像蚊蟲一樣對他們也區別不開了。

這火車站上供職的一共有十一個人，四個——帶家屬的。全都過活在玻璃器罩着的生活里，每人都知道關於人間甚麼用不着知道，並且每人都明白別人；甚麼愿意知道和不愿意知道。每人都像裸體的似的走在別人的前頭；當人走到最初的順境時，是會被憂鬱強制着，而公然吐出來衷腸的懺悔話和一些不潔的話的，玩過紙牌，狂態的飲過酒，有的時候，因酒醉而起的懊悔和煩悶，互相間激起粗野的越軌。有一次晚上，站務夫克拉馬林告，年青貌美的男人，走到澆油夫耶告利沁的窗前，他是一個篤信上帝的禿頂的老頭兒，有女人的，女人是哥薩克的孤兒，高高的身材，挺沉默的——他走至窗前脫下上衣開始在窗口怒喊：

『耶告利沁，出來，老狗！出來，脫下衣裳試試，叫女人看看，到底是誰行！』

哥薩克的女人正洗着衣裳，一杓熱水揚濺到克拉馬林的身上；克拉馬林告叫着跑去去了荒原。耶告利沁反用帶螺旋的鑰匙打起他底女人來。人們趕忙把他女人拉開，商議着把她送進城里醫院去，但是這哥薩克女人却拒絕了這些。

『不用，不用，這怪我自己，幹麼我那樣地愛護他。』是她說，她躺在院里，用抹布包着傷口，圍着深藍色的眼睛，用她底小舌頭舐着嘴唇。

『我把他燙傷了麼？』她重複地小聲地問着。

『唉呀，沒臉的女人。』幾個女人和姑娘們底私語。

耶告利沁鎖上了門，跪坐於肥皂水中祈禱，人們全在窗中窺望他，全都在罵他。

次日的清晨，克拉馬林告帶着帳本走出站去，是在頓河方面；他一直地沿着鐵路走，高高地揚着腦袋，正像觀兵式里的兵丁。

幾天之後，耶告利沁被調到別的站去。

『這個，兄弟，也不能幫你底忙。』是副站長告利都諾夫對他告別的話：『除非是你轉到地底下去，想躲避這不幸，除了地底下是沒路的……』

x

別特路·依個那告耶維赤·告利都諾夫——真是一個奇妙的人哪，他永遠是半醉着的，好說話的，按

說他應當對人生有點認識，但他却竟是些不明白的表現，甚至竟不願意被別人理解他。

枯乾的瘦弱的他搖動着紅色額髮的腦袋。被金色睫毛遮蓋着灰色的眼睛，厲聲地質問着我們——我，司磅員，和我的伙伴，電報生駝背的猶金：

『給哪方的神仙幹活，伙計？可笑啊！』  
或者是問着自己：

『莫非說我就爲這些活着麼？好給蚊子吃？』  
我們，就是我和電報生，常常熱烈地談論些關於未來的事，他却在嘲笑着我們：

『可笑啊！你們問我：十年後的今日今時，有甚麼變遷？我正確地回答你們：還是這樣的，二十五年以後呢？就是彼時也還是這樣子的……』

有的時候，我跟猶金讀着司賓塞，他聽見了就問我們：

『英國人？』

『對啦。』

『哼，簡直是扯淡！英國人多嘴也不會告訴我們真理的。』  
立時就不再聽我們讀司賓塞。

常有時候告利都諾夫又在發作他那固執的矛盾；他用手指捻着他那已將嚼盡了的鬚鬚，用他微細的神經的喉嚨，堅決地講給我們，甚麼潘·特五拉道夫，較比浮士德描寫的好，可是屠格涅夫也幹過馬販把的生意。或者搖着左手高聲喊道：

『一切我們的作家都不是俄國人，普希庚——阿拉伯的種生，茹果夫斯基——土耳其人，萊芒多夫——

英國人，他們那一個是俄國的，他們全是些私生子啊……』

他是突拉佑衣斯佑牙州一個牧師的兒子，在達姆包夫地方宗教學校念的書。

『學會了喝酒，就進了街站的大學，』他在述說着，灰色的眼睛現出來綠色的憂愁。『在醉態中弄得了教授的衣冠，這付甲冑又被喝去了，可笑啊！我很自由地混完了大學，離校後，五年間從事於各種事業，不知不覺地弄上了一個老婆。從這時候，這付機械就停止了運動！』

女人跟他別離開，他就同着他那六歲的姑娘住着。紅毛的小姑娘，嚴肅安靜的態度竟像成年的人。她安祥的青白的小臉，宛如隱藏在金色的裝飾中，昏暗的眼睛集中地看着各處，微笑在她的臉上很難找到。全站的住民，都深刻地愛着她，這愛是含着懼怕和謹慎的，男人們當着她，都不意好思高聲地吵罵，女人們都拿她作比諷來管教自己的孩子。

『你看，人家小月拉赤佑，多們溫順，規矩……』

103 父親稱呼着閨女底名子和父名——『月拉·別特洛夫那』，他對她取着不明白的態度——他好奇的恐

怖的態度，像有甚敵意在暗中隱藏着似的。

在站前狹仄的軌道上，正操轉着機關車，火車是由頓河方面或伏爾加河方面駛來的，月拉·別特格夫那，戴着金色毛邊的包頭巾，不慌不忙地越過鐵軌，在兩個機車之間，隱約地望見她瘦細的小腳穿着紅色絲襪在發閃亮。她是往那荒蕪的原野去採取點野生的貧弱的花草，她手里拿着柳枝的鞭子想捕捉幾隻獼鼠。

在站臺上或是從車站的小窗戶里，她父親正在偷望着她，他嘴里咬着鬚鬚，迷縫着那金色睫毛的發炎的眼睛。

『別讓她在鐵道上走。』大家對他說。但他却平心靜氣地回答……

『不要緊，她會加小心的。』

你看她常常自個徘徊在空地上，在距車站一里左近的所在，向那鮮花野草禮拜着，這些都會使她底父

親和全站的人增加不滿——在這寂寞的半昏迷的生活里。時常在夜間，她跑到我那去，從脚底到頭上包着那灰色的肩巾，樣子好像一隻蝙蝠，急遽而安靜地說。

『你來呀。我底父親又昏醉得要死呢。』

她用手牽着我，我便忙地跑去告利都諾夫底房子。

他正在地板上轉動着，灰色的臉還喘着氣，圓睜着眼睛，活像淹死鬼。幾滴鹽鹵液汁混合着水灌進他的喉嚨，他甦醒着肚里直鳴，小姑娘在一旁狠心的安靜的口吻問着他：『還沒死？』

她坐在地板上，在她父親底頭旁，用手摸撫着他那粗糙的臉。自言自語地：

『唉呀，喝這樣醉，不幸的……』

猶金愛着這小姑娘，比別人都甚，他曾幻想過：

『若是我的母親還在着，或者是哪個糊塗女人肯嫁給我這駝背的人的話，我一定把月拉赤佑討過來。爲甚麼她竟屬於告利都諾夫？』

他很勇敢地憤慨地傾向着悲觀主意，無論甚麼時候他心底深處關於生活改善總是存着憂鬱，他更永遠地柔和地同情于別人。

『一切多麼悲哀啊！』有的時候他這嘆息着。夜間，我們值夜班，我們讀着任何一本書，都會引起他關於這些的談話，他總是『人們多麼悲哀啊！』

這感情他不斷地用在酒醉的或疾病的看護上，和給別人排解家庭間之糾紛，並且常用書信去說服電務段的同事們，一個他勸他去結婚，一個他勸他去彈楚亞鈴，另一個他勸他去托爾斯泰主義的村莊去。

多麼關於他這些我多少發點譏笑，他便嚴厲地反駁：



『不然幹甚麼？在這冷水般的生活里又能幹甚麼？』  
我們倆人同是熱情的讀書愛好者，我們有着飢餓的慾望，不分晝夜地讀着書，只要有空閑的時候。

書它給我們指示出真正的人生，從世界里，從這死悶空虛的世界里。很快地我們讀完了所有的書，就是這伏爾加河跟頓河中間六個車站上所能見到的書，於是就臨到這精

神飢餓的時期——只有生活在我們這空曠的荒原上呼吸在濃厚的無聊的領域里的人，才會知道這苦楚悠久的苦惱中我們尋找着好的書籍，但除了歐克列依赤的小說和那腐舊的尼瓦河跟一些乏味的東西外，便甚麼也沒找着。

告利都諾夫又在嘲笑我們了。  
『伙計們！幹麼這樣的頹廢？可笑啊！』

一次他可憐我們似的提起：

『我有朋友在岳拉赤地方辦了份雜誌。愿意的話——我給要點？』

我們親切地懇求他，他笑着答應了，幾天以後客車的押車員給告利都諾夫帶了來一個包裹和一封信。『就是這雜誌！』告利都諾夫說着得意地搖晃着包裹；但等他念過信後，又咬着齧子，呆視着，把包裹

裹放在腋下，用胳膊肘使勁地夾着它。

『噢，給我拿這來。』猶金張着嘴堆笑地請求他。

告利都諾夫一端肩拿出他站長的聲調說：

『趕趟，別搶！』

猶金驚訝地往後退了一步；他和告利都諾夫是挺好的朋友。多嘴也沒有過這樣粗暴的聲音。

『我太操心啦，我得先念它。你們以後再念！』乾燥的，憤怒的，告利都諾夫補充了一句。

這連我也生氣；以前在一塊讀書，是讀出聲來，誰有閒工夫誰就念誦着。書本老是放在面前，在電報室里。

『你虎甚麼？』猶金問他；但是告利都諾夫回答的聲音也更嚴厲：

『退後些！我要念書是為的修養精神，可不是為鬪口或論爭，念書得沈默，但你們却在議論着，為甚麼這樣，為甚麼不像我說的那樣——我真厭煩啦！我要一個人念——你們滾一邊去吧！』

他把書鎖入自己桌子的抽屜，一直到交班也沒跟我們說一句話，怒惱地四顧着，像是有甚麼恐怖的事似的。當他交班歸家時，猶金對他說：

『躺下睡覺時，把書放在看得着的地方，我好去拿來。』

他僅僅微笑着，沒有回答。

約有半個小時後，猶金向我提議：

『去吧——啊，拿書去，他大概已昏昏睡過去了。』

在白天午後一點半鐘，不斷地豐富的大雨降落在地上，然後在洗淨的天空現出來炎熱的太陽，豪爽地

晒曬着大地——現在，荒原上又充滿靜寂和悶塞，如同在澡塘中，在黑雲的中間蔚藍色天之深處，幾顆

金色的星辰，朦朧地閃爍着——這夜里所有的一切都呈着消滅的景象。在我的前頭，像領道似的跳出一

隻青蛙；遠處又聽到火車的聲音，從水樓子那邊傳來猶太燒火夫幽揚的歌唱，他是個斜眼的人，紅色的

嘴唇現出來悲哀的微笑——大概甚麼也拭不去他這笑容，從他尖銳的糖紫色的臉上。告利都諾夫的人，紅色的

射出來黃色的光芒，照在了地上，看見了昏暗的木堆中的舊枕木，和白楊的細幹。透過那窻框上搖曳的

棉紗窻簾，我望見了告利都諾夫，他穿着睡衣坐在桌旁，支着胳膊肘，把手指插進了紅色的頭髮間。他

瘦長的沒剃的下巴起了拘摯的戰慄。兩隻胳膊間放着的書上落了幾滴眼淚——在燈光底下看得異常真切。他

我聽見濡濕的聲音落在紙上，知道他底眼淚是繼續的落着。當人哭泣的時候，態度是非常難看的，

除了洋燈，在桌子上還放了剛打瓶的噶得克（酒名）和一盤酸西瓜的酒菜。他的姑娘睡在藤椅子上，

盤曲着身子像一塊圓形的麵包，臉全讓被子蓋着，所能看見的，僅有那驚訝地張着的嘴。屋子深深地靜

寂，跟在原野一樣，這叫人會憶起那廣擴照着的黑山里的洞窟的。

一會，告利都諾夫真正地望着窗戶。他昏暗的臉上已竟充滿了淚痕，這樣他的臉顯得越發瘦小越發昏

暗。他舉起書來在燈上烤着濕處；等烤乾一篇，用手指翻過，再烤着另一篇，從他的眼睛里還是往外流淚。一直流到鬚鬚上。

我去接車去，等車過去後，我告訴猶金：

『沒睡，還正在看着呢……』

『朋友！統共我們跟他的友誼僅止於一塊最初好吃的

美味，還嘲笑呢……』

X

沒亮以前，我又站在了他的窗下，惡意地透視着窗上的棉紗，窺探這渺小紅髮的人兒。他也應當睡着

了；腦袋垂在了胸前，兩手沒力地放在膝上。燈光早經息滅，却又在銅蠟臺上點起了一根蠟燭，金色的

光亮反映在玻璃瓶子上——噶得克並沒減少。屋里比先前也更昏暗，小姑娘也不在藤椅上了，她合上書

本隊在了靠近窗戶臺的桌角上。

我靜悄悄地撕開了棉紗，把手伸進窗簾里去。告利都諾夫忽地躍起，握着蠟臺，戰慄着用粗野的嗓門叫

道：

『滾開！打死你！』

蠟燭息滅了，但是我還能分辨他那難認識的損毀的面孔，像闇暗中的淹死鬼似的。

一分鐘後，他略微平靜又魯莽地問道：『是誰？』

『我，取書來的……』  
『不給你……』

我在他的窗下又站了幾分鐘，眺望着東方的原野。那旁黑雲中出現了太陽，在黃色霞光的斑點里，灰色雲煙似的匍匐着一些羊群。

這全都是熟事，這全都經驗過。看着書本，而在自己面前見到別種的生活，這是怎樣好的事啊！四天以後告利都諾夫又藉着書嘲笑我們，他把書拿到站上，自己念着，單等多嚙我們跟他要時，他便譏笑我們：

『若跪下，我就給你們！』  
猶金勸告他說：

『混蛋，回想想我們曾借給你多少書！』  
『啊，那又怎麼的呢？』

『你總算同我們一同看過吧！』  
『跪下吧！』

他厭倦着，悲哀着，他明白自己是背叛着自己的意識，但還是頑強地嘲罵着我們。他一股筋地看書，不時地發出各種的嘆聲。

『唉呀！』可笑啊！這是怎的呢！』

這些個言語更深地增加了我們對那本書好奇的羨慕，和渴望的中燒。於是我們對他更加煩惡，這感情甚至轉移到他女兒的身上，當她喚他作父親的時候，有時候可愛的她又跑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對她都冷淡着，希望藉着這個叫她底父親悔改一些。

X

我到今天還是記着。當時小姑娘用甚麼樣疑惑的眼先來看我和猶金，她那悲憤的微笑在她那花朵似的鮮紅的小嘴上，是怎樣的戰慄着。

連告利都諾夫也看見了這些，但他僅是微笑着，左手沒意識的動作在拔着自己的鬚鬚。

『愿意念嗎，小孩子們？』他說着又把書藏在桌子裏：『但是我不給你……』

『我打他吧！』猶金蒼白的面色喘着說：『這樣子，我們不要他的書，就是他給我們的話，我們也不要！好不？』

我同意他。

『好吧。』

『給我起個誓？』

『給你起。』

到現在回憶起這些是多麼可笑，可時在彼時，我誠懇地苦行着，並且還懼怕些別的，因為那時，在我的胸中對人間的憎惡已將沸騰，而使頭腦眩暈，在眼前出現那紅色的斑點。

甚麼，是甚麼把我們誘惑的，穿鑿的視線，默默地微笑着。這事情的結束是非常的簡單：清晨告利都諾夫上站去接班，把書扔給猶金說。

『給你，念吧……。』

電報生很快的接過書來，立時沈默着，粗大的鼻子低向了卷首的目次。夜裏，我聽着猶金說誦着，故事是很平凡的，是一個善行的女人，離開了她作惡的丈夫，出外為社會

為世界工作——他讀完後，我在尋思。

『在這些事上，告利都諾夫他哭甚麼呢？』

忽地他闖進門來，兩隻手環扣着門的側柱說道：

『不……不許念！』

他兩腿微曲着，又醉的不成樣子，粗野地瞪着那紅色潮濕的眼睛。

『不許……誰也是甚麼都不明白……連作者也……。』

他跌倒在地板上，兩手伸向我們，俄然又發出高聲：

『沈默……別念！』

但在他身後的門旁站着小姑娘月拉，別特洛夫那。穿着脫了鈕扣的衣裳，從肩上脫落下來，光着腳，亂麻般的頭髮——她向上捲着的紅色的頭髮，正像火苗——她在那站着，用那不分明的嚙子問道：

『爲甚麼你們欺侮他？』



## 哥薩克人

柴 霍 夫

城里的地主馬喀希姆·托立洽果夫同着自己年青的妻，携帶着供神的祭餅坐車回去。太陽還沒出來，但東方已呈紅色，追逐着，閃射着大地，眼睛望着碧藍的天空，比每天的早晨更是美麗。寂靜……雀鳥雙翼。飛過才睡醒的鵝鷹，但此外在別的上頭，還看不出甚麼生動的現象。

托立洽果夫坐在車里尋思着：大概就沒有別的節期能像耶穌復活節這樣快活的。他結婚才不久，現在跟他的妻過着的是婚後頭一個復活節。無論是看些甚麼，想些甚麼，在他面前呈現的完全是些明朗，快活，幸福。他想到自己的家業，覺得很完整，家里的裝飾，陳設，——也不用再好，一切都很滿足，都很適意；他一眼望到自己的妻——她也呈現給他美麗，安祥跟溫和。他歡喜着看霞光昇自東方，地上初

生的嫩草，自己個所乘的輕快馬車，和鵝鷹……但等他走到酒店抽了顆煙喝了一玻璃杯之後，他起始覺到更深的快樂……

「可說呀，這偉大的一天！」他搭訕地說。「立扎，真偉大啊！看！太陽就要跳舞啦。它在每一個復活節是要跳舞的！這連它也高興啊！」

「它不是活的呀？」妻反駁着說。

「可是那裏頭有人！」托立洽果夫大聲說：「至聖的，可說啊！記得依萬，同皆班內亦對我講過，說在一切的行星里都有人，在太陽里，在月亮里！對呀……也許這是學者的慌言，他們知道的也許不純！啊，馬怎麼會栓在那場！停停！」

這是在往家里走的半道上，傍近那喀利哇的地場，托立洽果夫和他的妻看見一匹備上鞍子的馬，泰然的嗅着那經年的乾草。在道旁小土丘上坐着個紅臉的哥薩克人，低着頭望着自己的脚。

「新生（註二）啊！」馬喀希姆對他喚道。

「新生？」哥薩克人的回答，並沒抬頭。

「往那去的？」

「回家……」

「幹麼你坐在那？」

『得了病啦……不能走了。』

『你那兒有病？』

『渾身都疼。』

『這可真不幸啊！別人麼，過節，你麼，開病！可是你或者回村莊去，或者投個旅店，幹麼在這坐着？』

哥薩克人抬起腦袋，充滿着疲倦和疾病的眼睛瞧着馬喀希姆，他的妻，馬匹。  
『你們這是從教堂來吧？』他問。  
『從教堂。』

『但是我可就在道上過了節啦，不能參見上帝了。就打着現在就走，也是沒有可能……你們是信奉正教的，能否給我點祭神的聖餅，讓我也開開齋？』

『祭餅？』托立洽果夫問着。『那行，沒關係，略等等，我就給你……』

馬喀希姆很快地摸索着自己的衣兜，轉向着自己的妻說：

『我沒帶着刀，使甚麼切。又不能使手切，怕是把祭餅全都損壞，真是問題，找找！你有沒有小刀？』

哥薩克人嘆息着站起身來，走向了自己的牲口，去取小刀。

『這怎想來着，』托立洽果夫的妻惱怒地說：『我不能給你切祭餅，有甚麼臉我把祭餅切開拿家去！』  
走，上村莊里，找個人說去。』

她從她丈夫手里奪過包着細紙的祭餅接着又說：

『不能給你！得明白規矩。這不是普通的麵包，這是聖潔的祭餅，這嚼切開它是有罪的。』

『得啦，哥薩克人，你別生氣！』托立洽果夫笑着說：

『媳婦她不幹！對不起，我要上路了！』  
『馬喀希姆勒了勒韁繩，小心地動轉着走向了前方。他的妻還翻來覆去地講述給他，說在沒到家以前切開祭餅——是不合規矩而且有罪的。這時候，在東方浮動着些柔毛似的雲彩，洞穿了最外邊的烏雲出現了太陽，在天空又聽到百靈的歌唱。三隻鶴鷹等距離地飛着。在嫩綠的草叢里螞蚱也鳴叫着。』

從喀利哇地方走開一里遙遠，托立洽果夫一回一下頭留神地再望望那遙遠的地方。

『看不見那個薩哥克人了。』他說：『這傢伙，在道上鬧病！再沒有這比個不幸的：想要走，又不能……怎的，死在道上……我們又甚麼也沒給他，立扎月達，祭餅應當給他。怕甚麼，是他要想開齋。』

太陽昇老高，它跳舞沒有，托立洽果夫是沒看着，從道上一直到家他沈默着，像是想着點甚麼似的，眼睛始終沒離開那黑色的馬尾巴。不知道爲甚麼鬱悶佔領了他，過節的歡喜在他的胸中連絲毫痕跡都沒剩下。回到家跟工人們過了復活節的禮節，他仍舊很歡喜，又開始講話，可是，等他們咬起頭一塊祭

餅的時候，他又不快地望着他的妻說。

『這不好啊，立扎月達，怎麼我們就沒給那哥薩克人點，讓他開開齋呢。』

『奇怪，你，真是……上帝呀！』立扎月達說着，驚訝地端起肩膀，『你打那學來的這些事兒？說是個哥薩克人！莫非說我捨不得嗎？』

『是這麼回事，真應當給那個哥薩克人點，……看他比乞丐和孤兒都可憐，在半道上，離家又遠，並且有着病。』

托立洽果夫喝了半杯茶，此外他甚麼也沒喝，也沒吃，吃他是不願意吃，茶也咽不進嗓子去，他仍然又感到寂寞。在這以後，他同他的妻輪下睡覺，兩點鐘後立扎月達睡醒，她見他正站在窗戶旁邊注視着院子。

『你已經起來啦？』妻問。

『睡不着，他……噫呀，立扎月達。』他嘆息着：『跟那個哥薩克人我們太驕傲了！』

『你又提那個哥薩克人！』妻打個哈欠。『算忘不了啦那個哥薩克人。』

『他們在皇帝面前供過職，也許會流過血，可是我們竟像對豬似的對待他，真應當把他弄回家來養活着，然而我們連塊麪包都沒能給他。』

『是呀，這麼狂妄地給他損壞這祭餅，知道這是聖潔的，你把這貴重的東西給他，讓我把眼睛剝出來？真哪，你甚麼樣的？』

馬喀希姆悄悄地離開了他的妻，走去了廚房，用細紙包了塊麪包和五個雞蛋，就走向木棚子長工們那裏，

『估支麻，先扔下提琴！』他對他們里的一個說：『謝德拉依，各乖道郭或是小依萬，上喀利哇去。』

到那你看那個病着的哥薩克人，就把這些給他。他大概還沒走。  
馬喀希姆重新地感到輕鬆，但是等了好幾點鐘也還沒見估支麻回來，他便騎上馬匹想迎面找上去。終予在喀利哇地方遇見了他。

『唔，怎麼樣？看着那哥薩克人沒？』

『那兒都找啦，也沒找着，是走啦吧。』

『噫，是個事呀！』

托立洽果夫從估支麻手里取過包裹又向前面找去。一直找到蘇司特羅甫地方，他問着一些人們：

『弟兄們，沒看着一個有病的哥薩克人騎馬過去嗎？紅臉的騎着匹棗紅色的馬。』

人們面面相覷地說着，他們並沒看着這些。

馬喀希姆轉回家吃晌飯去。

『我幻覺着就像有那哥薩克人坐在了我的旁側似的，但這又有你甚麼？』在飯桌上他對他的妻說：『就不能給點平安！我總是這麼想：這也許是上帝想試探我們，派天使變個哥薩克人的模樣，叫我們遇見。果然是這樣子可不好哇，立扎月達，我們不够人啦！』

『幹甚麼你老是拿這個哥薩克人跟我糾纏？』立扎月達從忍耐中發出話來。『跟我糾纏着，像樹膠似的！』

『可是你，知道，不賢良的。』馬喀希姆注視着他妻的臉。這是在結婚後頭一次感覺到他的妻是個不賢良的。

『就打着我是個不賢良的。』立扎月達吵嚷着，憤怒地捧着湯杓：『就怕你預備不起，我也會把祭餅

分散給一些個醉鬼們的！』然而那個哥薩克人是醉着的嗎？

『醉着的！』

『噢，混頭的！』

馬喀希姆憤怒地從飯桌旁站起身來，開始斥責着自個年青的妻的殘忍和頑固，那一個呢，也生着氣了，回答的也是叱罵，她突然走進臥室，起着誓要上她父親那去。在過去挺長的時間里，托立洽果夫的生活中這還是夫婦間的最頭一幕，一直到晚上他自個在院里踱着，想像起妻的面目，立時在眼前現出

付兇狠的，醜陋的面孔，就又像故意地似的，那哥薩克人的影子老不能從他腦袋里排除，馬喀希姆朦朧地看見那雙病態的眼睛，立時就表現出不安的態度。

『唉呀，我們不够人啦！』他嘟囔着。

傍晚，黃昏時分，他整個的心靈被難以忍受的憂鬱佔領着，這是在從前多嚙也沒嘗到的。憂鬱中更遷怒於他的妻，他喝了酒，像以前獨身時那麼喝。飽醉中他用污穢的言語對妻喊叫着，說她粗野的，醜陋的臉，明天他將要驅逐她回到她父親那去。在過節的次日，她想要酒瘋，於是又喝了酒。

從此便開始混亂。

馬匹，牛羣，羊羣和蜂窩逐漸地一天比一天從院內減少，馬喀希姆總是常常喝酒，經過了長的期間，還是更憎惡他。馬喀希姆總是恚地解釋着他自己的厄運，說他的妻太不賢良，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在那個有病的哥薩克人身上，上帝惱怒了他。

立扎月達眼瞞着這些厄運陸續地到來，然而她始終沒明白這究竟是誰的罪過。

(註一) 『依吉，碧依！依吉，碧依！』是俄語『走，喝點去！走，喝點去！』的意思。  
(註二) 復活節中見面的應酬語。



# 逝

馬密娜·茜比爾憂

星期一發出來的訃文，第二天才被費·巴·齊高列夫接到，內容說是：「妻和孩子們帶着極度悲傷的心情，來通知親友們的，就是那臥病已久的普·依·倆布瀾夫終於三月九日死去。告別式於當晚六時即已舉行，出殯的日子就在這箇星期四（三月十二日）……。」

『你看看這一回……』他自言自語地說着，然後再看了遍訃文，接着他就尋思——跟倆布瀾夫還在一塊兒念過書，他活的挺久，死的也挺快……。

告別式他沒能趕上參加。記得在二年以前他們還爭吵過，而始終覺着像沒甘服的似地，所以他僅在送

殯時去了，就像這是對死者不得不盡的義務。空中旋舞着雪花，紛紛的降落在屋頂或是路邊的石階上，而立刻又溶化。那邊滴水了吧，馬路上的污物和積雪很快的混成了泥漿。等走到死者的門口，他又深深地噓了口氣，覺得有些慚愧。這又是一次淒涼的葬儀，下一次呢——自己已是這大年紀。若是有心人的話，這種時候是不應思想死的事情的。鬢髮已經灰白，眼睛已經昏花，仔細想想這是什麼年紀呢！雖然才僅只六十歲，固然這里一些別人業已早就不在，倆布瀾夫業已死去，而自己却依然是自己。

在死者的門口停留着十多輛馬車和喪車，房柱角那場，坐着戴寬邊葬帽的人夫。一些安閒的人們和些疏懶的閑漢，吸着煙草在旁邊聚集着。到處的街門和房門都開放着，地板和樓梯有着踐踏的泥印，那樣子很像大災後的情形，稍微能使他滿意的，是在這屋里他可以任意的參雜在人群中，而不被別人注意。他此次的來意，只是在於送殯，在這時糟雜的「永別式」的輔祭已經舉行完畢，輓歌催動了人群，足音和語聲混雜地響動着。他的身體緊靠着牆角，當抬着棺材經過他眼前的夾當，他注視着扛夫手上的死者，不禁想到——『喝，好長的身軀！……』按說死後的屍體，是應當顯得更大點的，在棺材後面跟着穿喪服的倆布瀾夫的妻子，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兒子。在他們後面緊跟着十多個親戚和老友，這些老朋友剩的也不多了，他僅只在這次葬儀里遇見了他們。像這等年老的人們最壞的習慣是喜歡驚訝，他們永遠地向某人這樣地問候着——『怎麼你還活着……』隨即走進了送葬的行列。

在寺院中唱輓歌的夾當難住了他，時刻使他想到怎樣步行着走到墓地去。老的朋友剩的是不多了，到

墓地去又不能乘車的，同時路上又降着雪。他心里並沒有任何的感觸，始終是老年人的，利己主義的想像着他周圍的每況愈下的生活。當他發覺有許多人在注視他的夾當，便又虛偽地嘆息着，一會又劃了個小小的十字。

寺院中的儀式也舉行了完了，於是再開始向死者行最後的接吻禮，在他與死者接吻時，他故意極力地不看死者的臉面。這送葬的行列又從寺院中開始向外行動，行列的歌聲在這靜寂的空曠里，完全聽不清楚。祭司很困難地走在滑潤的馬路上。走在棺材後頭的，仍舊是一些憂愁的親友們，但是人數較比由喪者家中出發的當時少得多了。他忽然又愉悅地想着，或者死者會不高興吧，但是自己能忍耐地參加送葬的儀式，較比那些連最後送殯的義務都不盡的人們，總算強些。雪是越大，潮濕的雪片落到他的衣領和鼻尖上，使他發出來不舒服的戰慄，但是他依然忍耐地走着。行列的歌聲在空曠的曠野里動蕩着。有時對面遇到了行人，都恭謹地劃着十字，並且向車夫們詢問着，要葬埋的是那一個人。

墓地與城市的中間有着一段空地，在人們的口里被稱為「原野」的。當城里已經是春天的時候，這里往往仍舊是被冬天占據着，並且覆蓋着一層厚厚的白雪。在往墓地去的凹凸不平的道路上，他困難地走着，同時他想到：「難道這些雪甚麼時候也不願意融化嗎？」夏日里墓地的石牆本是很美麗的，現在那光彩已經消失，僅只是綠色的松樹籠罩着在它上面。墓地的寺院憂鬱地發出來奇異的，微弱的鐘聲，這鐘聲又使他開始顫慄。

送葬的行列走近墓地的夾當，一位送葬的婦人停留下來，含有怒意地問道：

『費道爾·巴夫雷赤你大概不願意認識我了……』

『安娜·瓦西利也夫娜，這是何等的幸運……這是你麼？我們好久不見了……是呀……這是在甚麼地方呢……』

他忽然間有點慌張，隨即又錯亂地用手巾擦了擦臉，她和他並肩地走着，一隻手提着她那拖落着的衣尾。看樣子，她還未滿六十歲吧，是一個駝背的高身材的老嫗，她臉上堆積着皺紋，看她那瘦弱的身軀，使他聯想到自己『你看這次的相逢……奇遇……恰巧是在這種地方……啊！活見鬼……』

『我們很久沒見了罷。』她使着非常安靜的聲調，繼續說着：『你知道麼？我好像把你完全忘記了似的……』

『是三十年快出頭了吧，安娜·瓦西利也夫娜！』

『有三十年了嗎？我的上帝喲！時間過的多麼快……很久了吧……想想看……你看那邊走着的是我的大孫子，可是你一定還是過着那獨身的生活？』

『是的，在這件事情上，我很能忍耐。安娜·瓦西利也夫娜。』

『我說，你怎麼不把手伸過來呢……記得，從前你是最有禮貌的人……』

費道爾·巴夫雷赤道過了歉，然後就把手繞了過來，他對他的行為也更熱烈。就在這熱烈的擁抱和接

們的臉上表現着就這樣地經過了整整百年似的。

## 二

雪越發地大起來。一小群熟識的人們密集在棺木旁邊，每個人都恐怖地想像着下次是輪到了誰的班次？

『啊，舊人剩的實在不多了，』安娜·瓦西利也夫娜自言自語着，她緊靠在同伴的胳膊上說：『新人都是些甚麼樣的人，並且他們這些新人都是從那里來的呢？』

齊高列夫不清楚地說了些甚麼，別人問他的話，全都所答非所問地回答着。在他那女件的臉上，他發見她本能的衰老。長久過去的生活，再不會返回來的，最好是能把它淡忘……可是這種生活是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總而言之，雖然是度着無意味的生活，但還都追逐着前面的路標。送葬的心情，一時是占領了他，可是現在這心情又被紛亂，而違背着意識想到了另一個人，另一段時間，或是另一樣的天氣。

『別絆倒了，這兒是石頭……齊高列夫的女件在警告他。』

『我說，安娜，瓦西利也夫娜，我還能這個樣子，在白天走路，還用不着人攙扶。』

『我看你也並不太老，費道爾·巴夫雷赤！』

說的不錯，她看他還不太老……傷寒病的……齊高列夫不自禁地作了個發怒的動作，就如同那被拘束着的人似地。哼，這還不太老，她這老傢伙！

露天的墓地，也沒有甚麼可怕的，也不過像個土坑似的。一般紳士詩人們，不正確地引用了各種輕微或者過甚的恐怖的形容詞，像是「永遠張着的嘴」，「黑暗鄉」，「吞食者」等等之類。其實說來，除了來到墓地的人，想到自己將要躺臥在那冷清的墓穴中，屍體被腐化分解之外，也沒有甚麼再可怕的。個個普瀾夫的墓穴並不比別人的好，但也不比別人的壞，周圍密集着新的土塚和墓碑，在一邊屹立着一雙光滑的白樺樹，再遠一點，便是稀疏的幾株松樹。這些松樹若在城內遠看，恰如同一片樹林似的。等衆人都走到墓穴的近旁的夾當，齊高列夫才能自由地脫離了他的女件，就又對上帝致了一次謝意，是他到現在依然是一個老邁的獨身者。

『又聚攏了這麼些人呢。』他有些驚異，當他看攀登在四周墳頂上的人們時——他以為：『這些人一定是路上走的太散慢了；而現在又聚攏了來……一種眩目的欺騙哪。』

由坑邊上，由晚歌的聲音里，由送葬的人群中，他的心靈又遙遠的飛走了。正如同晚秋北方寒帶地方的候鳥，向光明暖的南方飛去，尋覓着春天，希冀度着快樂的生活那樣似的。那大約也是春天吧，是當齊高列夫他第一次遇見安娜，瓦西利也夫娜的夾當——這樣可愛的快樂的少女，她少女時期的姓名也出奇地帶有一些無邪的誘惑性，安念憂·諾高特高瓦——「諾高特吉」(譯者註：諾高特吉是俄語金盞花

之一種。)該是多麼美麗的花朶。這些花朶在費道爾·巴夫雷赤的心目中，和安念戛聯繫起來，就好像光明美妙的春天一樣。諾高特高瓦的家中不太富有，但在他們那兒也算相當的小康而寬裕，所以一般青年人都喜歡在這里消磨他們晚上的時光。費道爾·巴夫雷赤也是其中的一個，他比一般別人去到諾高特高瓦的家里去的都勤些。有一些時候他竟覺得沒有她，他是不能活下去。這連安念戛也有同樣的感覺，這比安念戛·諾高特高瓦強些似的。

『你同我們到山上去野餐好不？』有一天安念戛這樣地說着，並且還微動着眉毛：『費道爾·巴夫雷赤，你聽着沒？』

『我麼？……我完全是你的，安娜·瓦西利也夫娜，請你像支配自己私有物似地支配我好了。』

上帝喲，在二十上下歲年紀的青年人說話時多半是愚笨的，可是這種愚笨往往會引起明眸的嫵媚和青春的微笑。遊山僅只是說的一句話罷了，實際上，他們是划了兩隻小船很平常地玩了一會，邀請兩隻滿載最快樂的人們的小船……費道爾·巴夫雷赤有些恐懼了，就是這些快樂的人中，總有一半已經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剩下的另一半呢，也正都懷着憂愁的心情等待着自已的班次——當日的快樂，現在在甚麼地方，熱情的凝眸，奸詐的微笑，混濁的幻想，無憂的青春，都在甚麼地方，難道都已經消失

了麼？沿河的別的船上，另外的一些人也來遊玩，這些人是不使人高興注意的。他們都已學得老年人的享樂方法，他們的臉上已顯出不忠實的表情，在那次遊船中，倆普瀾夫也夾雜在內，他是第一的滑稽角色，能說能鬧，他常常嬉笑地向齊高列夫使顏色，使他注意安念戛。倆普瀾夫的妻子也同在一處，但是在當時他們尚未結婚，也決沒想到後來會結合在一起的事情。可是現在Elle。倆普瀾夫已經在悲慟地哀哭着她的丈夫了。

安念戛是特別地頑皮，她不時地把河水濺到費道爾·巴夫雷赤的身上，同時，他也是一樣地反攻着。安念戛運用着她那溫柔的歌喉歌唱起來，後來差一點沒從船上掉下去。在這種愉快的夾當，船已攏岸，登了彼岸，飲過了茶，幾個高興的人們，又踏入了樹林去散步。好像是有過這麼一回事：安念戛和費道爾·巴夫雷赤由人群中分散出來，單獨地走進了樹林。

『我害怕……』安念戛忽然說道。

這是很可笑的，費道爾·巴夫雷赤很快樂地用手摟抱起她來，隨後他們便擁抱着，互相地接吻着。

『這全是你……』事後安念戛叱責着他……『你先起的頭……』

這却使費道爾·巴夫雷赤更加愉快，他又吻着這羞愧的少女。雖然他明明知道這事情的發端完全不是他，但在彼時是沒有時間來分辯。這些事情——他們使着快樂的聲音，互相地招呼着。但當他們回去時，却遇見了倆普瀾夫，他迷縫着眼睛，朝他們搖着頭。



『祝福你們……！』在分別時他說道。

然而倆普瀾夫他錯悞了，費道爾·巴夫雷赤並未會娶到她，她也是對於自己的錯悞傷悲了好久，以後便很憂悶地嫁給了沃衣洛夫——他也是和他們一同去蕩船的人，他總是用眼睛注視着安念曼，只不過在當時她沒有注意到這些就是了。

『全都完了……！』一個生疏的聲音，在齊高列夫的耳旁發出。

『啊？怎麼……？』他被自己的落淚所驚醒，然後這樣嘟囔着。

『你往墓坑里扔過了一捧土啦嗎？』

『我？是的，扔過了……不，還沒有……』

『啊，你怎麼那樣沒心計……』安娜·瓦西利也夫娜叱責着他，隨後又支使他這最後給老朋友扔土的責任。

不久之後，在老友倆普瀾夫躺臥的地方，已經成功了一座嶄新的土堆。費道爾·巴夫雷赤安閒地看了周圍，他又想到，若把我放進任何的一個墳墓里，不全是一樣麼。

### 三

回到家裡，費道爾·巴夫雷赤的心情，又重新陷入極度羞愧和不安的狀態中，在老友的葬儀中，他沒

沒能遇見甚麼較好的事體。以後便是跟安娜·瓦西利也夫娜的相逢。

『這全是你……』他不住地使着最年輕的喉嚨，重複地說着，等他看到那皺紋的臉皮時，就又說道：『你先起的頭。』

『不，請原諒我！』費道爾·巴夫雷赤反抗似的，回答這看不見的對方。

他連葬儀的晚餐都沒有去參加，爲的是再也不想遇見這個安娜·瓦西利也夫娜。按說，好像應該上她那兒去上一次似的，可是去作甚麼呢？想一想，有時正直人的行爲，也會擾害他最親近的人的……。

這天，他算是度過了一個不高興的日子，晚上，也沒像往常似的上俱樂部去，他僅只抽出像片冊子，來觀察那幾幅發光的赤黃色的像片。這是倆普瀾夫在學校時的寫真，當時他們還是在一起念書的。這片是沃衣洛夫的照像，他知道他現在是特務職員。這照片是安念曼的：在像片上看：她並不怎好看，決趕不上她當時的容貌，或者那時的費道爾·巴夫雷赤無論看世界上的任何物件，都是用他那二十歲的眼光去斷定吧。像片上她的鼻子是那麼厲害的樣兒，眼睛就活像牛犢，臉的下部繞畫着醜惡的浮腫的線條。

費道爾·巴夫雷赤已經許多時候不看這忘記的像片冊子，但是這次却又從抽匣里紙捲中找出些褪色的彩色信封，大小紙條，蒐集來的植物標本等物。這些紙張字里行間以前所得到的樂趣那里去了呢？透於紙面上的愛情和希望又那里去了呢？或者連紙上的淚痕，也會笑他是有眼無珠的人罷。火一般的熱烈的過去，都是往事了，火一般的……在另外的一個集子里，有一部分完全是安念曼嫁給沃衣洛夫以後來的

書信，固然她嫁給沃衣洛夫之後，他們又見面來的。她雖然跟從另一個姓了，可是並不會阻得她心上的狂戀，並且在原則上講，她的出嫁是必然的事情，嫁誰不是一樣嫁呢？可憐的沃衣洛夫並沒疑惑有人在欺哄着他，還是到了後來，費道爾·巴夫雷赤自己覺得長久地欺騙朋友會惹起胸中絕大的不安，於是便直截了當地一走了之。說實的，爲甚麼必得擾害別人家家庭的幸福呢，雖然沃衣洛夫本身也不見得十分正派，但是無論如何，朋友間的關係總是要維持的，後來聽旁人說，在他出走以後，那位至誠無偏的朋友爾普潤夫曾經安慰過安娜·瓦西利也夫娜。所以她如今爲了甚麼來參加葬儀……婦女的驕情，是永久去不掉的！……等這些事情他都明白了以後，心便放得很平穩。費道爾，巴夫雷赤對於安念過分的憂鬱和渴念的愛慕里所做出來的事，並不怪罪她——爲甚麼又提起來老年人呢？實在是他們大多數已經死去而埋掉了。

次日，費道爾·巴夫雷赤按照日常的時間起來，對於昨日那種坐臥不安的兒童心情，很覺驚訝，他按時梳洗穿衣，按時地把侍女送來的報紙，拿在了胸前，並且又按時地走進了餐室，那里的水火壺已經在鼎沸地等候着他了，展開報紙第一件事，他先急忙地找到關於爾普潤夫死亡的記事。這篇記事是一位不相識的名手，使着可歌可泣的筆調；寫成了這種空洞的言語，在這漂渺的人間世里……

『這是判斷呢，任憑他們怎樣地記載去吧……』費道爾·巴夫雷赤嘆了口熱茶，心中就這樣想着：『以爲是拿包列歐地方的正直人都死了麼？就是我的話，也不得任憑別人來批評麼……』

『有一位婦人來拜訪你。』侍女站立在門口，這樣地稟報着。向來侍女和他講話時，都是隔着很遠的恭敬的距離。

『甚麼樣的女人？』

『這有名片……』

當費道爾·巴夫雷赤看見了名片的夾當，心里便跳動起來，他推開了膳單，連忙說道：

『我沒在家……聽見沒，沒在家，再來也是用這話回答。』

他隨着又想到，應當躲開這里，藏到書房里去，於是便這樣地做了。他聽見在前廊，有誰在說着話，又聽到關門下鎖的聲音，感謝上帝，結果還算挺好。一會，他又覺得藏躲在這會引起侍女的恥笑，他便走了出來並且走到客廳里去。從客廳的窗戶向外瞭望，他看見了她，是怎樣地走了出去，怎樣地呆立着，又怎樣慢慢地踏上了馬車。這時候，街上落着夾着雪的小雨，滑溜得恰如水溝一樣。良善的主人，這時候連狗都捨不得放出去的時候，却又偏偏地來了她。可說安娜·瓦西利也夫娜，她這時候作甚麼來了呢！但等馬車夫把馬車趕動了的夾當，他忽然又覺到有些慚意，也不知是爲了他自己，還是爲了她。

或者這是一種人類本能的發現，而才覺得自己那嚙行爲的不當。

馬車已經走了，街上顯得越發空虛。但是，費道爾·巴夫雷赤仍然站在窗前，向外望着。街上落着煩人的雨，在雨中屹立着鄰近的房屋。他心靈的深處，沸騰着罪惡的自咎。費道爾·巴夫雷赤忽然畏縮得

如同一個小孩子似的，其實每人一生又能造成多少不能赦免的過錯呢！

費道爾·巴夫雷赤站在窗前，向街上閒眺，遠遠的地方走過了農家的車輛，在街旁的行人便道上，跑跳着穿中學制服的學生——大概是，他們的教員昨天過誕生日，而在今天第四堂就沒有上課，在他後面的，又是一個實業學校好遊逛的學生。家里的特女本來就好東走西走地閒躍躡，今天更在牛奶舖子里，玩了一個早晨。——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喲，是當費道爾·巴夫雷赤看見每一個年青的面孔時，便會感覺到自已的一些：皺紋的臉皮，衰老的目力，就只好淒涼地苦笑着，自欺地安慰着自己——時光原是留不住的，自己的未來，恐怕是有限了吧？

## 建 議

### 給姑娘寫們的故事

柴 霍 夫

具有愉快的外表的青年瓦連舍，別特洛維赤，別烈杰爾進，穿着燕尾服和尖尖的漆皮鞋，帽子上插着花朵，帶着不安的心情去拜訪扎畢司吉公爵的令媛悅拉小姐。

啊喲。多麼抱歉，你竟會不知道悅拉小姐。這是一位具有迷人魂魄魔力的少女，碧藍色的小眼睛，絲一般的捲髮。

有如崖下的海浪在湧潮着，她捲髮的浪紋在空氣中與塵灰搏擊着，若是想立在她的笑靨之前而能不被顛倒的話，那除非是痴人才能辦得到。若是聽到她那微妙的氣息聲時，管叫你像琢成的石像似的發呆。

若是當她笑着，說着，露出那編具似的白牙齒時，而不覺得沈醉的人，一定是一個村莊的牲口。

別烈杰爾進被召延見……他坐在小姐面前，變動着他心中的思潮，開始陳述：「小姐！我有片言，不知你可願聽？」

「是麼？請講當面。」

「小姐！我真不知道是從那裡說起，請原諒我。你又是這樣急的體性，怕你會生氣的。」  
當他從衣袋中抽出手帕擦汗時，小姐親密地笑了笑，隨又懷疑地望着他。

「小姐！」他隨着說道：「自從我見了你以後，我的心目中就存了一種極難制止的念頭，這種念頭若是不設法清除的話，那我一定會不幸下去的。」

小姐思索着低下了頭。別烈杰爾進也隨之沈默，一會却又說道：

「你，當然是明白的，你比一切地上的人都較高超，尤其是我對你的一切，更覺滿意。」  
又是開始沈默。

「還有。」他又說：「我所有的財產你都知道了，我富於……」

「這是……怎麼一回事情？」小姐鎮靜地問說。

「怎麼一回事情？小姐！」他興奮地立起，高聲說道：「我崇拜你；請不要拒絕……不要破壞我的計劃。我親愛的小姐請你准許我向你作一個建議。」

別烈杰爾進很快地坐下。擡頭看了看小姐，又小聲說道：

「這個建議大體上你一定是能滿意的，因為你我的畜產中每年出產的脂肪分別計算起來，不下百來萬串特，我們何不設法開設一座榨油廠？」

小姐想了一會兒，說道：「極端歡迎！」

現在，在等候着甜蜜的結果的讀者——姑娘們，可以放心了吧。

# 溫泉旅館

吉田 絃 二 郎

溫泉的春也一天天像夏了。櫻花都已落去，但是從旅館前流過去的K川，還不絕地漂着一片片白色的花瓣，雲雀的鳴聲，聽着令人喚起倦意。將近正午，一片片的嫩葉上，就開始輝耀新的生命；大自然都像充滿着活躍的生命。然而，倚在溫泉旅館的欄干上，或是望着青山，或是凝視着溪流的人們的臉上，都像流着困憊與絕望的顏色，因為到這裏來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患着某種疾病的人們。

從溫泉旅館，能望見山腰松林中的零落的新墓；被群山所懷抱的溫泉街的入口，立着兩座山，成爲海穿過的馬車和洋車。那大抵都是從溫泉地向溫泉地繼續着旅行的，臉色蒼白的病人們。這古樸的山上的溫泉街，幾乎看不見在箱根和熱海那些熱鬧的溫泉街上的健康而幸福的人們。

連上下樓梯都作着痛苦的呼吸的女人們很多。像那些不幸的女人們，每逢看見那新從馬車下來，到山上市來的衰弱的旅人；多少也能安慰了自己的不幸，同時也抱着傷痛的心，接迎新來的客人。車轍的

聲音一在旅館前停止，女人們就要凭欄來看同樣不幸的人們；其中也有一步都走不動；從馬車一直被背到門前來的老人。

今天還有在這旅館的客人中，最美麗而最年青的姑娘的遺骨，載在馬車上，被三個男女護送着，從山峽向接連着菜地的曠野中走去；人們望着這個光景，依着欄干長久目送着。也有紅着眼圈低泣的女人們。馬車在菜地中隱而又現，浴着午後的陽光，隱沒於曠野的盡頭。

那姑娘是從東邊來的，從東邊來時偶然和我同一個火車，而且還同一個旅館；在往浴室去的走廊中，相遇的時候，我們時常行着默禮。像在中讀過書，是色白，髮黑，身材很高的女人。嘴唇特別紅，這至今還印在我的眼裏；那病人所通有的頰上的微紅，愈增加瘦弱的姑娘的嬌美。櫻花盛開的時候，被四十來歲的母親牽着手走着的那姑娘，曾在K河的土堤上看見過；那時我和他的母親，談過最初的十分鐘的話，姑娘那時只惹人愛憐地笑着。

我一次也沒有聽見過姑娘的聲音。是在土堤上遇見後兩三日以後，聽旅館裏的女僕說姑娘咯血了。

「美麗的姑娘啊！」將悲傷的回憶，遺留在山上每一個人的胸中；年青的姑娘，從這個山上，從這個世界上失去了。

我每天傍晚在土堤散步時，就不由想起那不幸的姑娘；想起人間的死，是太輕易了。

到了晚上，照例的，老大尉到我的屋子裏來了；老大尉已經喝醉。



「該死的就死吧。」像嘔出來似的這樣說着的老大尉的腦中，也好像被年青旅人的姑娘之死，刻下暗暗的印象。

「酒啊，酒啊！」老大尉又喊女僕拿酒來。

「從年齡說來，從病時經過說來，我們是早就應該死了……」老大尉舉起了盃。

「像我這樣的酒鬼，病魔反而會退却的吧！」老大尉大笑了。

但是老大尉越笑，我越從老大尉臉上的筋肉，看出了絕望的，自暴自棄的，一種陰暗的東西。

「喂，從南山的戰役……」這老大尉的脾氣。他一醉就談起在南山之役，他的聯隊的全滅，他的南山的故事故，我大略都背熟了。

「然後你就指揮大隊了。」我若是這樣一說，他就很歡喜地：「是的是的。」頷首而說出右胸被貫通的事，並且說因此肺就腐爛了。

「喝酒能削去我的生命，醫生都這樣說；真是混蛋啊，醫生們……」老大尉接連喝了兩三杯，忽然揚聲高唱起軍歌來。我已很疲倦了，所以一邊聽着他單調的軍歌而睡着了。

「你，給我一點紙，紙……。」

我被他的聲音所驚而立起來時，他又和往常一樣，從嘴唇和鼻腔裏流着黑色的血。「多喝了/一點。」老大尉擦着嘴唇的血笑了。

「回去睡吧。」

「睡嗎？這就到漂亮的娘兒們家去呢！」老大尉這樣說着蹣跚地走出室外。

「他媽的，他媽的！」是老大尉的聲，我隔了一會，從戶外聽見。

「又咯血了吧！」我這樣想了。因為老大尉一咯血，就要這樣罵。

山上的街市，像死一樣地靜。十月的淡月，照着溫泉街，K川的河流聲，隨着夜深而聽的更真切。

換過七個女人的老大尉的事，零亂的浮到我的腦中。

「趕出第六個女人的晚上，娶了第七個女人了啊。」這樣說着的老大尉的絕望的，將世界丑化了的笑法，也真確地浮到我的腦中。

一想起從死的宣告的絕望中活着的老大尉放縱的生活，就覺得可憐；他也是不幸的人中之一個。

「四號室」的年青的客人，昨夜忽然轉惡了；我和老大尉，不得不半夜起來，給他換水袋，餵水喝。

「四號室」在這旅館的客人的腦中，都以爲是不吉的屋子；在這個青年之前，也有一個曾住在這屋的人，一入病院不久就死了。

「四號室」的青年在東京作事，積有二百來圓的儲金，也無父母，只一個哥哥在橫須賀，所以昨夜打電報去了，還沒有來。

我和老大尉之與這個青年的相識，是因為一塊撞過球，我們曾經一塊撞過兩三次，因為這個關係，所以爲他看護。

今早讓這青年入院了，山上的病院是只租給房子，寢具的準備和飲食，都得由我和老大尉替他操心。午後我們到院去探訪的時候，他也沒有問起哥哥的事。我覺得很可憐，「令兄今晚能來吧！」這樣說着安慰他，他却說：「我在世界沒有一個親近的人，所以死時候也不想和誰相見！」像土一樣的沒有血色的臉上，移動着在孤獨的沈淵裏死去的人的絕望之影。

到了傍晚，青年的呼吸更急促起來，連話也說不出來。「給我鉛筆和紙。」這樣說，我交給他；他霎時仰着頭而寫了，寂寞地笑着將紙片給我了。

「多麼寂寞的夜啊，病快點好吧，好了再撞球吧。」我反覆讀着那鉛筆寫的字。

人在死的一刹那，還在夢想着從死逃避，是多麼悲慘的事啊。

晚上又向橫須賀打了一次電報，青年的哥哥什麼回音也沒有。

老大尉和我到夜深才從病院出來。

老大尉和我別後，就乘上到三島去的馬車，老大尉是沒有女人不能活着的男子。

老大尉今早很晚的從三島歸來。「沒有誰從橫須賀回來嗎？」老大尉一邊說着進我的屋裏來了。「那個青年實在可憐啊，寂寞吧！」這樣說着，他一回來就催我到病院去。

「今天精神很好呢。」就開始和青年說起話了，老大尉又談起三島妓女的話使我們笑。

「打了這些電報還不來，真不像話，那麼再打。」老大尉到郵政局去時，是日暮以後不久，但是他隔

了兩小時三小時也不見回來。

蒼白的月光，從窗戶照到病人的臉上：病人的臉像水一樣的白，熱度增高起來，病人又不能說話了。病人又把用鉛筆寫的紙片交給了我。

「寂寞，忍不住的寂寞；我先是在這世界中只一個人活着來的，而我死時還是只有一個人在旅途上，真寂寞，但是因爲有你在傍邊，所以多少還不太寂寞。」這樣寫着。

我不能誠實地看着這不得不在孤獨中死去的青年的臉。不一會，青年啜泣起來了。看護婦來量脈搏

時，已經跳着一百多下。

我在一點來鐘走出病院，疲懶的蛙聲不知從何處而起；山上的冷風，使倦透了我的頭腦清醒，望着溫泉街遠遠的燈火，我回到旅館來。「晚安！」這樣招呼一聲而過去的女人的臉上，射着蒼白的月光。

今早，洗完了澡，無意的望着河裏白色的流水時，病院的看護婦來訪。「病人在午前五時二十分故去了。反正是完了，所以約模在您吃完飯以後，才來告訴。」這樣說着走出去了。

我就去找老大尉，他還在睡覺，屋子裏洋溢着酒味。

兩個人一同由病院向寺院去的途中，老大尉像是宿醉未醒，幾次倒向路旁的草上。因為不知青年的信仰。「那一寺院好呢？」起了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找一個離這最近的寺院吧！」這樣說着，指着被茶花圍繞着的田地中的古寺；寺院就這樣決定了。

青年死後，打了一個電報，經過一晝夜以後，從橫須賀還是沒有音信來。

「死屍要發臭了。」這是院長的抗議。我們就不得已，只好將死屍運到山上的火葬場了。

老大尉之外，旅館的人也跟到火葬場去了。蒼白的月光照着山路，山被濃霧包圍着。

把棺材放進以後，門扉發出砰的寂寞的響聲，閉上時，「下回該誰的班了呢！——這樣說着，作着空虛的笑法的是老大尉。

山上綠色矚目，白雲在少女峯至函嶺一帶的初夏的山上，不像移動似的移動着。

麥穗發黃了，桑柘也在擊着地。每天有幾個像病人似的男女，被馬車送來；又有幾個男女，橫過麥野，在白雲下隱沒。

顏色蒼白的男女，凭着櫻干。眺望遠處的夏天的山，雲，和溫泉街上來往的旅人。死去的美麗的姑娘，不幸的青年，大概像是在這些人腦中消滅去了。

老大尉依舊飲酒，反復着南山戰役的話，吐着混着黑血的痰，「他媽的，他媽的」罵着。從濃霧深罩着的山上，能聽見杜鵑的聲音了。

## 音樂

戈里基

我坐在大佐的書室里——屋子狹小而微暗。大的書棹以外放着褪色的三條腳的皮椅子，同樣的長椅和大的厨櫃，幾乎把這屋子全塞滿了。牆上掛着許多照片，因此更加强了狹小和不舒適的感覺。

照片真够多的，有成群的軍人，也有女人、孩子，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河畔的街市、小學校學生手里牽着韁繩的白馬、修道僧的全身像等等。修道僧宛如立在曠野的古代的石像一般。

大佐的身量很高，穿着灰色的上衣；可是稍微有一點弓腰，顏色透亮而憔悴眼睛帶着青味的灰色，大而美，只是看東西的樣子很可悲，實在倦了。年紀恐怕只是四十歲多一點，不過鬚髯已白，髮色淡淡的，左頰不住的抽筋。這次又特別地轉一轉瞬。

兩隻手插在上衣的兜子里，邁着大步，悠然地在棹子傍邊走着，於是沒精神地說了：

「歸終你怎樣說明這個呢，呵？這個不能說給我嗎？可是……。」

書室里有兩個窗子，可是爲了有暗紅色的窗帘的原故，完全看不見什麼。充滿着皮革，藥品的氣味和極芳香的紙煙的濃煙，像將要蒸騰起來的雲霧集聚在我和大佐之間。

從監獄領出帶到這快樂的街上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個英雄似的；回想起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心中便湧上有如青年時代的美麗的激憤，我完全以去決鬪的心情來受審問。

起初，對大佐的審問真個不客氣地回答，想使對方怒叫，或使他故意說嚴酷的話；又打算和惡敵開始爭論，可是一看見對方的蠟狀的臉色，可悲的眸子，聽那難過的聲音和無氣力的審問，胸中所有的一切都消逝，以前的氣勢也沒有了。我難過，憂鬱，最後竟至氣窒起來。

像今天這樣的明朗的春天，出去到野外的林子里去，在小草上躺着，一面仰望着蒼空，該是一件快活的事。可是他却得在這屋中左旋右轉地繞圈子，和我一同消磨時間，作那永遠不變的悶人的質問。

「你爲什麼到亞羅沙勿里去的呢？」

「這是應該說給您的。」

「那是怎麼也不可信的。」他眼盯盯瞅着煙灰，想要這麼說；立刻又用拖鞋在細雕的牀上頓一頓腳，又繞着走起來。

他可怪的凝眸注視四周所有的東西——像是書室中放着的東西都是很看不慣，不中意或在這里找不出需

要的東西似的。這時他沈默着。激烈地搖着頭，頸髻摩擦胸部像扇子般地展開。他完全像在荒蕪了的巢上飛翔着的曠野的小鳥一樣。

我是第一次看見這樣人；在我覺得這世界只有這麼一個人。

「喂！你。」他站住一面看着錶一面說：「我們倒是怎的，啊？已經行啦！就是停止那兀立不動的姿勢也是時候了。」

他用上顎咄咄一面繼續着說。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望着浮着灰白色的亞力山大二世的半像的牆角。以

「怎麼樣，你不以爲這是我要陷害你，才特意把你關在監獄的主意嗎？」那全是廢話，爲什麼呢？以

外不是沒有叫你住監獄的理由嗎？「請放了吧！」

透亮的臉因痙攣而歪斜。一隻眼睛閉着。

「這不行。」他空聲咳嗽，厲害的擦着頰一面斷言地說。右手的食指上帶着笨大的訂婚戒指，想必是很重的吧。

「第一，你爲什麼去旅行呢？不說出來是不行的。我暫且出去一回，……不過十五分鐘。你先想想看，給我寫下來……。」

他走到門傍，突然站住，一面把握着手一面低聲的說：

「我在佩太爾布爾克也有一個和你同年的住大學的兒子，或者他也許在這個時候，被該管官司逮捕，

這樣地受着審問也未可知……明白嗎？畢竟，那個……。」

我一個人被留在蒸騰似的細霧中。不知怎麼，關於他兒子的那句話打動了我的心。

「畢竟，那個？」

這句話像個魔鬼似的在我的疑團中響着。那句低聲說的話變成質問的形式。

「畢竟，那個？」

修道僧簡直像憤恨的樣子鼓着顫從牆上向下看着我。馬斜着眼睛，肥胖的女人笑迷迷地瞅着袒露的左肩。窗帘上有杜魚嚙穿的洞。仔細一看。透過小蟲穴能看見美麗如寶石般的蒼空。

大佐屢屢說「爲什麼」這句話。若是大佐的兒子也正像這樣坐在官司的屋子里，他大約不定會高興的。

大佐出去時，並未將門關嚴，所以現在正在擾亂心緒的音樂的調子在這屋子也聽得出——這是誰家在奏着鋼琴。

非常奇異，心被音樂攪擾了。我站起來走向門去，衝着滿浴日光的明亮的屋子窺視。

做開着的窗戶的外面，春日明朗的照着，一行行的樹影落在窗櫺和牀上。正對面有一個小門，從那里聽得見刺馬針聲，男子們聲，扯紙聲——這妨礙了聽琴。彈琴的是右面的屋子，入口的地方放着雖褪了色還可觀的斑紋的緞帳。慢慢地搖動着。音樂使現實的世界遠了。自己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我揭起緞帳走進小客廳里，門的左右立着纏着花的高大的屏風。到這兒，琴聲更聽得清楚了。我隔着花葉看見彈

琴的女人。她背着我坐着，是個穿着露頸衣服的奢華的人。一件東洋式的輕軟的綾絹做的室內衣顯得頭部稍小。髮無光澤而卷曲着。她沒有樂譜，音也很低，緩緩地彈着，恰像回想忘掉了的東西似的。纖細的手指在低音階的鍵上彈着，右手又急忙地挪向中音階。我看了好久她那戰慄的兩隻手。那手的姿勢極美。我的胸中不知怎的，就紛亂起來，恐懼地覺得這促動了悲愁之感。

可是琴鍵聲聽着彷彿在笑着。最初的調子分不出是什麼來，中音和次中音作着不調和的響聲。低音部的重苦的嘆息像用着固執的莊嚴的調子叙述着什麼似的，這大概會使人想起秋天的風景——在割完了草的野原上，枯乾的草上飄着充滿着濕氣的初冬的風，被這風吹着的森林巴拉巴拉地搖落殘剩下的乾枯的紅葉而寒戰着。極遠而難以看見的寺院的鐘聲響了！

不一會，野原中出現一個頭上什麼也未帶的男子。高舉着雙手被風吹着像飛沙一般地跑來。一面跑着不住地向後面看，微細的奇怪的呻吟聲伴着他而來。野原的遠景越發廣大，趣味越發深遠起來，他漸漸地小了，最後從地上消逝了。

女人停止彈奏，放下雙手，絲毫不動的坐着。

我什麼也不想，從花蔭下凝視着那個女人。胸中美麗的魔鬼現在還在叫着。那時我只得身子不能動一動而已。

149. 等那女人剛把右手徐徐地，很不高興似的地放在琴鍵上，我又爲那莊嚴的調子迷住了，合上眼睛我專



「知道了，大佐。」

不一會他把我領出到事務室，抱怨我似地說：

「你怎麼在衙門里簡直像上市場去一樣徘徊亂竄。你要留心你那狡猾的樣子吧！并且你什麼也沒有說，你到了打算說不？」

「我不過聽聽音樂而已……。」

「要聽音樂公園去聽……。」

他這麼說。把我向衛兵推去一面嚴厲下着命令。

「喂，接着。」

○ ○

在這里譯出的短篇「音樂」，據說是在「我的童年」連載以前在報紙上發表的。但既不見收於從前的全集，就在最近極詳細的「戈里基文獻誌」中也未提到這個名子。也許因為什麼原故而省略了吧。但「我的童年」在一九二三年寫成，這時候戈里基的藝術已入他的藝術發展的第四個階級——回憶時代。這時的作品有四十年代「我的童年」等名作，經過長時間的鬭爭和擁有無限的生動的經驗使他的文章洗練到將近成熟的地步，不過在本篇上還看不出特別高人一籌的地方。然而無論在內容上或風格上依然能嗅着一種草原的氣味。

本文根據日本中山三省郎的譯文的重譯。

## 一個奇異的故事

左 琴 科

### 一 神秘的詭計

那人走到第四層樓梯平台處停住了。他摸索着他的衣袋。拿出一根火柴剮着了。一股微小的黃光照亮了門上的銅牌。那牌上寫着：

夫西曼	克勞斯	亞斐謝
牙科醫士		

心地聽。覺得有許多人整齊地同心合力對着什麼東西祈禱——流着憤懣與希望的淚祈禱着似的。那是非常沉重而又有力的曲子，爲什麼這麼弱小的一个女人能彈得這樣有力呢？這可以說是很奇怪的。

這個曲子完全剝奪了我的現實的意識……。

「喂，不要砰砰地敲。那利亞！」就在我的傍邊，大佐生氣地大聲叫着。

女人沒有把手離開琴，只把頭轉過來。小小的臉像鳥一般，臉盤從發角以下比較狹，鼻子是鈎鼻，有一雙大的碧色的眼睛。「好容易捉住的東西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大佐拿起插在煙咀上的紙煙用戰慄的手摩着頭髮一面走向客廳一面這樣說。

「逃啦？」女人驚愕地問。

「真的。」

不消說，我立刻便知道說的是我；可是我却不能答應一聲從緞帳和屏風的陰影中跳出來，因爲樣子不是很好，而且簡直有些滑稽的意味。

「那麼，爲什麼那個人？」婦人問着。

「從窗戶爬出去的。一定的……那個東西也不是瘋子，真討厭！」大佐出去時這樣說着。

婦人站起來，扣上衣服，跟他在的丈夫的後面走來。這時候，我突進到大佐的眼前。

「你！」大佐一面後退一面大叫着。「怎么回事？你，爲什麼要在這兒呢？」

「聽音樂來着。」

他不住的皺着婦人，嚴肅地皺着灰色的眉毛，聳着肩：

「無禮得很，請您原諒。」我決心只說這一句話，不再說別的了。

「嗯，是呵……」他燃着紙煙一面說：「我不曉得那是有禮還是無禮呵；可是做那樣事是不穩當的。」

他呆呆地望着我臉，默默無言。婦人靠着 he 低聲地打聽，聲雖低我還能聽得出。

「這件事要罰嗎？」

大佐推開妻子，對着我說：「呵，請進去。」於是我走進他的明朗的屋中，他笑着對我表示失言似的

說：

「喂，你真叫人嚇了一跳。奇怪的人呵。你這麼樣好聽音樂。呵？」

「不過是偶爾聽見，所以……。」

「呵……是嗎？那麼，今日的審問就此停止吧……。」

又笑了，做了兩次眼色，又加着說：

「呵，就這次饒了你吧……你一定可以再聽一次。她老是在這個時候彈的；那麼再見吧。沙爾克

夫，把他交給衛兵……。」

衛兵沙爾克夫很胖又出了許多的汗，呆呆地以幾乎是大醉似的眼神瞪着。

「就是這罷。」這位生客喃喃着，他找不着門鈴，於是用腳踢着門扉，不一會兒，門輕輕地便開了。「請原諒！」生客說着，恭謹地走進了昏暗的門廳。「今天大夫可以診病嗎？」

「你稍微候一會兒！」醫生冷淡地答着：「我這裏已有一位病人了。」

「好吧，我可以等一等！」生客很客氣地說。

醫生向他投射着尖銳的，嚴厲的目光，接着是惡意的一笑：

「可否請您到餐室裏候一刻嗎？隨我來！」

這位生客剛剛坐下，醫生便匆匆地轉身走出門外，砰然一聲將那扇重門猛力地關上了。跟着是不祥的上鎖的聲響。

這位生客臉色慘白地向屋子四周巡視了一下。屋子差不多是空的。裏面沒有什麼東西，除了一張鋪着台布的棹子和一對椅子以外。

## 二 醫生望着生客

二十分鐘後，醫生回來了。

「對不住得很。」醫生說：「剛纔我把您關在餐室裏了。但是你看，我這裏是沒有女僕的，在那邊不是滯了很久嗎？不久之前，一位病人從門廳的衣架上，拿走了我一件大衣，前幾天，我的一件大衣也不見

了。今天，不曉得又是那一位窮鬼將我放在門廳裏那個唯一的銅痰盂也拿跑了。我想這樣，差不多會使我停業的，你看當我忙着給一個人診病的時候，那些在候診室裏候診的人就會把我所有的東西搬得淨光，我是不得已才實行這種預防的辦法。請你原諒……張開你的嘴。」「唔……」——生客含糊地說着，於是他張開了他的嘴。

## 三 靈巧的工夫

生客走到街上，停在一個燈桿子底下譏笑着：

「嘿！我來看看是什麼東西。」

從他大衣裏拉出一張台布來，把它鋪開了。

「這是一張破台布！上面全是補釘。」他從牙縫間喃喃着。帶怒地吐了一口唾沫。

隨後他一邊走，一邊頓足，並且說：「呵，算了吧！除掉這個破台布也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可拿了。究竟誰也不能把那對椅子拿跑啊！」

這位生客聳一聳肩，便緩緩地走了。

# 埃及之夜

普 式 庚

「那位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呵，那個人嗎？是非常的天才呵。張口是什麼都會的。」

「那麼，太太，張口說一聲，就能作成一條褲子的罷。」

查魯斯基是土著的配織魯布魯古人。年紀還未到三十，因為還沒有結婚，工作是不很沈重的。並且，又因為伯父在興盛的時候做過副總督，繼承了很多的遺產。生活是極端的安閒，祇有好寫詩去出版是他一點小毛病，所以他在報紙雜誌上，被稱作「詩人」；在奴僕之間，被稱爲「作者」了。

詩作家這種東西是有很大享樂特權的，（不用所有格使用目的格的權利，以及其他所謂，除去這樣的

詩的破格法以外，我們可以告白疑惑俄國詩人的特權是什麼的。）雖然有各種的特權，但這些人們還不能忍受着很多的不愉快，在詩人比什麼還難忍受的苦惱的不幸，是他被烙印了的稱號，總是纏繞着他的世上的人們是像自己的所有物一樣的看着他。照他們的意見，詩人這東西，是爲衆人的特殊的利益和享樂而創作的，若是他從鄉村回來，第一個遇着的人總是這樣地問着他。

「您沒有帶回什麼新的作品嗎？」

若是他底口袋裏不大富足，以及他底親人誰害了病，整天在發愁裏，馬上就有常例的冷笑，和着常例的嚷叫的襲來。

「一定是在想着什麼呢？」

若是他想去戀愛，那個美人便到英國商店裏去買像片冊來，求他作哀歌。

若是他爲了緊要的事情去訪問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那個人準是急忙叫他底兒子來念點誰的詩。這樣，青年就拿些無意義的作品來招待了詩人。最初訪問是這樣的情形，往後是怎樣了呢。

查魯斯基因爲很知道奉承，質問，像片冊，青年，這類東西是難以答對，所以每回雖然想作些無禮的發作，但都不能不耐着了。

查魯斯基想從這不能忍耐的招牌裏擺脫出來，盡了所有的努力。雖然選擇了些極淺薄的和平常的人，避免與文學者同志發生來往，但仍然是不見功效。他的話是非常的平凡，不和文學方面發生牽連。還有

他的裝飾從來是極端的落伍，彷彿像是帶着羞慚和迷信纔出社會從莫斯科來到彼得堡的青年。在書齋裏，因為擺置些像婦人寢室似的器具架，沒有一樣可以看出他是作家。桌上既沒有散亂着的書本，長椅子上也沒有墨水的污跡。在那里面，像表現美神存在的，以及，像叫人看出沒有掃和不會刷的雜亂的東西是一個也沒有。查魯斯基是不希望將用手筆的地方給社會一般朋友們看的，人是有賦與的教養和靈魂，但也不難想像也有爲了無聊的事情就發生灰心喪氣的。有時他愛着馬匹；有時自暴自棄的賭博起來；有時高興的消遣着上等的吃喝。可是他既不知道野馬和阿刺伯馬的區別；又不曉得撲克的牌；以及說複雜的法國茶飯不如烤地瓜好吃。這渡過無限歡樂生活的他，任何舞蹈會都到場；在任何交際的會食上都盡量地貪食；在任何夜會上就像糟子糕少不了雞蛋似的都出席。總而言之，他是詩人，他是不能勝過自己的熱情的。查魯斯基一知道這「愚蠢的發作」（他叫這個是靈感）要襲來，總是就關在書齋裏，從早到深更不斷的去寫作。他告訴他的親友說，惟有在這時纔能發見真正的幸福。除這樣的時候以外，他總有點點頭腦的慢慢徘徊着，在這走動的途中，他總是自問着常例的質問。

「不想寫點什麼新的作品嗎？」

有天早晨，查魯斯基感到有幸福的幻影，在最光輝的彩色裏浮現出來，想不到的言詞如實的成了幻影的權化而發生，詩句輕巧的從筆頭上迸出，響亮的節奏配合着調和的思想飛躍出來了。查魯斯基是獨自沉陷在甜密的無我裏。……而且人世以及人世的瑣事，和所有的煩悶等已經不存在他的身上了。他正在寫着詩。

突地，書齋的門開開，現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臉。查魯斯基蹙着臉，冷古丁地站起來。

「您是誰？」他心裏罵着老不在休息室裏的僕人，一面忿忿地質問着。

不相識的人走進來，他是一個細長的身材約有三十上下穿着不大體面裝束的男子。他那淺黑色臉的特徵是最顯眼的。蒼白的，秀美的頭額，被憂鬱的捲髮和明亮的眼光和灣鈎鼻子占據着，濃厚的鬚鬚蓋着外國人特有的凹窪黃褐色的腮頰。衣縫都磨白了的黑色的燕尾服，配着夏天的褲子（當然在那樣暖的秋天是常有的），黃色的襯衣黑色而骯髒了的花邊上有個假鑽石在放着光，粗呢的帽子像是經過了雨或者是不好天氣似的。倘若在森林里邊遇見這樣的人懷疑他是棒子手。若是在交際場裏一定會錯認他是政治上的陰謀者。若是在大門口就得認爲他是強竇或者是到處推賣不老藥或是砒素的了。

「您有什麼事情呢？」查魯斯基用法國語問着他。

「先生，」外國人深行的行着禮用意大利語答應着。「請您饒恕我！有點兒……。」

查魯斯基不讓他坐下，自己也站着。話仍是繼續着意大利語。

「我是那坡里的藝術家，」素不相識的男子說。「因爲有不能不離開故國的原故，纔靠着自己的手腕來到了俄國。」

查魯斯基以爲這意大利人大概是想開大提琴的音樂會來賣入場券的；他想用二十五盧布把他趕出去。



但是，在這以前，這素不相識的男子又接着說了。

「我所拜懇的，是想在您友人裏交個朋友，請您底給我幫助，您不能給我介紹一位您底最近的嗎？」這並沒有對於查魯斯基的自尊心加以侮辱。但他用凶狠的眼睛視着這個叫自己做友人的他。

「對不起，您是誰呢；是受誰的指示來到我這兒的呢？」他好容易的壓制着氣忿訊問着。那坡里的男子現出爲難的樣子。

「先生，」他吞吞吐吐的回答着。「是我底自信……我想您是……可以饒恕我的……。」

「您有什麼貴幹呢？」查魯斯基立刻加以返問。

「我久仰您的技巧有驚人的偉大。所以，我相信了這地方的紳士們所說的偉大的詩人用全力來應援的事情是名譽的；」意大利人回答說。「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我纔不揣冒昧到您這兒來……。」

「你誤會了呵，」查魯斯基插嘴說。「詩人這個東西，在我們之間是沒有的。俄國的詩人是不用什麼紳士們來應援的。因爲俄國的詩人本身就是紳士，所以，若是我國的藝術保護者諸君（唔！）不知這事實的話，是非常失敗的了。我們的同伴裏沒有爲作詩劇從街頭領着像乞丐似的音樂家的。我們的同伴裏也沒有爲請求應援沿門托鉢的詩人。要是我擴吹我是大詩人的，那是捧我了。不錯，我曾有一時寫過諷刺詩，但應當感謝的是我和詩人的先生們共通的事情一樣也沒有，而且也不想有呵。」

襤褸的意大利人沒有着落了。他環視他的周圍：畫，大理石像，赤銅像和在直線型的擺飾架上的高貴

的玩具類，這些却把他鎖住了。他看戴着帶穗的帽子立在自己面前的高慢的浮華者，穿着金刺繡的南京木綿的化粧服；和自己穿着破爛的花邊骯髒的燕尾服沒有可取沒有住處的藝術家，是沒有任何一點共同點的。他含糊的說了不明的借辭，行了禮，打算走出去。查魯斯基被那可憐的樣子感動了。他，雖然在他的性格上是有缺點，但也有善良的高尚的感情的。他自愧他有了容易動怒的自負心。

「您想上那兒去呢？」他問意大利人。「您等一會兒……我因爲不能不避免過分的尊稱。只說自己不是一個詩人。那麼，請您說，打算要什麼罷。祇要自己的力量能作到的事情，都想盡力去作。您是音樂家罷。」

「不是，先生！」意大利人答應着。「我是一個貧窮的即吟者。」

「即吟者！」查魯斯基嘖叫出。同時想到自己的任何款待都太冷淡了。「爲什麼您不立刻說出您是即吟者呢？」

查魯斯基以從心裏發出的悔恨的熱情握了他底手。

他底親愛的狀態長了意大利人的精神。他直率的說出他自己的心思。他底樣子是沒有僞瞞的。他是希望錢，希望在俄國設法改變一下生活。查魯斯基傾心地聽取着。

「我，」他對貧寒的藝術家說。「祝您成功。在此地的社交界裏還沒聽過即吟什麼呢。這是很希罕的呵。實在說，我們之間還不通意大利語，或許不能被理解，但是這也沒有什麼不方便的罷。總之，

是很合乎時流。」

「可是，在這兒要是一個人也不懂意大利語的話，」即吟者深深的考慮着說。「有誰來聽呢？」

「甚麼，那是不必掛心——有的是來的。其中有傍晚走過，爲了好奇；還有裝着明白意大利語似的臉來聽的！再說一遍，第一要緊的是合乎時流呵。您是可以作到——我能給您保證的。」

查魯斯基問他的住處和門牌號數，極恭謹地把即吟者送出去，而且在當天夜晚，盡量地爲他奔走了。

我是王，我是僕，我是蛆，我是神。

#### 傑魯交苗

翌日，在暗而僻的旅館底廊下，查魯斯基找到了三十五號的房間。他站在門口敲了下知會，門是由昨天意大利人開開了。

「大勝利！」查魯斯基嚷叫着。「很順利進行了呵。侯爵夫人說能把客廳借給您。在昨天的大夜會上我是可以贊同別魯織布魯克的一半的。可以印刷入場券和廣告了。如何成功雖然沒有一定的保證，但收入是很可觀的呵……。」

「這主要的。」意大利人以生在南國的惡癖的作態像很高興似的叫嚷着。「我很知道您給我非常的幫助。因爲在酒神前發誓了的您和我是同樣的詩人，詩人是卓越者的事情是不可否認的呵！怎樣表現我的感謝呢？請您等一會……您愛聽即吟嗎？」

「即吟……您想在既沒有聽衆，又沒有音樂，更沒有拍手喝采的時候來作嗎？」

「是的，因爲比這更好的聽衆那兒還有呢，您是詩人。您能比他們更能理解我。您能願意聽，那我是比像暴風雨似的滿堂的拍手還要感謝好幾倍的……請您坐在那兒，給我出個題目罷。」

「那麼，就是這個題罷。」查魯斯基對他說。「詩人應當自己選擇自己的歌題，聽衆沒有導引他的靈感的權利。」

意大利人的眼睛放着光。他稍微用手尖點拍了幾下，自誇的擡起頭來，從他的嘴唇裏漏出調子很好的熱情的詩句——剎那的感情的表現呵……。

意大利人停止了……充滿歡喜驚愕的查魯斯基是在凝神凝視着。

「怎麼樣了？」即吟者訊問着。

查魯斯基緊緊的握着他的手。

「好嗎？」即吟者又訊問。

「太好了！」詩人答應着：「外界的觀念就像一點也混不進您底耳裏，活像很長的年月開發和奇怪的養育出來似的；您對於事物很有果決呵。就是這點幾乎完全沒有強勉沒有遲鈍的地方，靈感不是先發生的嗎？太好了！太好了！」

即吟者回答說：「彼此間的技巧——這東西是不可思議的。爲什麼彫刻家能看出潛伏在卡拉拉大理石一

塊裏底由比鐵，用鑿和鎚剝去上皮放出他底光彩來呢？從詩人底頭裏湧出的觀念爲什麼有連四韻都規規矩矩具備着，整齊的嚴整着調子很好的韻脚呢？在我的敏捷的感觸，固有靈感之間的細小的鏈環這種東西，即吟者自身因爲不是一人所能理解的，傍觀大概更認爲是不思議的罷。多餘的說明不用再說了，這就是就……我不能不先想一下最初夜晚的事情。有什麼呢？要對於聽衆既沒有無理，同時，對於我的收入又沒有損害；入場券是應當怎樣規定呢？聽人說，拉·古諾拉·卡榻拉尼（有名的意大利歌姬）好像是二十五盧布似的。這不是很相當的價錢嗎……。

從詩的高潮一變落到會計的事情上去，這在查魯斯基雖然是非常不愉快，因爲很知道這是生活的重要的事體，所以他對於在心裏籌畫的意大利人也就助了力。因爲即吟者對於錢的事情，和查魯斯基得到相爭利益的露骨的快樂，以及表現出野蠻的貪慾，他不得不從佳美的即興詩所喚起的恍惚的情緒裏覺醒過來忙忙叨叨的告了別。夢裡還打算着的意大利人，因爲對於這個變化沒有注意到的原故，行着鄭重的禮儀後，又致述永久的感謝，把查魯斯基從廊下一直送到臺階之外了。

### 入場券十盧布七時開會

L侯爵夫人底客廳是照着即吟者底意思安排好了。演壇壘起來，椅子排了十二行。在當天晚上七時，

### 廣告

房間點上了燈。入口，在一張桌子之前，坐着一個賣入場券鼻子很高的老婆子，戴着羽毛斷了的灰色的帽子，每個手指上都帶着指環。臺階那兒站着憲兵。

聽衆聚來了，查魯斯基是第一個先到的。因爲他是對於出演前後非常地用了心，想會着即吟者打聽他一切滿足了沒有。他在旁邊的房間裏，找着像著急似的直看懷表的意大利人。即吟者穿着像唱戲的衣裳。從頭到脚尖都是黑色。襯衫的花邊領子是向後曲折着，不可思議的露出白的頸子，和濃厚的漆黑的鬚鬚行成美麗的配合；頭髮傾斜在前面，遮蓋着額頭和眉毛。

這些事情在查魯斯基都是不很愉快的。因爲他不願意看這打扮像走江湖的變戲法詩人。說了簡單的話之後，他就回到不斷混入觀衆來的客廳裏去。不久所有的座位裏全讓裝飾華尙的貴婦人坐滿了；紳士們都站在演壇的周圍，牆壁靠邊以及後排椅子的背地裏。樂師們安排他們自己奏樂的座位，坐在演壇的兩邊，在正中的桌子之上，立着個燒磁的花瓶。

聽衆是很衆多的。人們都像著急似的等待着開演。漸漸，快到七時半了，樂師們出了響動，致禮後，奏了一節「坦克列基」的序曲。一同歸座恢復到鎮靜。序曲的最後的音歇住了……即吟者走進來，從四面八方起來像破裂似的喝采裏受到了歡迎，在演壇近頭的地方低低的致了禮。

查魯斯基最先是想知道他能給什麼樣的印象呢，低着頭等待着，得知那看來不合式的衣裳也沒有給聽衆以同樣的結果。連查魯斯基自身，都叫許多底油燈和蠟燭照成蒼老的臉色；立現在演壇的時候，沒有

看見一個以為這意大利人是很可笑的。喝采靜止下來，物聲停歇着。

意大利人用奇怪的法蘭西語向紳士們請求時，一起不出聲的互相瞪着眼，也沒有一個來接應的。意大利人，等待一會兒後，像恐怖的戰慄的聲音又重復了請求。查魯斯基站在演壇最近的下面，叫不安的心情怦怦着；以為這個事情除了自己以外是沒有人來幹的，題目非自己來寫是不行了。其實幾位婦人把臉轉過來對着他，最初是很小的聲音，以後聲音漸漸地高起來叫着他底名字。聽着這個聲音的即吟者，用眼睛尋找着他，在眼前出見了他的時候，很親近的微笑着把紙片和鉛筆交了過去。表演這樣喜劇的分配，在查魯斯基看來是非常不以為有趣的。可是因為也沒怎樣的脫軌，從意大利人的手裏接過紙片和鉛筆寫上了一句文句。意大利人從桌子上拿着花瓶走下演壇來，交給了查魯斯基，把題目放在那里面。這個先例是很有趣的。從資格上說起來也應當的與文學者同樣的二位新聞記者，也認為有寫題目的義務了。那坡里大使館的書記官和最近纔由佛羅林斯旅行回來的一位青年也把自己折疊起來的紙片放入了瓶中。在最後，一個裝飾極朴實的少女，遵從母親底言語，眼睛裏浮凝着淚粒，用意大利的文語寫了幾行，臉紅到耳根地把這個交給了即吟者。在這時，貴婦人們就像不能再靜忍着可笑似的。回到演壇，即吟者把瓶放在桌子上，照着次序把紙片拿出來，高聲的朗讀着。

「山細底家庭……」  
 「薩陪亞底至上光榮……」  
 「克列俄怕拖拉和他底愛人……」  
 「從監獄裏窺視春天……」  
 「達所底勝利……」

「有名譽的諸位命令那個呢？」意大利人慎重的訊問着：「祇請說一個題名呢，還是用抽籤來決定呢？」  
 「抽籤！」羣集裏一個人出了聲……  
 「抽籤！抽籤！」聽衆裏重複的嚷說着。

即吟者又用手拿着瓶走下了演壇，用感謝似的眼神投向椅子坐席底前列上致問着。  
 「請那位抽一張題目罷！」

坐在那兒的華麗的貴婦人們沒有一個嚷嚷着立起來的。不慣北方冷淡的即吟者，像是非常慌忙似的了……突然他看見了房間那頭有舉起了帶着小小的白手套來的，他急忙轉回身走向坐在二行盡頭一位年青的身段很高的美人的面前去。那女人是一點也看不出有爲難的樣子站將起來，很簡單的用貴族的手插入瓶裏去拔出一個團團的紙片來。

「請您打開讀一遍！」即吟者向那女人說。  
 年青的貴婦人打開了紙團高聲地讀了。

「克列俄怕拖拉和他底愛人。」  
 這言語因爲是由優美的聲音念出，深深的沈默浸在房屋裏的原故，每個角落都聽着了。即吟者是非常滿足的樣子鄭重地敬禮後，回到了演壇。

「諸君！」他向着聽衆說：「作爲即興詩的題目抽籤是抽出『克列俄怕拖拉底愛人』來了。實在是對不起得很，想請選這個題目的先生把自己的意思說明一下。這是任何愛人都以『聖母爲什麼昇天了』呢？」

爲問題的嗎。」

纔說完，兩三位紳士嘆喏地噴出笑音來。卽吟者多少是慌張了。

「我想請問的，」他接着說：「是想請教出這题目的先生，還是想歌唱克利俄怕拖拉是怎樣的歷史的容貌呢……若是懇切的給以解釋那是非常感謝的。」

一個立刻答應的也沒有。二三貴婦人底視線向那聽從母親底吩咐寫題的樸素少女的方向投去。可憐的少女，留心到像凶惡似的注目，眼睛裏忍着淚，慌張地有些着急了……查魯斯基也看不過去，向着卽吟者的方向，用意大利語說。

「出题目的是我。本想寫上『奧列留斯·比克拖魯』的一句底。照他的意思，克利俄怕拖拉雖是像作爲戀的代價而宣告死似的，但在這兒仍然有既不恐懼又不拒絕那樣的條件的崇拜者。所以，這個题目好像是稍爲麻煩些……還是選擇其他的题目罷。

但是卽吟者已經感到了與感底襲來……他向樂師們給了演奏的知會。他的臉褪脫掉恐怕的蒼色，像發熱似地身體震動着，眼睛裏閃亮着不思議的火花，他用一隻手把灰色的頭髮理上去，拿出手帕擦着粘滿了像珠子似的汗的美秀的額頭……突的大搖大擺地向前走進，兩膀交叉在胸前……樂人們停歇了，卽吟者開始着。

房間耀煌 音樂響亮

笛子和七絃琴放出的音響

更高的是女王的聲音

映照在筵席上的他底面樣

斜對着黃金杯

想些什麼呢 他的眼睛

放射着 奇怪的光亮……

筵席雖然榮華 結果

客人沈默着 歌聲停歇了

這時的女王 擡起頭

眼神很沉靜 說出了話來

「知道我愛的熱度嗎

接受這個的人是有幸福的……

爲什麼捨棄 爲什麼選擇呢

對於一切 愛能及之



呵接受罷 這很深的情  
和很熱的身一齊都賞給  
良宵的醉之喜悅裏  
拿着性命 來接受的是誰呢

排列着的人像波浪似的站起來  
耳和耳是蠢動着  
口和口是喧嚷着  
眼和眼 閃耀着  
像射着心之波似的  
女王底眼睛是冰涼  
看哪那嚷叫着走出的人  
一個繼續又有兩個  
女王底眼珠 呼喚着他們  
他們被眼睛叫喚着

371

這個人 被女王引導  
走進不知殺身的寢室裏  
對於立刻站起的這三人  
給了 決定是誰的籤  
從僧人 捧着的甕里  
放下了自我的骨身  
第一個人敷摩維  
能好好服待他那傲慢的妻  
在戰場上的勇敢  
却是有名的勇士  
高高的舉着白頭  
每次雄壯的戰爭時  
喜悅滿掛在臉上  
第二個人是苦利順  
他生在葉比秋魯森林裏

現在胸中的熱映在目

像難抱的花瓣

在春日裏開的花萼蒲

怕風吹的 毛皮膚

很熱的熱潮波動

動了私心的

女王底眼睛 不動的

看着他 更

像波浪的歡呼 他底心裏

以及嘴裏漏出 火似的誓言……

「決定罷 親愛的母君

侍奉您 到壞了的日子

在迷惑的 月的臥床裏

作您的真實的 奴僕

至月亮消沈的第二天為止

在您底身邊 跟隨着您

在您底血潮裏 消化掉

在您的呼吸裏 消滅掉

對着嘴唇 狂汲罷

淺綠的 朝晨太良好

紅的 朝陽之下

迎接紅的 死亡罷

幸福充滿了 決定的人是如何呢」

天展開 又暮去

亞歷山大底 宮殿裏

掛起金角的 月亮

在樹蔭裏響着 噴水之音

窗上明亮 掛着緋色的窗簾

清心的香氣 充滿房裏

新鮮的祭物 已經有了  
 奉獻給 住在地下的神靈  
 在黃金的屋裏 沒有心  
 戀的迷態 却是很熱鬧  
 潛伏在 紫絹的  
 幔帳裏 黃金的臥床

1835.

附記：去年到日本旅行，爲慰旅途中的寂寞，在東京神保町一家舊舖裏，買了本舊譯本的普式庚全集。今年年假中又因無事可作，打開來從頭細讀一遍，順手就譯了這埃及之夜。關於普式庚是不用加以什麼註釋的，但這埃及之夜却應有一點補助的說明。照日譯者菊池仁康先生的解說：這埃及之夜是普式庚死去二年前所寫的未完成的作品。正是他自身過着詩人所有的放縱的生活，爲遊加魯大負債累累痛苦的時候。這作品可以看到他這詩人的私生活的一端。照譯文二卷二期所載的怎樣排演古典劇（蘇聯·A·泰洛夫作，味若譯）裏：這埃及之夜，已由A·泰洛夫之手，費了兩年工夫，組成了莎士比亞的「Anthony and Cleopatra」，蕭伯納的「Caesar and Cleopatra」編成戲劇，劇名就叫埃及之夜。曾在卡末的戲院上演過。

(三八年初春)

## 夏 夜

戈 里 基

沒有月光，看不見一顆星。沈沈的夏之夜開始包圍了街。街如疲倦極了的大動物，在臨睡的一時慌忙倒喘了一口氣。

黑雲緩緩的淒涼的在低空流動。公園的樹木都乾渴得死挺挺的聳立着，葉子一片不動，四週的東西，皆滿被塵封，窒息了似的。

我躺在長椅上休息着，在這公園中草木繁茂而稍暗的一隅，聽見若斷若續單調的軍歌。我空着腹，聽那馬蹄聲，兵士們離別的歌聲，女人的聲音等。那些聲音時能高到將這附近工場的發動機的忙碌聲響消去那樣的程度。

被樹圍得暗闇的不知是何處，有燈火搖動，看那樣，如從地上向很遠的悲暗空中飛去。

洋槐樹蔭下，僅一動身都覺有悲哀軋轢的我，一點也不動的躺在古老的長椅上，我是不理會因飢而像將我嚙蝕很苦的人生和人類全體的憎恨，都像於我瘦衰貧血的胸之深底消滅去了的樣子。

曲，向我這方面走來。歌詞似這麼樣。

甚麼也不作，一日中

儂是一個蠢錢虫……。

沈鬱的調子。但是，一注意到我的時候，那女人以快活，挑撥似的聲調叫起來。

「啊呀，好嚇人，是誰在那兒哪？」

我沒有回答，身體也沒動。

那個女人死盯着我，不停步的在我前街走去並且在走過去五六步時又唱起小曲，這回是虛張聲勢，較前聲音大：

家人腹飢毆奴身，

腹滿之時儘睡覺。

我想，若是直腰坐着，兩手按着腹一定能够舒服，於是我在長椅上翻身坐起來，那時候當然我要發出

長聲的呻吟。女人聽見時，返身走回來在我的身旁。

一滴重的大雨點，拍達落到我的手上，我於無意之中，將牠舐進嘴裡。

抬起頭時，女人正向我佇立着。

「你在這作甚麼哪？女人問。「你是醉了罷？」

「一邊去！」我說。「我還沒有醉。對我有甚麼事嗎，可是。」

「對誰都有事嗎。」女人激昂的回答。「你是在想我無論對誰都作……的事罷。」

這樣說着更靠近我一步，坐到長椅上，燃起一枝火柴，斜溜着眼睛凝視我，嘲弄似的說。

「甚麼啊，骯髒的臉！」

女人燃着紙煙，搖晃着身體軋長椅，我在想那如訴的聲音，像將我心裡的卑鄙反響喚醒似的紙煙的火，照出我身旁坐着的女人的臉。潤活的片子，孩子似的腮頰，像似一個可愛的圓臉俄國姑娘。

「你有病？」女人從我臉旁注視着問。

「嗯，病啦。」

儂今想要歸故鄉，

但是，故鄉在何處？」

她用鼻音低聲唱起來了。然後，又將臉轉向我問我說：

的是和男子全體的復讐有同樣的可喜啊，我使我自己作的是甚麼舉動呢，現在，祇要可以作一次這樣的舉動的事以後，就是幸福了，像虐待犬一樣呢。

女人的聲碎了，漸漸成了低音，我聽見那聲音時，感出好像被人用手拋擲於滿是濕漉的泥土地上一樣，女人對我因怒而至於吵嚷辱罵時，我在那時，不知道飢餓與否，或者這是不侮辱，我自己已經沒有意識，只是顫慄。

女人終於走去，姿態消滅於黑暗中，但是，聽她在遠方又向我喊着說。

「若遇見那些東西……放浪者中無論是誰也沒有關係……告訴他們，如果你若不能在此處成了路倒屍的話，你就這樣說：我是憎恨所有男子……。」

以後，四週又恢復肅靜，在遠方，燈火似被脅而搖晃起來，地表滾滾旋轉，不，是我的頭使我滾滾旋轉了。我已失去知覺，除了我的兩手和臉全濡濕了以外是……。

不久，我想要由茂草叢中搜出那廿戈比。我想呼喊著求救，可是已經不行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我猝然摔倒在長椅旁的地上。

附誌：此短篇爲戈里基未發表之作品，係譯自日文雜誌文藝五月號。

## 分 配

島 崎 藤 村

我的四個孩子之中，能够記得他們死去的母親的一個也沒有，僅僅我那大孩子記得他有母親——在太郎六歲的童心的模糊底記憶裡。

紀念母親的人漸漸的少起來，留着做紀念的衣服，現在已經沒有一件了，但是像陳舊的鏡臺，衣服那一類的家俱却仍然擺在那裡。每天早晨末子總在那面鏡子前梳着頭，然而隨時日之過遷，種種的回憶也漸漸的淡薄起來了！

孩子們的媽，已經故去多年了，太郎，次郎姑且不說吧，就是三郎也長得像個大人，連帶藍白道兒的窄袖的衣服都穿不下去了。

跟前的四個孩子，都得上錢培養似的。



「你是不是沒有住處？」

「嗯！」

「啊哈，我真想對啦，我若是一留意，所謂住着心裏暢適的地方，是能够找得到的喲……可是，我不願意作那樣事。」

這樣說着，女人搖頭表示輕蔑，將紙煙拋到茂草中去。

「若說起爲甚麼不願作那樣的事呢，因爲作那樣事沒有趣喲，我是喜歡放浪的……這樣：啊，你，餓了吧？——我是吃得很飽的了，一小時以前，在酒館裡吃的 Croquette 喲。那溫熱的 Croquette 實在香啊。你也想吃吧？我是很知道的。是這樣吧？」

女人好似打破玻璃那樣乾，冷的聲音，高聲笑了。我被慾望驅使，想離開這女人，然而一想立起身來

在街上去彳亍不如在這肅靜的地方歇着好，所以我轉回了念頭。

「你的腳不好嗎？」女人說。那聲音似有不可思議的歡喜藏在裏面，以後。女人沈默了好些時候。因爲無論何處都沒有奏樂的聲音，入耳之聲祇是附近工場的動機的沈重，疲倦的聲響。

「噯！」那青年的女人突然說。「你給我……。」我詭異那溫柔的調子。

話將說完而未完的當兒，身子更緊緊挨近我，並且說：

「想要二十戈比（俄幣名）嗎？二十戈比，你明白？願意要嗎？」

「那是很希望的」。我滿懷着期待說出來。「借我二十戈比，一定返還，廢錯啊。」

所謂要獲得甚麼溫煖的東西似的期待着，口中流出唾液。但是，身體却因惡寒而顫慄了。

「願意？啊哈，這有二十戈比！拿着這錢至少够你兩天食用？噯！你希望得這錢嗎？」

我伸手去代替這兩個回答。

「好吧，明白了！」

這樣說着，女人像炸彈裂開似的笑了，強敲我的手，將她手裡的錢，用滿力量扔到茂草叢中，同時，聽見錢落到地上軟的金屬的聲音。在黑暗中。

錢沒有得到手，我便以兇暴的目光凝視那女人，女人從長椅上立起，後退一步，屈着身子匆匆的說：

「說你自己是怎樣的糊塗，你知道？你以爲這是我覺得你餓的很可憐，將給你只够去吃些甚麼的錢，實在是這樣的着想了吧？阿呆！打消這念頭吧！我啊，縱然在此有餓得要倒了似的男子堆成堆那樣的，我是不能爲那樣而動心的女人！」

女人給我以冷笑的惡罵後，立起身走去，不絕的輕振動她的身體，並且由長椅離開有十步許，停立着顫聲的說。我看那女人的眼睛裡像含着淚。

你這個人，大概直到現在也沒有對誰作過甚麼壞事的善良的孩子罷，那時候，我欺負你，我對你所爲

「你們就知道要錢花，也知道賺錢給我用嗎？」

我常這樣的打趣着他們，有時也頗讓孩子難堪似的，太郎和次郎已到故鄉各自種各自的田去了。三郎呢，却和幾個要好的新朋友，核計着想照他們自己所想的道兒去做。每個人拿出十五塊錢加在一起湊了個三十來塊錢，在郊外租了一所房子，他說他打算過自炊的生活，但是光押金就得要六十塊錢，最初三郎和我商議的時候，認為那僅是小孩子似的瞎說而已。

「我在年青的時候也有過自炊的經驗，結果總是以煮豆當飯吃，自炊是頂麻煩的事啊！你們能有恆心的做下去嗎？」我說。

我的意思是讓孩子們在自己的身邊，於可能範圍內多撫養他們一些時日。把他們的性情磨練得能够忍耐，但是自己也會想到，總有一天會分居的，可是却未想到這樣快的就實現了，後來我纔知道分居的原因，是彼此氣質不投的緣故；同時並且想到讓他們兄妹兩人，住在這個狗窩似的狹小的屋子裡，也有點不大相當似的，我想不管什麼也得讓他們嘗試嘗試。並且想到自己在三郎那個歲數時營着獨身生活的往事的。就覺得現在離開我的三郎的心境也怪有點可憐似的。當三郎搬至郊外的時候，好像把家搬空了一半。並且替他做了兩個三郎所喜歡的鮮艷的洋布的墊子，也會把不知能否有用的破舊的椅子以及一個舊鐘分給他了，拿去的東西雖然破舊，但是居家過日子少一樣也不行，把洗乾淨了的被褥，以及破爛的家俱等，都積載在早春堆滿水雪的道上的二輛載重汽車上搬走了。

那時我那三個孩子，已經先後的離開了我，僅有末子在我的跟前，自從三郎搬走後，家裡俄然地冷靜起來，連飯桌上也覺得寂寞了似的，同我在在一起的祇有末子和一個老媽子了。我漸漸覺得生活有點改變了似的，好像將要離巢的蜜蜂似的末子，不久她也將要追隨着他的哥哥們離開我吧，那不過祇是時間早的問題，我的胸前似乎湧上了老人孤獨的影子。

但是，那毋寧說是我希望如此的。我不過渡着三十年如一日的著作生活而已。我曾聽說有已到古稀的晚年的人，為使生活單純化，致拋棄了妻子，財產而遁隱起來。一個人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的話，早年喪妻的我，却和那種人不同。自己在家裡把孩子撫育大了，然後再挨排兒的送出去，漸漸使自己成爲一個孤獨的人。

在我周圍也死了好幾個人，最近還接到老家的一個外甥，因患腎臟炎而死亡的訃文來着。那正是三郎徵兵適齡於本籍地東京受檢查離開老家的時候，而次郎却一邊幫助着哥哥種地，一邊拿來幾張習作的油畫，他仍然是那樣的結實。他和死去的老家裡的那個外甥同歲，他們是小時候光屁股的朋友。所以在舉行告別式時我纔特意叫次郎去送份子的。

「天亡是最可惜的事啊！」我說。

我叫鮮果舖送來了供在靈前的水菓盤 那時次郎和末子還在家裡 並且我還包上了點僅表微意的奠敬，上邊還繫了些黑線。

「不管怎麼樣蕭條的社會，再沒有包兩塊錢奠敬的事了，在你們媽活着的時候，要是包個兩塊錢也就滿行了。」

次郎裝着已經能够代理父親的神氣上那裡去了，和藹可親，善動感情的次郎由告別式場歸來的時候，和我念叨着：在本鄉親戚家聚集着的認識和不認識的人，有由青山那邊來的誰和誰，又有由新宿那邊來的誰和誰，在並排坐着的舊知當中，有一個不認識的女人出人意外的高聲嚷嚷起來。

「是誰？」

「次郎這孩子，把我忘了嗎？」

乍一聽去，好像兩個人在說話似的，次郎一個人學着舌講給我們聽。

「次郎這孩子 怎麼的？你到說呀！」

次郎學着那婦人的口吻和妹妹說完後，妹妹呢？爲了急於知道究竟，這樣的追問着，但是因爲次郎學得過於逼真的緣故，噗哧一聲祇笑得她前仰後合起來。

爲什麼我們要特別提出這個婦人的話來呢？她是十八年前已死了的我外甥的媳婦，要以我的孩子來說，却是他們母親的朋友。叫做勝箕，在外甥活着的時候彼此是很要好的，外甥是嫁給土屋家的我嫡親的姐姐所生的兒子。他僅不過比我小三歲，如其說他是外甥，勿寧說他是兄弟。而且生次郎和末子的那座房子，和土屋家的外甥暫住的隅田川的岸旁那所房子，僅僅不過隔一條街那樣的近，因爲這種關係早

先是常來往的。在次郎幼時，勝箕也常上他母親這邊來串門。圍爐閑話，雖然是他媽的好友，但是次郎却連認識都不認識她了。

過了些日子，勝箕帶着她青山的姪兒上來探望，我已經有十七年沒有和這位稀客見面了。因爲是久別重逢的關係。今天乍一見面，我祇是一個勁兒的凝視着她，連話都輕容易說不出來了，我們都面面相覷起來。

現在勝箕已不是土屋家的人了，她已經改嫁了兩次，但兩次全遭遇了不幸，聽說現在已經是第三次了。不知道這個薄命的，並且始終不屈不撓的人，經過了多少辛酸後，纔得到如此安靜的生活的詳情。

勝箕和我說她老想來看我的孩子，但是總沒有遇着機會，後來好容易碰見了青山的姪子，纔讓他把我帶來的。

「如果次郎他媽，活着的時候，不知道多大歲數了？」

我之所以如此說的，因爲記得他們的媽和勝箕同年。

「是舅母嗎？現在正是個整數。」勝箕說。

勝箕單就管我們叫着：「舅舅，舅母的」，這時青山的姪子追問着她「正是」的話怎麼講？

「所謂正是……。」

「是五十歲啊！」

這個「五十」突然間使我嚇了一跳，我連自己的歲數都忘了。如果他們的媽活着的時候，不是已經變成老太婆了嗎？

次郎覺得母親的舊友經過十七年後，再上家裡來探望的事，有點奇怪似的，次郎以探尋着死去母親的往事的神情，傾耳靜聽着我們的談話，我收拾着屋子，並且把在那間狹小的屋子正中的桌子搬了出來，還把平常不大用的珍貴的法國產的桌布舖在桌上。那以水色的線織成的桌布，好像很快樂的在那裡迎接著稀客一般，這時末子已從學校裡回來，她穿着學生制服。靜靜的在青山的姪子的身後，起初覺得多少有點不大好意思似的，後來纔扭扭着來拜見生客。

「這是末子嗎？」勝箕眼淚欲墜似的以懷念着的聲調說：「到是長的挺像舅母。」

「怎麼樣？我的孩子們一個個全長得挺大了吧！」

「實在啊！如果舅母還活着，看見現在的末子他們，將如何的快樂呢？」

土屋家的外甥是和末子她媽同年死的，她媽那年正是三十三歲，外甥是三十七歲，在勝箕的面前，終於提起來我的外甥。

「真够奇怪，三十來歲死去的人，老以為他們是三十來歲，我沒有一次認為他們已是五十多歲來着。」

「舅舅！」年紀青青的死去太不算了！如果還活着的話，叔父不是還可以看見我們和和氣氣的過着日子嗎！」

那天僅僅說了些這類的話。

我空活了五十六個年頭。當勝箕他們上我這裡來的時候，沒有談一點像土屋家的外甥，或末子她媽活時的話。我們僅僅是回憶着年青時的事，又想到我們都已經是上了歲數的人了。

總嚷着蕭條蕭條的，而且物價仍然一個勁兒往上漲的時候，連我們住的那寂靜得像在山澗中的地方，每天也不斷的聽見了鼓聲，那是由叫做什麼什麼教的，像似分社的房子裡傳出來的。冷靜的蕭條的風颯颯得緊，那種聲音也越響得大起來。聽說爲了慾，迷信與生活，難而去祈禱的人們是日益增多了。

那鼓聲在窪下的谷澗的街裡的空氣中，震蕩得我家的窗子一個勁兒祇響。

佇立在我家門口的窮人，也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昨天來一個今天來兩個的樣子。使我不知道世上到底有多少窮人了。跑去求救的有於震災後想幹活的人，也有至今兩天沒有摸着飯吃的。每當我看見那些人的時候，我總是由腰帶的荷包裡掏出些錢分給他們，也有從自己的屋裡的櫃子裡拿出些舊書給他們的時候。其中有已慣於乞食的，有痛恨社會太不合理的，也有殘存着難受的憤慨的。祇要我有一份力量，總把錢放在他們的面前。

「如果實在困難的時候，儘管再來吧！」我又加上這麼一句。

當他們走後，使我想起那些年青，而且看去身體也很強壯的人，爲什麼要向我這樣病弱的，年邁的人來求助的社會的矛盾。爲了顯示正義，養成了一批盜賊，以及可憐的乞丐。

當我們家雇的那個老媽子看見我那種態度時，她總好像有點憤慨似的，幹一個月的活，祇要十八塊錢的老媽子，看見我對那連認識也不認識的人，跑到我這裡來一塊錢，兩塊錢的拿去的事，實在有點容忍不下去了。

我爲了救助那些人，甚至於弄得家無隔宿之糧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其實我家也並不富裕。孩子們越大越得用錢。太郎那方面每月得貼補他二十塊，就連他雇的老媽子的薪水都得由這邊支。從三郎携至郊外自炊以來，他那兒每月也得用個六十來塊。自己這邊還携有次郎和末子，我實在够操心的了，然而我却喜歡和孩子們在一塊，不管他們如何的單起伏食，然而我那種念頭是永遠不能打消的。有人和我提到了意外收入的話。

X

以我們的著作用叢書形式集稿，且是用豫約出版，是書店時常企劃的事情，其社計劃於此次印行的新叢書，廣爲網羅著作人，其中也有我的先輩的名字，我朋友的名字，書的大小形式爲菊版三段排，六號的定價的文字，登在報紙的廣告欄裡，書舖的櫥前，市內漫步着的廣告夫的背上，他們是出乎我豫想的在大事宣傳着。增高了廉價出版的氣勢。最初的計劃聽說僅不過印個兩三萬部，俟發表後，想不到已獲得了十倍以上意外多數的讀者。

我所說的想不到的收入，就是指這種大量生產的結果而言，出版者爲使各著作者的所得平均計，由一成二分定好的合同，扣去向社內豫支的錢外，我已領到了兩萬多塊錢，依靠筆桿養活着四個孩子的我來說，得了這樣大批成數的錢，還是頭一次。

在我沒有領取那錢以前，我就想到了怎樣去支配它。光託人蓋檢印就得過十來天。我的孩子們全都知道了此次出版計劃業已實現的事情，但是關於得了大批版稅的事，我連次郎以及末子都沒有告訴他們。

我一邊想起了「財即盜」的諺語時，一邊向自己的屋子的窗戶走去，四月半裡的春光已降到狹小的院庭內。

「這也是盜嗎？」我自言自語着。

「不是」，我回答着自己，覺得過去的三十年，不會再降臨到我的生活裡了，選入那個叢書的也不再會有第二部了，那是經過長期的勞苦和努力而產生的東西。祇有日趨衰老的我這個歲數，認爲就是收下這種報酬也不爲愧。

但是，我已經是老了，從小我對於金錢就特別淡泊。我從未想過把餘裕的錢存起來，但是這次那種思想却擁上了我的心頭。也許我也到了存一點錢好度此餘生的歲數了吧！也許想到如其住在這樣不向陽，不通風，一到冬天午後四點鐘的窗子，就薄暗起來，及苦於夏天樓上西晒的，在谷中租的房子裡住着，還不如建築一所自己喜愛的房子，靜養着病後的身體的歲數已經到了的緣故吧！



有一位從來不甚往來，僅不過互相郵寄拜年的老朋友中的一個美術家。我深知這個美術家曾經如何的努過力，吃過苦，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突然間建築了一座使人羨慕的房子，深知如我的，對於這事也覺得有點奇怪起來。我這些年來老這麼想：那個煩悶憂愁的朋友到底上那兒去了呢？在心中無時不殘存着這樣的疑問，如今我好像了解了別人的心情似的，我知道那不僅僅是有福氣的人住的邸宅，而是在年青的時候，倍嘗了辛苦的人所住的房子。

把次郎末子置在一旁，我時時關心於年青力壯的孩子們不知道的那貯蓄的誘惑，由過於有錢的人來看，也許認為兩萬塊錢啥也不當，但是以那沒有錢的窮措大來說，那也就是一筆值得驚人的數目了，然而我並沒有想把它埋在土裡，做一個守錢奴，不過是籌劃着怎麼樣去支配這筆款子而已。

不管怎樣的回憶過去，也沒有比我這時再快樂的了，在從前我準備從事著作的時候，曾經很沉靜的在山上住了三年，那正是結婚後的第三個年頭，家人已漸漸有點厭倦那單調的鄉間生活了。認為如果這樣遷延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能够出人頭地呢？同時却知道在山上過日子是特別的節省，認為如果這不自由，以及非與每年由十一月至翌年三月的，那五個月的長冬苦鬥不可。永遠使我忘記不了的是——在祇要下一次雪就堆滿了院子的積雪。和我在屋子裡一邊聽着屋柱的那可怕的凍裂聲，一邊匍伏在深夜的桌上寫稿子的時候。當我由山上赴東京時，看見出版者營有書店，雇有店員，爲了維持其生計致反使一般著作（少數例外）變成飽一頓餓一頓的了，我就在那個時候開始著作的生活。

我之完全移於著作生活，也是由那時起始的，我的眼裡尚映有山上的亭子間，壁及窗戶隔絕了混雜的城市的往來。並且可以由窗口看見滿堆着魚的魚床子，以及苦力們住的白窗子，但是我由山上第二次搬過去住的樓房，却很富於濃厚的都會的風光了。勝篋夫婦也會經川流不息的上這兒來串過門，那正是我耽於寫作的時候。但是在那時所寫的，都是末子她媽在女子中學時代的事情，由她的朋友傳說出來的，當地歸寧省親的時候，很多的朋友們都冷潮着她：「富子（末子她媽的名字）你也真太老實了！寫些那樣的事情你也不管管他，世界上還有像你這樣老實的太太嗎！」

那些人認爲我寫的東西，能引起舊朋友的注意就以爲滿足了，立刻裝着進一步認識了丈夫的樣子，這實在在不得不使我苦笑。那時我發現在我周圍的著作家，有和報社有關係的，有執學校地教鞭的，還有編輯雜誌的，像我這樣單從事著作的人還不多見，我也常常那樣的想過。現在仍然不是靠著作能够養家活口的時代，我每月拼着命去寫稿子，好容易換過六七十圓的稿費，父子四個人雇了一個老媽子，租了一口十六圓的房子，雖然不够住，然而仍覺得挺貴的。

旅居外國的三年是我生涯中最寂寞的時期，到了從來未曾到過的地方，接觸着從來未曾接觸過的人，以及人生陰暗的兩面。那時的複雜心情，絕非一言半語能够形容出萬一的。我漠不關心的踏上了那個旅途。僅不過認爲把書齋移到了外國一樣。置身於國外的旅人的心，反正是不能安靜的，打算一邊著作一邊繼續旅行的我，沒有達到預定的十分之一的素願。曾經有人嘲笑過某一個旅人。從來沒有到外國來從

事著作的先例。同時我在出國時所想著作的，老想着一氣呵成，可是終於在殘稿堆中擱下了筆。祇一味地向國內通着信，因為正是歐洲大戰的時期，就是往國內寄信，也得經過很常的時間，加之三年中國內也發生了很多意外的變動。益加使我感覺到旅途的寂寞，我早已預料到外國生活的不便，並不是說恐慌於旅費的不足，反是爲了前途而梗塞住的心胸。寂寞的環境，認爲和睡覺沒有什麼分別似的。

我回憶着過去，認爲我毫未覺得不自由的，撫養着孩子們的事有點奇怪。當想到孩子的媽活着的時代，認爲能够租一所像現在住的這樣的房子時，也有點過份了。

「生命勝過富貴。」

這句話鼓勵着我。

我以一個旅人似的心情，往下過着現在這樣極平常的生活。家庭是我的旅店。孩子們是我的旅伴，祇要覺得一天還沒有失去自由，那麼我就在旅途上多跋涉一天，覺得最要緊的東西，如其說是保障餘生的金錢，寧如說是健康的身體。

與成人的孩子們在一起幹活，是最愉快的事情，認爲由一個做爸爸的，撫育成四個孩子的我是應該的，如其把那些錢用在自己的身上，寧如把這意想不到的收入，用在那未來時代寵兒的身上。

「莫若把那些錢分給孩子吧！」我自言自語着。

樓上是非常的寂靜。當我走至樓下的那間屋裡時，傳來了次郎和末子的說笑聲。當了藝術家的妹妹末

子，次郎常讓他當模特兒，自己呢，却在那兒一心一意的畫着。

不大一會末子由樓上走下來，看見她在樓梯上祇望着我笑。

「怎麼，現在還沒有睡嗎？」

「因爲是初春啊！」

我也笑了，安慰着當模特兒而疲倦了的末子，這時，次郎也來了，手裡還拿着一張習作的油畫，次郎把剛畫完的妹妹的肖像拿到我的屋子裡，收在容易使人注目的地方。

「爸爸！畫得怎麼樣？」

「把姑娘的鼻子畫得稍高了一點吧！」

「您以爲鼻子高嗎？」

「說說而已，爸爸不過和你打打哈哈罷！畫得不是挺好嗎？認爲不管幹什麼，還是隨你們的便好呵！」畫布仍然未乾，新的繪具仍然像滿濕一般的放着光芒，在畫面上發散着油香，使我也都高興起來了。

次郎站在我的旁邊好像忘記了一切的事情似的，凝視着自己的畫。

「但是！還得戴你從鄉下帶來的那張畫啊！」我說。

「爸爸還是喜歡那張嗎！與那在鄉下且感覺到寂寞且繪的畫有點不同吧！」

「也不僅如此。」

「不過，在那張畫裡好像有點勝氣凌人似的。」

我送次郎下鄉的時候，正是去年的秋天。由惠那山可以看見的山地那邊，帶來的幾張富有鄉土風味的油畫，但是自從次郎來京後，常和我在一起，又去參觀過春季的畫展，也會去會過了些舊友，致將於鄉間淘冶成的富有新鮮筆調的作風，改爲富於濃厚都會的色彩了。

我一點也沒有對孩子們提到分錢的事情，但是，認爲那心思不斷的在內心裡蠕動的原因，似乎是爲了要博得孩子們的喜歡，有時又似乎看見瞪大了眼珠了，笑謎謎的接着那錢時的他們的臉色，致使我忘記了將有人要責備我過於溺愛孩子，以及自己也將日趨於孤獨的事情，祇知道一味的希求孩子們的欣悅。

那正是我身體極健強的時候，當我由室內走到飯廳去，拿了些由遠方滿洲那邊的親戚們帶來的吃贖下了的糖菓，那糖菓是俄國附近地方的孩子們所喜歡吃的 Boulon (糖食之一種，外用砂糖製成，內裏甜酒或橘汁等之西點也——譯者註) 飯廳裡 末子 正和老媽子在那兒做女紅，我把那一張張的用花色透光紙包着的 Boulon 分給他們吃。把餘下的拿到次郎那兒去了。

「次郎！來！告訴你一點有趣的話，曾經有人說過：到鄉下去，並不是說隔絕社會，而是隔絕自己的虛榮！還是鄉下能用功啊！像你早先在鄉下似的，能克服寂寞不也是很好的修養嗎？」

「但是，祇要萬一能忍耐，我也不跑出來了。」

「所以啊，可以時常跑出來，或者去聽聽村長們的話什麼的。」

「是祇要能讀得懂的就多讀一些。」

「是啊！」

那時的太郎已經死心踏地於故鄉那新的農家了，無時不在努力於耕作的準備。次郎呢，看他的神氣似乎已在專心的去發展他那天稟的畫家的氣質似的，三郎到底是三郎，每天和幾位世界觀極正確的朋友們在一起，由新派美術的方面，踏上了都會的普羅利塔亞的道路。三人在同一個時代裡都各自走上了各自的途徑。至於末子呢？中學三年已修業了，每日祇知道耽於其所好的女紅，並且努力的邁進了最後的一個學年。

我實在不知道怎樣把錢分給他們兄妹四人纔好。

月之三十日我接到了通知。特製×部，平裝×部，版稅一成二分，其中至社方印至五版時的書爲三分，由書店的會計那兒發出了這樣的通知，已經寄到我這兒來了。

我心中已決定分給次郎和三郎以同等的錢，但是，太郎和末子的怎麼辦呢？姑娘家至少得給她多少？長男應該多多少，抑或四人都一樣呢？對於這事，胸中仍然沒有一點成算。

一般做父母的都認爲姑娘的嫁粧最費錢的是衣裳，至於說嫁粧得用多少錢呢？早些年我也曾聽見一位契友說過：「一個姑娘出嫁的時候，怎麼樣也得花個千來塊錢啊！」我早已打好了主意，認爲對於女孩子家沒有用那麼多的錢的必要。太郎則不同了，當了年青的農夫的太郎是一個日夜得操心的孩子。

年青的農夫太郎，於去年秋天最初的經驗，一個人收穫了十八俵米，以自作農來支持一個農家，至少更得多收五六俵米，並且還得種麥，非採取賣米吃麥的辦法不可。我爲省去太郎的勞力，想給他買一匹馬，使他於將來也能做養蠶的副業。好在太郎還年青，尙沒有到結婚的年齡，普通的農家至少須要兩人或兩人以上的幫工。一想到這裡，總覺得太郎那裡人手不足，我所以薄於其妹者，乃是想把那錢貼補她的哥哥，無論如何得使那新的農家獨立不可。

我還忘記說了，最初我買了二反七畝（日本三十六平方尺爲一畝，十畝爲一反——譯者註）的田給太郎收穫了十八俵的米，在太郎的來信裡也會特別的提到，這時特別耕作的緣故，不能做爲每年收穫的例子，第二次我又買了一反九畝九步的田給他，因此太郎一個人已經耕不過來了，這塊地祇好由他和他同村子的朋友共同經營着，除扣去地租，肥料，糞等的用費外，勞力是兩個人共同出的，所以打的糧食也是一個人一半。

不知何時，我們家那狹小院子裡的薔薇，已結了幾個黃色的薔蕾。馬醉木（花名）也放出了濃馥的茶香。自從這花開後，每天總有很多的蜜蜂在窗外飛舞着。

當明朗的光線射進室內草席上的時候，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在姊姊六個當中，末子的媽行三，此外還有一個前頭太太所生的大兒子，函館的岳父是他們七兄妹的嫡父。岳父是一個建造了不少倉庫的隱匿的商人。他特別溺愛着他那大兒子，將自己費了不少心血，而經營起來的魚網批發店，店裡的存貨，

交易所的主顧，都全盤的交給了他。但是他都把岳父交給他的那份產業敗得一乾二淨。聽說當看見自己的兒子，把買賣做賠了的岳父一下子氣得半瘋，結果，連房子都倒給別人了，那兒子也悽慘的死去，後來他的大姑娘把我岳父接到她家住，當他老人家住在他女婿的那個批發紙店住着的時候，一邊由樓窗往外眺望着，那由自己的兒子的手裡倒出去的房子，一邊萬念俱灰的渡着餘生。

要是以岳父的長子和行三的女兒一比較，那麼老三也分得過於少了。至於末子她媽，因爲岳父特別喜歡的緣故，光拿所分的東西來說吧！就是衣服，一輩子也穿不了的穿，不僅如此，而且連太郎和次郎他們的衣服都做到了。但是却沒有聽見末子的媽說過分錢的話。僅有一次當着我的面給過她一百塊錢。正值我在山上渡着極節省的生活，以及辛苦的日子時候，突然間由清山的那個姪子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哥哥那兒拍來了電報，要急用一百塊錢，當時哥哥在台灣，因爲困居異地，所以纔出以此策的，可是當他第二次再拍電來此索款時，致將我陷於奇窘之境了。那時末子的媽看見我老是愁眉不展的，遂將平日謹謹慎慎儲蓄着的錢拿了出來，末子她媽告訴我，是岳父如此吩咐她的，說非等女婿有急用的時候，纔許拿出來，末子的媽她們兄妹六人的當中，就算是最討岳父喜歡的了。惟有他面那人能够如此，認爲雖然對姑娘稍薄一點，可不能對長子不厚，譬如像給末子她媽的錢時，告訴她須在丈夫有急用的時候，纔許把錢拿出來的事情暫且別論吧！至今我仍然認爲對女人的生活，須予以經濟上的保障，較爲妥當。

「女兒嫁粧，如此就行了嗎！」

我注意到這一點，認爲得把分給他們兄弟三人的照樣分給末子。我雖然已經有了兩萬元的家私，但是錢仍然沒有到手，已經先想到了這些事情。不久，一張支票果於廿日的前兩天寄來了，當我沒有決定適當的分配之前，總有點安不下心去似的。

「次郎，今天我帶你和末子上街去，你去定一輛汽車來吧！」

「爸爸！你上那兒去？」

「反正，你和我去的時候，自然會明白，今天有點兒東西分給你們。」

次郎浮現出聽見我所說的那個讓人納悶的話後的表情。好容易把我等着的日子等到了。

「今天我想帶你上街！你去收拾收拾吧！」我和末子說

次郎上街定好汽車回來的時候，正值我和末子在飯廳裡換衣服。因爲要出門的關係，我吩咐老媽子提前開飯。

「末子！用不着換禮服，怪麻煩的，因爲是辦事情去啊，明白了嗎？」

「那麼，我穿裙子去吧！」

我和末子準備好了的時候，次郎仍然穿着那件像兼帶着的勞働服似的洋服，當脚剛一邁出房門的時，他就高談闊論起來。

「喂，末子你就穿這條裙子嗎？」

「是啊！」

這樣回答着的末子，如果沒有老媽子幫她的忙，光自己仍然不能把那條很寬的帶子繫得很緊，末子站在母親遺留下來的，那面舊鏡台前結着黑裙，看去頗與他那亭亭玉立的姿態相襯，次郎一邊眺望着我，一邊說：「如果一比較，還是爸爸肩寬得多！」

「廢話，當然啊！」我說「能够負着重荷掙扎到今天，也是這個肩啊！」

「是撫養着我們四人的肩吧！」

次郎笑了。

不大一會，飯已經豫備出來了，我們吃着老媽子簡簡單單做的這頓飯。

「還以爲今天要帶我們到街上去吃西餐呢！」那樣想着的次郎似乎沒有達到他的目的似的：「什麼，原來不是啊！他似乎浮現出這樣的表情：「辦事去啊！不是隨隨着玩去的，你跟着我去看一看吧！因爲有比吃西餐更好的事。」

那時我纔把分錢的話，簡單告訴他倆了，次郎和末子仍然是半信半疑地。

汽車在土坡上等待着。我門由門前的石階，走下坡來，復走向像山崖似的傾斜度的羊腸小道。滿載着砂粒的道路，實在有點難走，當我在山坡的途中，顧盼着落在身後的末子，然後再向前走着，認爲光是父子三人一塊兒出門走就够快樂的了。



「請你開至新橋的前面吧！」

我和在土坡上等着的汽車夫說。不久我們就上了汽車，肥胖的末子坐在我身旁，次郎在我的對面坐下。

「今天是出去辦事的，次郎你還得幫我的忙啊！」

「知道了。」

在動蕩的車上我已決定了那錢分配的大概。

「末子你忘記把包袱帶來了吧！」我說着的時候末子立刻由車窗那兒把包袱拿了出來。

我們坐的汽車由震災當時燒毀了的<sup>山岡</sup>山岡馳下，路旁仍然有很多的小屋，車一氣開至那雜亂的大街，在轉彎處，車突然間似乎停住。不一會兒又開着往前走，車乍不淨一停，覺得身子往前一仰，多少覺得有點難受起來，次郎和末子在車中會心的微笑着，當車剛一走過次郎每次買鞋的那家舖子前，業已到了新橋的前面，我叫車在一家銀行前停住了。

我們在那惹人注目的 *Bank* (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關東大地震後，這種臨時建築，驟然散見於東京市中，按乃兵舍，小屋之意也——譯者注) 似的建築的金庫內消磨了一些時候。

「兌取現款呢？還是想貪圖便利以另外的形式支給您呢？」

銀行員詢問着我。

我終於兌換了現款。我在出納現金的窗口把紙幣取出來包在包袱裡，和次郎分提着。

「想不到也挺重啊！」把錢放在等待着的汽車內的次郎和妹妹說。

「這個嗎？」末子也伸出手翻開了包袱看了一眼。

汽車仍然開往日本橋的那條舊道，直奔那條繁華的大街走去。我把包袱打開，在頭一次接觸的大捆紙幣的當中取出來一束，把豫備給太郎匯走放在一邊，不習慣於數錢的我，就是五千塊在車中也够數的了，末子和次郎看見我那種樣子後不由得都笑了出來。不久後次郎好像想起了一樁什麼事似的一種彎着腰的姿勢，遮掩住由行人很多的熱鬧街上走過去的車中的我。

當車走過某一條街時，看見了好像是什麼祭禮那樣的熱鬧店面前的廣告塔，我指給次郎和末子看：

「瞧瞧吧！開始競爭了！」

紅旗，紅簾，由車窓裡映見復消逝。為大量生產的機運督促着，一邊想着這不就是因廉價的叢書所引起的競爭嗎？一邊車已很快的開到日本橋前某地方銀行的支店了。因為匯款給那住在偏僻地方的太郎，所以想上那支店去買匯票，因為那兒的手續既簡單又便利，我在日本橋那座 *Bank* 式的建築物中稍為滯留了些時，當我由那座房子的石階走下來為時候，我看了一看跟着我來的次郎與末子，我說：

「已經把太郎的錢匯走了，這回該輪到次郎和三郎的份了。」

在汽車振蕩的時候，我已經實行了和孩子們所說的，有比吃西餐更好的話，次郎漸次也明白了我剛纔

找他出來的原因。我又讓車折至京橋那邊，在某一個銀行的支店裡，替次郎和三郎各人存了五千塊錢，哥哥用哥哥的名義，弟弟用弟弟的名義。

我和次郎說：

「這不是隨時可以提款的，限定半年一次。」

「隨父親的便吧！」

我看了一看錶，知道離各銀行停止辦公的午後三時，尚有餘裕的時間。在一天內把分給他們兄妹的事全辦妥了。認爲我領的那些錢，已告成了一個段落。因爲在繁華的大街上買東西方便，末子提議往家帶一點好吃的，於是我們就下車買了一點糖菓麵包什麼的包在包袱裡拿進了汽車。

「末子這回該輪着你了！」我說。

讓車開至離家不遠的那條街上去了。

到家已經很乏了。爲了辦這件事，差不多費了一天的光陰，因爲領來的錢都已經有了着落，容易纔覺得室內寬暢了些似的。又如同卸下了重荷後的疲勞一般。

我把跟我一塊回來的次郎和末子叫到自己的跟前，把銀行存款的摺子拿出來給他們看。

「次郎你看！這已經是你們的了。致於怎樣去做一點正用呢？隨你們的便吧！不過，祇要有這麼多的錢，就是上法國去一輪也够了啊！不，就是週遊世界一次也够了！我認爲還是用在這個上面好，不過，

暫時還是把錢存在我這兒吧！」

撫養孩子得使之知道饑寒，有人曾經這樣的對我說過，至今我仍然沒有忘記那句話。過尤不及，但是我都是希望他們能夠向前發展。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了自己在青年的時候，經過了多少的艱難，以爲似乎應該把這點錢留給孩子們，以我那種生活爲基調而做事已經是太舊了，至於說像當年我在那座山上的農民之中過着的生活，以及用利息來維持快樂的生活也不是我們父子所情願的，連這些話我也和孩子們說了。

那時，末子很沉靜的坐在她哥的身旁。低頭傾聽着我的話，連自己的存款摺子也沒有打開看一下，我以為那是女孩子家不好意思的舉動。於是我說：

「末子你也瞧瞧！好好的看一看吧！你的名字不是已經寫在那兒了嗎？」分給他的錢也確定了。

我們都互相的高興得笑起來，次郎背着兩手在臥室與飯廳的交界處來回的走着。

「啊！我也當了財主啦！」

我聽見次郎那種打哈哈的話時，有點不大高興起來。

「混蛋！那麼你們就算完蛋了。」我罵着他。

現在祇剩下了寄給太郎由銀行那邊拿來的匯票，以及通知三郎這兩樁事了，我也有點從事著作的人的毛病，執筆儼然和做事一樣，但是提起筆來寫信就覺得怪費事似的。然而，這回却不能和寫旁的信比，

翌日我就把給太郎的信寫好了。

「太郎見字：

匯款五千圓。是一筆想不到的收入，我把它分給你，次郎，三郎和末子了。我也很知道你那兒的人不够用。因為我也不能幫你做一點什麼，所以我給你郵來些幫助你耕作的款子。這筆款子一年可以生出三百多圓的利息來，以之補償你在那經濟的不足吧！

這一點錢，千萬不要認為是父親給你的，你就當做父親和你一塊兒幹活的一點小意思吧！務祈時常別忘記這是父親送給你這農家的心意纔好。

詳情俟次郎歸村時面談。」

這時，正好三郎帶來了些郊外的消息回來了。

「噢！三郎你來得正巧！有給你看的東西！」我說。

把替他存好了款的摺子拿來給他看了後，立刻又附加上了一句：

「你也上世界去週遊一次纔好啊！」

「如果能那樣，我也樂意。」

那是三郎的回答。

我覺得像將要和三個兒子餞別一般，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覺得有些好笑似的。末子時常跑至飯廳外的溫暖的廊簾那兒去，晚風吹拂着她額前的留海，由我的室內就可以看見穿着白襪子的，好像姑娘似的腳露出在那兒。我很想把自己的思想告訴孩子們，又想講給他們聽一生依靠他人的女人的生活是不可靠的話。

我沒有想過與執筆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出版界，於世界大戰以來已走向順利的道路的事情，也很為它的前途擔過心。如果我家裡的次郎，末子，和老媽子都不在家的時候，住慣了的房子就會寂靜得鴉雀無聲起來。假若到了那個時候，我將益加感到寂寞了。在我的面前，好像有一個無論如何去看，也看不見的老年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不一般。我爲了撫養着已經長得這樣大的孩子們，盼望他們四人各自都能爲社會做一點事的日子早一點來到。在這漫長的人生旅途上，我覺得僅僅只悄悄的留下了這一點意外的收入。

# 女人

## 芥川龍之介

雌蜘蛛浴着盛夏的陽光，在紅庚申薔薇的花叢裡，癡想着什麼。

忽然間在空中發現了翅音，是一隻蜜蜂急驟的飛落在薔薇的上面，在沉寂的白晝的空氣中，仍然有蜜蜂翅音的依戀，留下了些微的波動。

雌蜘蛛不知何時默之地，由薔薇花下爬了出來，蜜蜂那時正一邊塗着花粉，一邊用嘴吸着藏於蕊下的蜜質。

殘酷而沉默的數秒鐘過去了。

在沉醉於紅庚申薔薇的花瓣中之蜜的蜜蜂後邊，徐徐的出現了雌蜘蛛沉的姿態。剎那間蜘蛛猛然的跳在蜜蜂的頭上，蜂一邊拚命的振動着雙翅，糊亂的扎着他的敵人。花粉被他的雙翅煽得紛紛的在日光中飛舞，但是，蜘蛛無論如何也不肯鬆開了他咬住了的蜜蜂的嘴。

爭鬪過於短了。

不久，蜂的翅膀已經不能動蕩，而且脚也麻痺了。最後，那尖長的嘴也痙攣得向空中突起了兩三次。這簡直是一幕悲劇的終局，和人的死沒有什麼分別。是一個刻薄的悲劇的終局——轉瞬間，蜂在紅庚申薔薇的下邊，伸長着嘴而倒了下去，翅和脚都塗着帶有香味的花粉，而且……

雌蜘蛛動也不動的，安靜的吸吮着蜜蜂的血。

不知恥的陽光，仍然照耀着薔薇，打破了白晝的寂寞。照耀着這個殺戮。掠奪與誇耀着勝利的蜘蛛的姿態。酷似灰色的肚皮，落花生般的眼晴，有癩病般的節子而且醜陋的硬脚——蜘蛛却好像「惡」的自身一樣，總在死了的蜂上驕矜的站着。

像似這樣極為殘虐的悲劇，反復的不知道演了多少次。紅庚申薔薇的花在沉悶與酷暑之中，每日如狂而美麗的盛開着——。

蜘蛛在某一天的白晝，好像忽然想起了一樁什麼事似的躲在薔薇葉和花的隙間，爬上了枝頭。爲苦熱侵熱而凋零的苔，花瓣一邊和熱掙扎着，一邊放出了芳香，當雌蜘蛛努力爬到那裡的時候，即不休息的往來於苔枝之間。同時那白而帶有光澤的無數的絲。纏住了那個枯乾了的苔。漸漸的繞過了枝頭。

不久後在那兒出現了一個絹般的圓錐形的囊，幌眼的白光在酷暑的日光中閃耀着。

蜘蛛築好了巢，在那個奢華的囊底裡，產生下無數的卵。而且在囊口織了一個厚的墊子。自己一邊在

那上面占了一個座，一邊又織了一個天井，像紗一般的幕，却好像圓頂閣一般，留下唯一的一面窗戶，遮斷了這莽猛的灰色的蜘蛛與正午的青空。但是，蜘蛛——在雪白的大客廳的正中，橫臥着她那衰瘦的身體。好像忘却了薔薇的花，太陽，蜂的翅音，像在孜孜的沉思着什麼似的。

那時的蜘蛛的囊中臥着無數的卵，是新生命的誕生。較誰都注意的是在那雪白的大客廳正中，連飲食都不稍進的老了的母蜘蛛。蜘蛛的絲不知道何時在墊子下洩出。每一感到新生命的時候，即徐徐移動着那瘦弱的腳，咬斷了隔住了母子的囊的天井。無數的仔蜘蛛繼續的跑了出來。這寧如說由那墊子本身，分成百十個的微粒分子跑了出來的比較好。

仔蜘蛛立即潛於圓頂閣的窗裡，日光與風在那裡照耀着吹過。斜傾的爬至庚申薔薇的枝頭。他們的某一團擁擠的，爬至在炎暑裡掙扎着的薔薇葉上。又有一團很珍奇似的，潛進了擁有幾重蜜味的薔薇的花中。而且還有一團，縱橫的在青空裡，伸出的薔薇枝與枝之間，很快的吐着眼睛看不見的那樣細的絲。假如他們有聲音的時候，必定會在白日庚申薔薇的枝頭歌唱吧。

但是在那個圓頂閣的窗前，清瘦了的母蜘蛛寂寞的獨自的蹲在那兒，不僅如此，無論到什麼時候，她的腳，連動一動的樣子總沒有，雪白的大客廳的寂寞與凋落了的薔薇的芳香——產生了無數的仔蜘蛛的產房，是兼做了墓場。在紗般的幕的天井之下，一邊感覺着盡了母親的天職的無限的歡喜。一邊不知道什麼時候死去的悲哀——噙殺了那個蜜蜂。恰好像「惡」的自身一般，在酷暑裡自然活着的女人是……。

## 他的日常生活

武者小路實篤

一  
我在這兒並沒有想懺悔也沒有想自白，又不想寫實在的事情。只是想寫某一個中年人的事。那是我  
不是我，不是我又是我的人。

像我影子那樣的，同我成爲正相反的，想寫那麼樣一個人的事情。

### 二

他獨自在海岸上走着——那是早晨八點多鐘的時候。十一月末的海岸，除了他以外誰也沒有。陰天的空與海都是灰色的。砂丘也稍稍比以前黑了些。遠的空中——他覺得是那麼樣——看見了山脈的頂。下面因爲浮着濃霧所以看不清楚。小河裡的水在流着。

他往圓裡掄着手中的文明杖，毫無意識的唱着信口糊編的歌。不知道爲什麼會那樣的快樂。



他在兩個月前還是病着的，自己想恐怕不能起來了吧！然而現在是起來了，這樣的走着了。他一面走着，一面看着山的時候，忽然想出悠久這樣的情感。

「當人們一個人獨在自然境內的時候，會發生極深的印象，縱然死，也覺着這樣的。」  
他這樣的感覺着。

他由海濱歸來的時候，看見十幾隻烏鴉落在路傍，銜着什麼餅食的一隻飛去了。其他的也有的是飛了，也有的是落下來，他認為看烏鴉飛的種種變化的姿式是富有趣味的。

可是不容易描寫。

他的心裡很和平，什麼也不往裡去。並且也沒有什麼可捉摩的東西。他喜歡無爲的和平的自己。

### 三

那一天的午後，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到他那裡拜訪他來了。

對他說，曾有一個叫松川高平的人，批評他是過去的人。  
他說：

「我也看見過那個批評了。他說的話也有一點對的地方。可是他自己不是過去的人，也不是未來的人，祇是現在的人。文學家是不能以祇是現在的人而滿足的。如果單對現在就認為滿足，像文學什麼的也不必幹了。松川祇是現在的人，立刻會往消滅的道上走的，僅僅說些個無價值的話，就以爲得意而滿

足。所以那種人對文學的真像是不關心的。文學家是有過去，而希望着未來。僅僅的現在是不能滿足的。」

他那樣說了。

來訪的人的臉上，現出似乎明白了，又似乎不明白的樣子。

他相信自己的未來。

「未來是怎麼一回事？」

「是未來啊！」

「你是指說你寫的東西，能使未來的人讀了以後，而能欽佩吧！」

「姑且不談欽佩不欽佩的話，僅知道在未來的人的裡邊，有讀了以後而能够喜歡的自己。確實連我也會寫個沒有價值的東西。我有時候爲了金錢，常寫些沒有價值的玩意。現在的世界就是這個時代。不想讓我辦好事，不過假如讓我做好事，就是不要錢也行。現在的人不那麼想，可是有的時候也許有那樣想的。」

「是你過去了的事吧！」

「恐怕就是那樣，並且希望着那樣。」

「是白日夢吧！」

「噯！就算是吧。」

「在那裡你做過文學家吧？」

「是！是啊！」

他不想說再想說的話了。

「過去後的名譽有什麼用呢？」

「不過那麼想吧！可不是說做事，死生同做事是兩回事。人應該想着做好事！無論在何處何時，相信據着那個以生存於世的，就是本能！所謂惟有超越生死的本能，是爲了從事文學啊！如果沒有這個本能而從事文學，那是糊塗。還有沒有這個本能而想明白文學。也是糊塗。」

「照這樣說，松川是糊塗嗎？」

「因爲松川不想明白文學什麼似的，那不是聰明嗎？」

他好像比松川還欽佩松川的評論，對那個人感覺着有點不快。

#### 四

在那個人回去了以後，他那裡來了一封信——那是由妻那裡來的。

「接到了你的來信，謝謝。家裡的人都好，請你不要惦記。我聽見你諸事似乎甚順利才放心。這個月底也不用發愁了。不過近來一郎仍舊回來得很晚。常常喝醉了才回來。據敏子說，一郎似乎交了些不好

的朋友。因爲連你的話都不聽的孩子，我的話是更不能聽了。但是其他並沒有不好的地方，不但非常的作用功，而且身體還很結實。敏子也很好。常常一個人自言自語着，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到父親那裡去一類的話。稍爲得留神的事也有一點，因爲你說讓我想開些，我是在往開裡想，可是總有點使我不能放心的地方。我老是有點發愁，照你的意思是不要去管他們。但是我總以爲教育孩子，還是嚴一點好。我雖然那樣說，而你總也不能聽，這也就沒有法子了，不過我到底是希望他們好。」他相信孩子。

他有一位二十四歲的兒子，同一位十九歲的姑娘。

#### 五

那個晚上，雷雨很大，在十二月一日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少有的天氣。他一個人睡下了。也不覺得怎樣可怕。但是他萬一叫雷劈了呢？怕死的時候樣子太難看，所以就穿上了睡衣。

可怕的大雨，雷也來得很近。可是隔了半天，他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睡着了。早晨醒來之後，素來沒有聽見過的浪聲不斷的轟了過來。

他早晨起來後走到海岸，看見海中有三個漁翁。

因爲雨珠覆蓋了海面，所以只能朦朧的看見鉛色的海波在滾着，越顯得十分溼楚。他看見了那些，不知爲什麼到精神起來。想着去奮鬥，並不是說對誰奮鬥，不過是覺得勇氣風湧而來而已，他稍爲看了一下，就回到室內。

他想寫一封信給一郎。

「讀了你母親的信，知道你身體很好。我非常的高興。但是聽說你每晚回來得很遲。並且常常喝醉了酒才回來。我可不以為這是不好，不過希望你不要太叫母親擔心了。我也不是說喝酒壞，但爲你一生大事着想，還是當心當心女人是比較好些。不提這些事情固然是好，不過據你的糊塗的父親想，注意結婚，却是一樁要緊的事情。同不賢惠的女人結婚，這一生就算完了。因爲我年青的時候也會失敗過。還有得注意的，就是身體得好，得愉快。性質的好壞也是最要緊的。尤其是和懶散的女人結婚是無味的。雖然像那樣的事，用不着過慮，我總以爲在熱戀後的注意，是等於無用的。還是趕早的好。」

這裡，今天的浪很大，極愉快。假如你在這裡的話，想你也願意往海濱去，一邊浴着雨珠，一邊徘徊着吧！波這個東西真是可愛的，痛快的東西啊！山崩似的滾來，不間斷而有力的聲音，把地都振響了。時常思念着，離開都市到這樣的地方來也不錯。

高興的話，上這裡玩玩也好。敏子大概也想這樣吧！

母親及敏子均在念。」

他那樣寫了，自己拿着發去，在發那信的時候，沉思了一會，又稍爲祈禱了一下。

他想起孩子的事情，又想起自己年青的時候，然後自己懸想着當時，並比較着看未來的自己，與今日現實的自己。

他不想其他自己的不幸。

自己的生活並不美滿。既不想嘗嘗自己所希望的那樣的快樂，又不想做一點有爲的事情，然而看一看走過了的路，到也沒有什麼的可後悔的，且對現在的心地反覺得堪以慰謝似的。

除了爲女人，他一生再沒有什麼後悔的事了。同時，假如說他回憶起來，也不是沒有值得快樂的事。

到不如說他回憶起來，他不見得有如別人的地方。也可以說，這就是他的一點遺憾。然而勉強將就着，到也覺得心平氣和。

據說他喜歡，別被女人迷住。

他對於人生，覺得該嘗嘗的東西還沒嘗着。

他又覺着那時候的生活要墮落下去。因爲人生不得不想真實的事情。從樂觀方面看人生時，就覺得自己似乎有點不夠。

人生不是行樂場，而是服務的地方。他是不喜歡服務這句話的人，這個時候，這句話却油然的浮在心头。

在亭子間裡，寫點小說什麼的生活，他覺得那並不是一種入於正軌的。

要讓生活走軌上道，除了對自己的事業努力以外，是再沒有旁的辦法的。

他的心裡有兩種希望。到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一個是希望快樂，另一個是求能與他的生活以和平。在他所認為快樂的，第一是對女人的憧憬——從小就有那樣的憧憬，等到成年後，就具體起來。因此也就不知戀上了多少女人，其中一個已至於同居了。可是這個女人，不久就把他甩了。另外拼上別個男人。現在這位太太也是那個時候愛上了結婚的。從那以後，又經過二十六七年的光陰，他又愛了一個女人。或者也許不止一個。

他總以為他那個愛是真的。我想他也許沒有交上女性。所以沒交上的緣故，是因為他自身有弱點，並不是理想的男子。

並且他每每誇耀他自己有賢惠的妻與子，單就那一點他知道非謹慎不可。然而他心裡還是憧憬着什麼似的。他深知道那個憧憬，在世上是沒有滿足的時候。

然而他確實是在尋求他內心的快樂，他也知道那個實際，所以連夢裡也拋不開。

他認為最可愛的人，惟有他的女兒敏子。只有心愛敏子是無疑的。又因為是自己的姑娘。所以一想起她，就喜歡起來。他覺得她實在可愛。但是，那與他所憧憬的仍然不一樣。

義務，人生的義務，把他支配得非竭力向上不可的時候，他才忽視逸樂，只要稍微輕閑安適，心情可以少惰。他動不動又被逸樂打動了心。

偏偏對於義務沒有十分努力，他想再多佔點便宜。

那個事他覺得有點虧心，他不能夠一心一意地。至於好事，最糟也不是壞事他是不虧心的。所謂虧心。得到了不能埋頭專心從事的時候，才有卑怯的不得不有的一種卑鄙心情。

不願妻不幸。不願被世人恥笑。更不願讓孩子們丟臉。他的毛病就是有點佔便宜的妄想。

他最不喜歡說的他說了。

色迷。他想他自己有點近乎那個。心中就覺得可恥。

還得再天真點，出於無心的人，反有時看見自己好。可是他不能那麼做。他不喝酒，又不抽煙，也不逛窑子。

他對於那些事，不懂得的渡過這一生，到也不覺得怎樣後悔，他曾對一個女人慕戀過，但是沒到手。他對女性憧憬着。也知道等能夠達到目的的時候，同時又會消滅的。

因此他所說的，都是妄想，不相干的不健全的，也明白是愚笨的舉動。因為深知道那是人情常有的事。所以他時常的對那個憧憬着，而且年齡又正是相當的時候。

偏偏那個不是不能克制的，他以為那個不是想像的那們壞。愛着那不能克服時的自己。在那兒有時覺得對生命得充實。再進一步說，覺着自己的生活是有益的。就那麼樣死了，也不覺着不幸。

但對於他人的時候，情形就不一樣了。

然而他心中所有的一切，並不怎麼爽快。對生活還得固執些——時常在他的心裡生出這樣的憧憬。

幸而他是醜男子。自己照鏡子的時候也不知道，大凡醜人，都是對女色沒緣分的。可是那反而是他的好處。假如他若是易於誘惑女性的男子，他現在就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旁人也一定要說他偷生於世。他在那時，也許早就墮落了。或者也許死掉啦！

然而還有點靠不住。

## 七

他接到敏子的來信：

「好久沒看見了，所以常常想抽功夫去瞧瞧。母親同哥哥的身體都很好，母親爲了哥哥的事，弄得心神不安。假如哥哥要是回來得晚的時候，她就跑到門口去等着。嘴裡也不知道囁哩咕嚕說些什麼。等到看見哥哥一回來，就非常高興的精神起來。對哥哥處處總存着客氣，要對我就囉囉的數說不完。一到那個時候，我就想您回來，您要回來不就可以袒護我了嗎？」

然而我很幸福。想着種種快樂的事，並且我想從此立志。我不再想過着以前那像小孩子的日子。同時種種未來的事也想起來了。哥哥曾對我說了很多的話，但是不多說一點正經的事情。大概他以為我是孩子吧！我也就將計就計的粧着孩子樣。哥哥近來好像老是在想着什麼。不久前，不期而然的說出一句：「女人真好啊！」我問他爲什麼會這樣說呢？他笑着答道：「爲的是可以得到安慰呀！」這大約是指不用功念書也行而言吧！我想男子也許愛這樣，然而我認爲那麼想是太糊塗了。從此我想做一個有爲的女

子，既然做了父親的孩子，就得有作爲，近來已經照着我想的去做了。我熱烈地愛慕着您。雖然寫了這樣一封信，還恨不得一下子就飛到您那裡去。今天寫到這裡爲止。這幾天內或者也許會讓父親詫異。他現在更覺得敏子可愛。但是信裡所說的詫異，是指什麼說的呢？或者也許就是抽冷子來的意思。他反復的念着，念着信的他，覺得他是一位多麼好的人家的父親啊！非常高興的現出微笑。確實是幸福的父親。

## 八

從那以後，又過了四五天。

由一郎那裡寄來了一封信。上邊貼着兩張三分的郵票。他想到那裡頭要不是寫着麻煩的事情，那麼就是寫着些吉祥的結婚或女人的事——像那類的事浮上了心頭。

「我非常喜歡的拜讀了您的信。同時又覺得有點滑稽。爸爸！您不要忘記我是二十四歲了。爸爸！您在二十四歲的時候，您是淨想着些什麼事呢？我雖然是吃着您的飯，用着您的錢上學，然而我却有我的意見。至於像您那們擔心，似乎有點孩子氣。那麼對我，未免帶點侮辱性吧？我對我自己的結婚，當然得經過相當的考慮。可是我暫時並不想結婚。我想我對於結婚，自己應該負一種責任。不過以我現在來說，最要緊的問題，並非結婚。我最怕的是死。在兩天前還作了一個自己被敵人攻擊，而我逃跑了的夢。雖然逃跑，但是終讓敵人捉獲了。正要拿鎗劍行兇的時候，我才猛然驚醒。直嚇得我出了一身冷



汗。因在夢裡沒有意志，所以害怕逃跑，等清醒起來，到不至於了。

那個時候，我實在過分的覺着死的恐怖，簡直覺着到不如不生的好。醒了之後，感覺到說不出來的寂寞。直到完全清醒，才恢復了原狀：並且也精神起來。然而還是不斷的想着「死」。

您或者會說，死的恐怖，大都因為自己實在無法在社會裡生活而起的。我在那時候也會那樣想過。然而我自己真能不能够生活呢？學校生活並不是自己真實生活的地方。現在的社會也不是真實生活的地方。如此說來，我們到底怎樣才好呢？

所謂改變生活的事，我也知道。但是不知怎麼樣改善才算好。母親實在是愛我。反而把我自強的心都消滅得乾乾淨淨了。那只能算養成一種利己的愛。我簡直不能忍耐了。我一面想着那是不好，一面終於和母親吵鬧起來。也許母親不認為那是吵鬧。然而我却氣得由家裡跑到朋友那裡去了。到朋友家並沒把我當小孩待。大家信口開河議論起未來的事。我們就我們的黃金時代，與理想的世界而談。我也很興奮的談論過種種。一個人沒有不愛惜生命的。也有一種人，說愛惜生命就是個人主義。然而連那個說的人，他也是恐怖死的。要是裝着不怕，那就等於說謊。我很高興，有時稍微喝一點酒，一方面擔心母親的責備，一方面還是很遲的回去。我不但愛慕她，而且尊敬她，有時也會撒過嬌。她實在是一位慈祥的母親。也常常想到母親實在是不能違抗，可是一見母親，把我當做五六歲小孩似的擔着心時，我立刻會生氣來。」

「媽！我並不是小娃娃！」

不由得順着嘴說出來。母親聽見了一面默默的笑。一面就說：

「那個我自然明白啊？但是無論如何你總是我的孩子。不管怎麼樣，只有認為你是孩子啊！」

我雖然以為生氣不好，可是終於又生氣了，我賭氣上朋友那兒去了，可是母親時常拿敏子出氣，敏子也就同起嘴來。往往有時也談些糊塗話。然而他們一談到做衣服一類的話時，那時的母女到底還是母女！這種類似融和的幸福，實在值得羨慕。敏子真是一個好孩子。我的朋友之中到像有兩三位崇拜敏子的。敏子又怎麼會好得那樣呢？那些人一定是看出敏子有見長的地方。據我觀測，敏子那方面，也對我的朋友中的一個，持有厚意的樣子，因為那個朋友是個誠實君子，敏子也並不算糊塗，所以關於這一層到用不着替他們擔憂了。

我對於那個事，既沒有什麼關係，又不怎麼知道詳情。

要是說那些事，到不如拿自己的事作問題，四五天前的晚上，朋友們以「怎麼樣才可以沒有戰爭」為話題。他們說：暫時不像沒有樣子，也許還得出更多數的犧牲者吧！就這個問題朋友問我：「令尊大人近來是怎麼樣感想着呢？」

「他這一程子似乎比較安然。」我這樣回答之後，那個朋友又問：「令尊是不是非戰論者嗎？」在這個時候，雖然有幾萬個耶穌或釋迦，出來提唱非戰論，也是白費勁呀！

我說：「家父非得到需要發表意見的時候，才發表他的意見。」那個朋友又說了些不合理的話。

那個朋友說：

「某人說：令尊不但愛畫些不高明的畫，又過於對女性持有濃厚的興味，所以是墮落者！這話實在不在實呢？」

「沒有那回事。」我說。

我聽了那話後，出了一身冷汗。我希望那不是事實，實在，現今的世界不能認為是太平無事的了。

我腦子裡想着種種的事，您大概也那樣想吧！更希望你時常為我們年青人的事想一想。我們除了零零碎碎的過着樂觀者的生活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據說，假如不做樂觀者，就變成厭世家。我的內心中不期而然的湧上銳氣來。每天非打起精神來不可。可是仔細一想，人生就是虛幻的糊塗事！毫無意味的。

已經寫得太多了。也許寫了些用不着寫的事，不知道究竟寫點什麼好。

我的身體很好，請您放心。」

俗語常說：「跨竈之子。」現在兒子確實是勝過父親了。他痛感自己學識的不足。

實在，他不想他的日本起戰爭，可是有戰爭的……事是實在，一有戰爭，就想到自己兒子的死，他覺着有點焦急可是一方面又想：不等發生就讓它起不來才好。

## 九

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兒子。

「來信已經看見了。我浮現出種種的思想。我沒想到你會如此的像個大人了。我想：什麼事都不妨任憑你自己做的好。好好的孝敬媽吧！我近來不但愛你的母親，並且益加的尊敬她我在世上能够同着促膝談心的，只有你的媽。我並不以為我自己不如人，如有笑我的人，就讓他加勁的去笑吧？大概是我有短處，所以他們才能輕蔑我吧，不過，不幸我沒有見過十全的男子。所謂不幸的這句話，實在是說謊。說幸也未嘗不可。因為自己已有缺點，所以我也原諒一切人的罪惡。可是對那待人慘酷的：忽視他人生命的，是不能持有厚意的。這一點是我對自己能自信的。却並不想以那個為主張。

你寫的那些關於戰爭的話，使我省悟過來了，到現在我更加想起戰爭的事了。可是為什麼會起戰爭呢？我看是勢不可止的。我雖然希望着大戰或者不至於發生，但是誰知道未來的事呀！我認為戰爭終是不免的。

你的朋友所說的也有道理，你告訴我的那些事，只好付諸一笑罷了。我所以不寫戰爭之事的原由，祇是爲了在我以前寫的人已經够多了。我所想說的，別人比我更詳細幾倍的說過。關於那方面的事，還是讓那些人去做的好。我知道說了也是沒有法子。若已經有人那樣說了，就由人去說吧！雖然他人這樣的說過，我也不想去越過他們。尤其是說的動機不一樣。我不願意老是說些同樣的事。

畫畫確實有興味，既然佔去我的時間，又佔去了我的腦子。一個人同時不能思想兩樣事。這個理多少總有點對。關於女人的話，什麼我也不想說。

他們要那樣說，也不去反對。就連從前也是一樣。

要說，關心戰爭，是當然的事。然而我總以為安心的好。至少我認為讓那樣的事焦擾頭腦，這不如修養自己的實力，在現時是較為必要。你發生想做政治家的動機在什麼地方呢？我也有幾分明白。敏子來信說你羨慕女人。我想那不過是偶然的事。我很諒解的。

敏子實在是可愛的姑娘。我想起她。就覺着她可愛，這是沒辦法的。雖然已經是十九歲了，還仍然和孩子一樣。敏子的事，我到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至於說一點都不關心，那也是瞎說。要是僅止於交好的程度，那還沒什麼，假如進行到結婚的階段時，還是見一見那個人的好。我的意思並沒有反對的必要。不過覺得稍早一點而已。

我看完了你的信，立刻想起種々的事來。當我正在逍遙容與的時候，接到了你的信，實在是高興極了。我的心是清的，認真的。也許這是一時的現象。可是一想起種種的時候，就覺得緊張起來。昨天的天氣很好，晚上出去散步去了。一個人也沒有。看見那遠處海岸的火光，說不出怎麼樣讓我依依不捨。病好了，我認為一個人在這個時候能夠出來散步，實在够幸福的了。我想生却是一樁好事。可是當寫這封信的時候，忽然覺得在生着時，似乎總像有樁什麼事要發生的情形，而不安起來。一直到死，總

覺得有些個讓我不停的地方，死了反到痛快。

我的屋裡只有我一人。我靜聽着開水和鐘的聲響。什麼動靜都沒有，正寫的中間，又體會到寫信的鋼筆尖摩擦着紙的聲音。

母親及敏子均在念。」

寫完信後，立刻自己拿到郵政局前的信箱那裡去。如往常當發很重要的信的時候一樣總是一面禱告着，一面留心把信端端正正地送下去。寄完了信回來，朝着棹子，他覺着現在寫東西的參考書似乎缺乏一點。立刻叫過使女來說，他馬上上東京去。

## +

他回家一看，只有敏子一人在家，自己親愛的父親冷不防的回來了。因此她非常的喜歡。

「一郎呢？」

「哥哥還沒有從學校裡回來。」

「母親呢？」

「上朋友那裡去了。您有什麼事？」

回來拿書的。」

「媽媽常對嬾娘說，您簡直把家忘得乾乾淨淨了。」



「不會告訴啊！」

「會告訴。」

「不會告訴的。」

「不行，我不上間諜的當。」

「你把我當做敵人了嗎？」

「因為您愛多嘴。」

「是恐怕讓你媽知道了有點不相當吧！」

「反正不怎麼好。」

「沒有關係，不要緊的。」

「出去稍微回來晚一點，就擔上了心。」

「是監視着你來了嗎？」

「在父親沒回來的時候，說：『萬一的話。』我一問她『萬一的話』怎麼講？媽媽就生氣來。因為媽媽太認真，真有點不大好辦。」

「連我也認真。沒有關係。」

「太有關係了。」

「萬一有的話，麻煩啊。」

「萬一有的話，怎麼講？」

「孩子的事。」

「您老是瞎說八道的，我不同您說了。」

「果真是那樣，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沒有準備結婚嗎？」

「還沒有，不知道多幹才能够。」

「已經定了婚嗎？」

「還沒有着手去辦」

「和定婚差不多了吧！」

「千萬不要和媽媽說。」

「當然不說，真幸福啊！」

「喲，那個……。」

「聽見那個就安心了。」他的聲音有點顫動，動不動的像要流淚的樣子。

「爸爸！我太愛您了。」

「我也非常的喜歡你。」



「求您相信我。」

「一定相信你。」

「謝謝您！我高興極了。」

「那麼，把書找出來吧！」

「唔。」

她進了書齋，不久拿出兩三冊書來。

「那麼媽媽和哥哥那裡替我說一聲。」

「您就要回去嗎？」

「就要回去，因為忙。」

「媽媽就會回來的。」

「我怕她囉嗦。」

「是嗎？那還是早回去的好。」

「也不知道到底那兒是您的家。」敏子笑了。

在這個時候，聽見了汽車的聲音。

「回來了啊！」

「到底讓抓住了。」

「千萬不要胡說。」

「放心吧！」

妻一進門，看見敏子的爹在那裡。

「什麼時候回來的？」

「在一個鐘頭以前。」

「也沒有通知一聲。」

「急於要用參考書，所以才抽冷子回來的。」

「稍微坐一會兒不好嗎？」

「我想回去了。」

「因為還有點想說的話。」

「爸爸今天忙。」

「總是放心不下啊！敏子的爸！這個孩子實在不是東西！和二郎串成一氣來氣我。」

「說你老是愛嘮叨。」

「雖然是叨叨了，他們仍然是馬耳東風的。真是可恨啊！」

「還是像從前一樣吵鬧着嗎？」

「一看這個孩子的臉，就有一股子說不出來的意思，同我的性情一點也不合。」

「有點像我吧！」

「淨學了些你的短處，完全同你一樣的不要鼻子。」

「你真溫和啊！」

「這個孩子同你一樣的固執。」

「你也够固執的了。」

「敏子！上外邊去！」

「是。」

敏子向父親那面稍一示意，就出去了。

「那個姑娘實在讓人爲難。」

「沒有什麼爲難的。」

「這一程子實在是變壞了。」

「偶然的吧！」

「這不是說着玩啊！」

「是。太太。」

「你和敏子全然一樣。」

「到是像敏子。」

「不論誰全是一樣。我不再管教敏子了，任她的意，愛怎麼樣全好，怎麼樣？好嗎？」

「她並不糊塗啊！」

「那可靠不住。」

「你是說他有了愛人吧！」

「是啊！你也知道嗎？」

「不知道。可是我認爲最要緊的。你知道對方如何嗎？」

「那還沒有，還不怎麼詳細。可是好像有書信來往似的。」

「你看見信了嗎？」

「似乎是手交。」

「相會過嗎？」

「不大出去，就是出去，也就回來。想是還沒有相會過。」

「如此說來，倒用不着擔憂了。」

「不乘現在留心，就無法挽回了。」

「那是當然啊！」

「我是要認真的。」

「我也是認真啊！」

「那是你的壞毛病啊！要不好好注意的話……。」

「對方的孩子要好，不也就行了嗎？」

「我也這樣說，然而暗地裡交際，真沒道理啊！」

「我們從前沒暗地裡交際過嗎？」

「所以我才後悔啊！我想給敏子找一個肯上進的人，先行交友，然後立刻給他們辦喜事。」

「奇怪啊！」

「什麼？」

「還後悔嗎？」

「還後悔。」

「到死才完嗎？」

「雖然到死，還是後悔。」這樣說着的妻笑了。

「一郎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地方嗎？」

「對那個孩子，到沒有什麼擔心的。那個孩子把我們倆個人的長處都學了去，同敏子正相反。敏子淨學了些你我的短處。」

「是嗎？」

「你還是喜歡敏子吧！」

「要說敏子實在有不少的長處。她底確是有可人的地方。」

「就是爲此才擔心啊！爲人太輕舉妄動了。」

「不會是那樣的。」

「立刻會相信人的啊！」

「是嗎？」

「立刻會和人交好的。」

「一郎倒像很穩練的。」

「那個孩子，是有出息的。也很用功。」

「時常回來得很晚吧！」

「雖然那樣，然而不是沒法子的。因在朋友那裡就攔住了。就說錢吧，一點也不想要。」

「是有出息的孩子啊！」

「實在是啊！」

他吃完晚飯才回去的，兩個人已經分別了兩個禮拜，可是見面之後，連吻全沒有接一個，就回去了。但他們之間一點也不以為奇怪。

## 十一

他的妻比他還不明瞭其他男子。所以總認為夫婦就是那樣。要說到誰起頭拒絕擁抱的呢？那當然是他的太太啊！自從生了敏子以後（沒有生以前就有那種傾向）就厭煩生育。因此拒絕了他。所以成了一種習癖，不論育孩子的事。間或有允許他擁抱的時候，可是會立刻嚷嚷着疲乏而拒絕了他。所以成了一種習癖，不論在什麼時候，兩個人之間，終於保持着一種冷淡的關係。

所以有人覺着不能生孩子而以為奇怪的時候，他也沒有別的法子加以說明。只好一塊兒也裝着奇怪的樣子。心中可是苦笑。他想假如我是妻的話，對於生孩子就不成問題了。然而永遠和一個比自己性慾還強的女人同居，那時却反不如同他那冷淡的妻一塊兒為幸。

但是，因為有那樣的妻，所以才會輕浮，而沒有辦法的理由，不是全能適用的。就是同他自己還浪的女人同居，也照樣的免不了輕浮在衝動。女人的事他是不知道，男人原來不就是那樣的嗎？然而唯有自制那個東西，不是可以克服衝動的嗎？他那樣想着，可是對本性和忠實的事情，而不以為是壞事的傾

向的他認為在心裡的衝動是可恥。只要心裡有事情，就要做出來，所謂自制，他認為多少有幾分偽善。那也許是他的錯誤，他那樣說着夫婦的情形，性的慾望到底是怎麼樣呢？他並不願讓大家知道。因為不是在宣傳夫婦的關係。

拿妻來說吧！他一點也不想強制。也沒有那個興味。在某一個時候，他想起遇見過的那個愛他的女人。——已經是二十一年前的話了。那個女人是個石女。他也很愛她。可是並沒有拋棄妻子的意思。他的妻保守着貞操，他的孩子還很小。他雖然愛着那個女子，但是，為了愛她，至於到犧牲旁人也不妨的程度思想並不強。他也不是作那種事的人。他僅是一個愛佔便宜的。女人讓他上手就能抬高聲價，

他也由女人那裡，可以得着生的歡欣。可是又想勸自己千萬不要使妻不幸。他並不是喜歡秘密。然而他想：關於性而保守秘密，對同人是必要的嗎。秘密有大小，但是未娶妻時的過去，成為夫妻後相互感情的糾紛，別的男人對女人的感情衝動，把那些實話無遺的說出，大概夫妻沒有不反臉的。我想：彼此互使對方得有美滿的餘地的事情，有秘密的事情，那些事對現在人世是沒有必要嗎？他一面想着他自己的秘密，對不住妻進而不讓人知道他們夫妻間冷淡的性的關係。他想不要為

了這個而阻得自己的活動力與事業才好。一個有結婚經驗的女人，是有獨占的資格。他的佔便宜的希望是被破壞了。他因為那個事，在報紙的社會欄裡被攻擊過，他的妻從旁人那裡聽見

原來他那些關於女人的事，每次都在報紙上登出來，他和最初的那個女人拼上的時候，報紙上登出來，和那個女的散了伙，而同現在的妻結和的時候，報紙上又登出來過。他是五十三歲了。到現在為止，結有生育孩子關係的女人，只有三個。因為他是不知藝妓，審子，和野鷄是什麼的男子。而事實告訴我們，他已經搭上過三個人的。了那些事，報紙也攻擊了三次。所以一般人認為他是實際上的色迷。雖然不能說沒有比這個再難堪的了。可是他沒有非難的資格。就是同他現在的妻結合的時候，有用着四角關係為標題的報紙。因之成為一時的流行語，直到現在，他仍然感覺着難受，他自從領受了四角關係這句話，就恨上了那個暗示醜態的筆者。事實那個女人跟別人跑了。他認識他的妻的時候，還沒有和那個女人發生過肉體關係。尤其是他的妻，同從前那個女人的男人，並不知道有其他的男女。清明的人世啊！什麼地方也沒有四角關係，兩個人還是兩個人。一時或許有過三角關係。可是他清清楚楚，雖然決定離散，事實上並沒有發生過肉體關係。

他在那個時候，比現在還忽視世故。相信事實的權威。因為自己也是靠筆管吃飯的。所以思想着總有發表真像的機會，到不怎麼樣怕社會上的誤解。

然而自從有了孩子以後，他就不能那麼辦了。妻若是患了婦人神經衰弱症的話，他可以去厭制；可以去賤混。但是對孩子沒有那力量。

妻雖然知道了。他仍然沒和那個女人的離散。幸而他的妻並不束縛他的自由，但是，女的那方面反對

嫉妬他的妻。然而，他比愛自己還愛他的妻。

反正他因為討便宜，才敗北的。尤其是某一天的晚上，妻異常的愛着他，說他沒拒絕她，還不如說他着實安慰了他妻的心好。那個結果，生了孩子。這尤其使那個女的不愉快了。此外，他更滿處宣揚，那個女的是他的妾。

和他所想的完全得了相反的結果，他泰然的同朋友一樣的交際着。更互相感謝領受，為補償那個而補償的。可是那也不過是做男人的討便宜的妄想而已。女的讓他給弄散了。他自然想着對方各方面均能美滿。然而離開之後，夫婦之間益加淡起來了。妻已經決定不生孩子。至於他呢也有那麼也好的論調。

## 十二

他在回來的路上 想着能不能碰見一郎，注意看着。到底沒有遇見。「回來的時候，一定得過十一點鐘吧！」他那樣念叨着。

翌日，旅館的使女來開開板的時候說：「看見大島了。」

他一點也沒有想起來看的意思。旅館中的使女裡面也不短有好看的，可是侍候着他的那個，對他一點也不關心。他覺着自己有幾分缺欠，心想隨他冷淡也好。

那天的午後，他那兒有一個兩三次來說：「借點小說給我看看吧！」的青年女子來拜訪他。她說她上東京的家裏去打聽，才知道住在這裡的，那個女人的來訪，他認為很高興。



但是，事實不是來求找事的嗎？結果不過求寫一封介紹信而已。他照着那所說的寫完了介紹信，她又說了些自己生活很苦的話就回去了。她走了以後，一時是不能讓他忘記的。也並不是說覺得她有別的可愛的地方。

後來獨自散步的時候，想起萬一有一個年青的女友做伴的話，那才真是幸福啊。然而同時又想到那是一個沉重的擔子。一想到佔便宜的事情時，就覺得是已經上了歲數了。總算他還知道自己。人生是沒有嘗試快樂的地方。

可是又想到，爲什麼人會生出喜好快樂的心情呢？

他想起他的友人以女人爲中心的事——那還是他年青的時候。

「混賬！」

怒罵着。然而到了現在的他，似乎有點明白那個朋友的心情了。

該做的事，已經做到相當地步了。但成績是很有限的。而他現在的名譽心和征服慾，簡直是完全消磨得沒有了。就是連死的恐怖，做事的疲乏，不清楚的腦子裡，一點也沒有覺着痛切。反而是年青女人的魔力，和強制讓他去行的禁慾生活，用一種可怕的力量，去誘惑着他把那個不再想生育孩子的他……他慢慢的墮落下去，又慢慢的爬了起來。平靜的渡着他的生活。甚至於覺着羨慕多數的人。但是在那個時候，又想起一郎的事情來，不一會兒，他的眼濕上來。他的心更清醒了。又想起在這個世上。不合

理而生活的人們。他圖逸樂的心情消滅了。使他重新地生出無定見的。純粹的心情來。

可是他自己在強行希求着什麼，感到自然的搬弄人。那是病態的，並不認爲是健全。而且覺得不想做點光明磊落的事，是比禽獸還不如的。甚至於想把那個繼續着禁慾生活的現在，認爲是神聖的。但是，那並不是在頭腦清醒後才生出來的感想。

他想着，除去愛他的生命以外，再沒有能够清自己心的東西了。又想着別要讓自己的生活墮落下去。他想叫他的生活更進一步的清醒些。勞動吧！否則這個身體做什麼全不行了，用功！清醒的生活！對

他人的生命而効勞！

捨去佔便宜的思想，爲自己的事業精進吧！

他這個時候想起繪畫的事。他以爲和自然同化，繪畫是一捷徑。那個能讓自己心的清醒而健全。他覺着人的生活當溺於自然的病態的快樂時，是走向墮落與滅亡之路的，死神在最後的路上拉着你。雖然是邁過了五十歲。仍然保持着不衰的魅力。可是不讓任何人不幸。什麼也不犧牲而得來的時候，感謝着領受也行；但是總得爲更進一步的報酬而努力不可。

像自己這樣沒有那種資格的。也不求那樣的報酬，非得步入健全的生活不可，因爲世界裡有非常苦的人，更有不能不思考的事。想讓所有的人全幸福，平和而快樂的時候到來，一直等到他們能一生安樂的生活着爲止。是非得認真去做不可。要不那模樣，可怕的事就會發生。心愛的孩子的運命如何也就不堪設想了。

他這樣一想，心中就清醒了。他很高興的走向海岸。夜裡，冷風吹着。他在那兒看見久違了的清秀的富士。

他用拿着的手杖在砂的上面畫着富士，畫着砂丘。

他一想到怎麼樣去畫油畫的時候，他就去看看富士，看看砂丘。來比較着自己的畫。

他想起良寬說的話，「要是想寫好了字，非在大空裡練習着寫不可。」他一心地在砂子上面畫着畫。

「爸爸！」

他回頭一看是年紀青青的他的兒子，穿着黑白條兒的衣服，站在後面。

「什麼時候來的？」

「來了不大一會，看您畫畫來着。」

「一點也沒理會得人來。」

不好意思的他像用手杖要擦着畫。

「留着不擦不好嗎？再接着畫吧！我並沒有想來打攪的，所以輕輕的不出聲息，但是終於出了聲音了。」

「來得正是時候啊！」

「是嗎？那太好了。」

「昨天因為回去得太遲。聽說您已經回來過，我以為您已經回去了。」

「後來大家全怎麼了。」

「昨天您回去以後，媽和敏子又大吵大鬧來着。」

「爲什麼呢？」

「爲結婚的事啊！可是等我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言歸於好了。聽說敏子哭得很傷心。」

「是嗎？結果很圓滿吧！」

「是。很圓滿。」

「要是那樣我也就放心了。」

他又稍爲畫了一點畫。

「那麼就走吧！」

「是。」

「上我那兒去住吧！」

「是。我想着和久別的您一塊兒躺着慢々的談。」

「來得正好啊！今天我做東道。」

兩個人很精神的一面說着話，一面走向旅館。

1. 1990年12月1日

2. 1991年1月1日

3. 1991年2月1日

4. 1991年3月1日

5. 1991年4月1日

6. 1991年5月1日

7. 1991年6月1日

8. 1991年7月1日

9. 1991年8月1日

10. 1991年9月1日

11. 1991年10月1日

12. 1991年11月1日

13. 1991年12月1日

14. 1992年1月1日

15. 1992年2月1日

16. 1992年3月1日